

言情小說

紅  
淚  
影

三卷

廣智書局印行

言情小說

紅  
淚  
影  
三卷

廣智書局印行

宣統元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著者 英國 巴達克 禮

譯者 嶺南 息影 盧主

印刷所 上海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定價 大洋四角

(言情小說紅淚影第三冊)

# 紅淚影卷二

英國巴達克禮著

息影廬主繙譯

## 第十三回 寫相思暗題紅豆曲 經故里愁對白榆天

阿連見依歷必笑小鬼頭春心動了

話說依歷下得樓來。剛行近後堂迴廊轉角。猛遇一人迎面相撞。到把依歷嚇了一跳。急舉目細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阿連。依歷道：「表妹往那裡去呀？」阿連笑道：「剛纔在外邊陪着戴太太和額羅府那兩位小姐抹牌。第八場牌還沒有抹完。美儂妹就要停抹了。到把兩位女客催走了。煞是掃興得狠。我如今正要回房裡去咧。表兄你手上拿着那本是什麼冊子。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寢息呀？」依歷道：「這是西莊那邊的租冊。因爲各家佃戶求減租。是以我到上面回表叔的話。擔擱了好一會。如今纔下來。時候狠不早了。我們明天

本是骨肉  
變了路人  
可嘆

大方家數

再見罷。言畢，兩人就各歸房去。到了翌日，浩伯飯後無事，偶然踱出前廳，欲尋依歷說話。行經戴蘭西的住房門口，一眼望見美儂站在窗下，對着一個白瓷蕉葉瓶，手上執着剪刀，正在插花。浩伯笑道：「原來邊小姐也歡喜盆景麼？」若早曉得你愛花草，我便着人每晨送幾個花毬過來了。美儂抬頭見是浩伯，急忙將剪刀放下，開了房門，說道：「原來是侯爺在此，失敬得狠了。我媽媽剛行了出去，不久就要回來的了。請進來坐坐罷。」浩伯一面行入房內，一面說道：「小姐這等稱呼，實是萬不敢當的。我們本來是自家人，況且令尊在日與先叔原是世好，論理我應該稱小姐做世妹的。如今算我妄僭一級，小姐以後就叫我做世叔罷。」美儂道：「既是世叔這等吩咐，姪女當得從命就是了。」言畢，拉過椅子，請浩伯坐下。浩伯說過了幾句套話，便道：「好姪女，你到了我們這裏來，可住得慣麼？」美儂道：「姪女到不料貴國的地方是這麼好的。」

此是愛鄉  
之心自然  
流露出來

向只聽說英國的天氣是陰多晴少。春夏間的潮濕極重。又長年大霧。常常日色無光。帶着一種陰慘寒冷的景象的。如今看起來。纔曉得世人的說話。實是不能盡信。以姪女的意見。而論英國水土。恐怕還比法國勝一籌。就是日中帶著些霧。也是天然一景。不但煙雨樓臺。如入畫圖。悅目好看。而且覺得香霧沾衣。那種滋潤氤氳的氣。煞是令人呼吸暢快。浩伯笑道。好姪女。你還沒有見過倫敦的大霧罷了。你若是見着倫敦的霧。你就知到討厭煞人了。我們這裏離海面較遠些。所以沒有什麼大霧。就是春夏兩季所起的霧。也不過像輕煙籠罩一般便了。惟有倫敦那邊的天氣。却與我們這裏不同。那邊每逢起霧的時候。潮濕得狠。出門一望。祇見黃沙滿天。不但城市樓房。全被遮蔽。就是路上的來往行人。兩家覷面也看不清楚。常常有人馬相碰的患。都是爲着這個緣故。美儂道。姪女這回隨着母親由家裡來。在倫敦擔

偏愛偏憎  
一語斷盡  
法人性氣

語有陽秋  
似嘲似諷

擱了數天。母親帶着我同連姊往城裡遊玩。那邊的風景煞是可愛。至今總捨不得這樣的好地方。我想就是遇着有霧的時候也是好看的了。却怪法國的人民不曉得英國內地情形。又具了一種偏愛偏憎的品性。他們每每不歡喜英國的地方。究竟不曉得在什麼意思。即如連姊自幼就是最不歡喜英國的了。浩伯道這又奇怪了。英國是他父母之邦。若照天性而論。他應該格外戀愛自己的家鄉。纔是爲什麼反爲最不歡喜呢。美儂道世叔的話自是至情至理的確論。但據姪女的管見看起來。古人每謂世間的動物。自人類以至昆蟲鳥獸。無一不愛其所生所生的。無一不愛其父母。樂其本土。那叫做出於動物的天性。這句話恐怕未必盡然呢。浩伯正欲答下去。忽見戴蘭西自外入來。浩伯連忙起立。彼此互相讓過了坐位。浩伯便道。日來天氣漸暖。太陽已經曬得狠有力了。夫人卻往那裡散步來呀。戴蘭西笑道。

此是浩伯  
厚道處然  
幸有此着  
否則美儂  
必落拓不  
堪矣

沒有什麼去處。不過剛纔連姑打發侍女來說道。他新買了一匹天方馬。請我到後園裏去看看罷了。那匹馬到是不错。聽說取價二百三十磅。還算是便宜的。浩伯道。夫人講起小女來。晚生正有句話要共夫人商量的。我想小女今年纔十六歲。究竟年輕的少女。總要得一兩位女眷招呼陪伴他纔好。晚生家裡除了女僕侍婢以外。絕無眷口。那是夫人所知的了。就是有一兩家疎親的眷屬。也是遠居在外。不能够常來這裡。是以晚生的意思。欲求夫人與令媛在舍下多住數年。等到小女他日出閣之後。那時候。夫人願居舍下。或是願回貴國。均聽夫人自便就是了。至於令媛與小女。本有姊妹之親。晚生自然視同己出。斷沒有什麼親疎厚薄的意見在內的。將來小女凡有添置衣服首飾。與及一切花粉之費。定必照樣備辦一分。與令媛。這事晚生已吩咐過舍下的女管事。與及外邊的賬房了。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戴



戴蘭西全  
算爲阿連打

浩伯此願  
能憤全顧  
依歷巨眼

蘭西道。難得侯爺這番厚意。體卹我母女單寒。我母女感激之心。真是銘于五內的了。侯爺不嫌我們在府上騷擾。老身豈有不遵命的理。就在府上陪伴小姐便是了。祇是老身却有一段下忱。須稟白侯爺。還請侯爺裁奪的。一向因爲府上事忙。所以未暇談及。我想連姑與小女自幼鄉居。從未到過京華勝地。雖是平日在家習過禮儀。究竟於應酬世務上。多有未諳的。老身意欲帶同連姑與及小女。到倫敦那邊住上一年半載。聽他兩人出來交遊朋友。練習些酬酢儀文。便不至見了生客。弄成那畏縮的樣子。老身這個意見。侯爺你道如何呢。浩伯聽罷。沉吟了一番。心裡想道。我安家的血統相傳。就只剩得這個女兒了。我如今還有什麼所求呢。但願他能够與依歷情投意合。將來兩個結了婚姻。夫妻和睦。我到了百年去。世也是瞑目的。祇是不曉得他兩個究竟投機不投機。現在看不出來。如今正好聽他兩個在家裡狎。

習。自然日久兩相愛慕的了。若打發阿連去倫敦居住。不但他與依歷從此生疎。而且倫敦是人材淵藪。多少少年英俊的貴冑往來。難保那小妮子沒有徵逐分心。鍾情別姓的事。那豈不是反爲不美麼。這樣辦法。恐怕弄巧反拙。是決然使不得的。想罷。便道。小女自幼喪母離父。那是夫人所知的了。晚生隔別他的面。已經十有餘年。他回到家中未久。又欲打發他寄居在外。晚生心裡到有幾分不忍。夫人的話雖是有理。究竟父女間乍合就離。未免太急。索性聽他在家裏住過三兩年。那時候再說還未遲咧。言畢。便立起身說道。晚生今天要候一位生客。我們改天再談罷。就匆匆的出房外去了。浩伯出了房門。接着阿連掀開簾子入來。笑嘻嘻的向着美農道。昨日我爹爹命人往騾馬市選了一匹好馬買給我。另外定製得一架嵌七寶的鞍韉。襯着那副金鞵玉勒。煞是好看。剛纔我同表兄在後園內騎了一頓。那馬靈動得

默坐二字  
是美儂大  
本領故能  
免於疑忌

是驕人語  
是極得意  
語

狠。如今我特來邀妹妹往後園看一看。妹妹你終日自己一箇默坐房內。不見得煩悶麼。我勸你跟著我往外邊散步罷。美儂聽罷。歎了一口氣道。姊姊。我並不羨你富貴無雙。我却羨你命裡得著這樣賢父兄。第一更羨你爹爹。這般的疼愛你。我實是豔慕得狠。阿連笑道。父母疼愛兒女。那是他應該的事。有什麼稀奇。有什麼可羨呢。美儂聽到這話。不覺錯愕起來。忙道。姊姊。你說這句話。究竟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呀。阿連笑道。怎麼叫作有心。怎麼叫作無心呢。我的話不對麼。難道你媽媽疼愛你。我可有欽羨到你的麼。人說道。做兒女的。難得父母疼愛。我看起來。却是平常得狠。你既欽羨我爹爹愛我。我但願爹爹將愛我的心。分了一半去愛你。我是並不眼熱的。若是我爹爹肯照着這個辦法。妹妹。你可心足了麼。美儂道。如果世叔是我的父親。我定必心香默祝朝夕去跪拜他的了。阿連道。你祇管去拜他罷。我是並

夏日讀之  
使我神往

麗句

美儂是雅  
人深致母

無半點妒忌在內的。但求我心愛的物事。你不要奪了我的去。那就好了。言畢。拉着美儂的手。一同步入園內。行至假山左側。轉了幾道曲徑。兩旁都是松杉。夾道榆柳成行。疎林外。露出粉牆。却是小閣五間。金碧輝煌。參差相向。西首有一座亭子。那亭瓦俱是用着淡藍玻璃。覆蓋的。亭畔環植古槐六七株。赤日行天。綠陰滿地。美儂行近亭邊。舉目仰看。見那亭檐題着蔚藍天三個字。亭檻題着兩句對話。一邊是楊柳風柔吹絮粉。一邊是海棠雨膩濕胭脂。因向阿連道。姊姊。你家裏的庭園。好像金粉妝成。丹青寫就的一般。不必看那別處。只看這幾間。燠室風亭。襯着四面的藥蘭花徑。也就佈置得不凡了。真是富貴神仙宅。清閒宰相家。古人的話是不錯的。我們家裏的庭園。祇剩荒草斜陽。淒涼池館。那能比得上這裡半分呢。怪不得你見了我們的庭園。看不上眼了。祇是我的心意。究竟覺得幽靜蕭然的處所。終勝過富麗堂皇。

八字馬贊  
勝過他人  
數十言

皇一層。我也想不出是個什麼的緣故。來阿連笑道。那有什麼的緣故呢。這分明叫做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是了。美儂聽說也失笑起來。兩人一面行。一面說。不覺行到一道角門。出了角門。却是園後的家畜牧場。那牧場是與公園接壤相通的一望淺草平沙。十分空曠。角門外烏柏樹下繫着幾匹名馬。還未卸去鞍蹬。阿連指着一匹粉青色的笑向美儂道。那就是昨日新買的了。美儂細看果見那馬生得竹耳批風。花鬣捲雪。神駿異常。阿連命馬夫解去繫縲。牽了過來。一面接着鞭轡。一面對美儂道。妹妹你讓我騎着這馬兜幾個圈子給你看看罷。言畢。摳衣上馬。在牧場內跑了三週。便加上兩鞭。那馬跑得飛箭似的。風馳電疾。直向牧場外去了。美儂立在角門口等了一會。不見阿連回來。等得不耐煩。就退回園內。一路披花拂柳。循着來時的曲徑。信步遊行。剛巧行到假山後轉角的窄徑。仰見巖石上鏤着縐雲兩字。因

第二次通  
情寫得妙

仿紅樓賦  
雁一節

幾乎踢翻  
醋瓶

停步。佇看。忽有人由假山前面轉出來。那人行得急促。不曉到轉角的窄徑。有人佇立。卻把美儂的右肩猛力碰了一下。美儂呀的一聲。嚇了一大驚。復眼細看。相碰的不是別人。原來却是依歷。兩人駐步。四目對看。彼此都說不出話來。美儂漲得兩頰緋紅。那種嬌羞的態度。令人又憐又愛。歎了一會。美儂俯視裙脚。緩步踱出園外去了。依歷呆呆的望着美儂去了。大半晌。還是如癡如醉一般。正在獨自一個。凭在石闌上。出神。忽覺得後面有人向他背上。輕拍回頭。猛看。祇見阿連站在一旁。咬着手帕子。微笑。依歷道。表妹。你由那裡來的呀。阿連道。剛纔我與美儂到牧場內看看。昨日買來那匹馬。不料我騎着那馬往公園跑了一週。回到牧場。卻不見了他的影子了。如今我正。在往尋他。咧。依歷道。美儂纔打從這裡經過。如今已到了屋裡了。阿連聽說。心裏暗吃一驚。忙笑道。你可與他說什麼話來呀。依歷道。他平日是寡言少。

語的人你與他做了十多年的姊妹難道還不曉得麼那裏有什麼話說呢。阿連想了一會便道正午的太陽鬱熱得狠你凭在石闌上無精打采的爲着什麼事呀依歷猛聽這問不覺臉上發了一陣熱忙道剛纔我看見闌外的鳳尾草是我表叔祖當日在意大利携回來的如今那草長得這般豐蔚我們表叔祖已經不及見了我看着那草不覺傷感起來因此就在這裡逗留了一會阿連看見依歷的神色恍惚言語期期艾艾心上下着實懷疑得狠兩人又說了些別樣的閒話然後同出園門入到屋內各歸房裡去了依歷回到自己的寢室想着剛纔相會的事心緒潮湧好像蠟煎一般竟日未曾沾到水米躺在榻上祇顧長吁短歎搗枕搥牀左右摸不着頭緒又不敢動問直至夜深人靜的時候纔勉強爬起來啖了幾片杏仁脆餅飲了一杯蘇格蘭的陳年麥酒乘着兩分酒意便把滿腔的愁緒填就一闋短曲拈過一

妙絕好辭  
是相思正  
面文字

可謂知女  
莫若父

張粉箋提起筆便寫道。

婷婷媯媯好花枝。肩際髮初齊。黃梅時節。綠陰庭院。香霧迷離。檀奴兩小。何須避。鱗珮去遲遲。今朝花底來。宵心裡有個人兒。

寫罷。又讀了一遍。隨手把那粉箋夾在書案上。那本琴譜內。然後就寢。翌晨直睡到午牌時候纔起來。梳洗已畢。正在房內用着午膳。忽見侍僕入來。遞上一封書信。隨手拆開一看。知是母親得了急病。叫他速往荷登鎮一行。因吩咐左右。命外邊馬房趕快套車伺候。連忙用完了午膳。換過一件外衣。戴上涼帽。便入內將情告知浩伯。匆匆的出門登車。直望荷登鎮去了。浩伯知得依歷不在府內。阿連獨自一人。是不往外邊乘馬的。趁着午後無事。因命侍女往樓下喚大小姐入來問話。侍女去了。不一刻。引著阿連上樓來。推開了樓門。直入到小書房內。只見浩伯靠在那繡墊胡牀上。戴着一個金絲眼



鏡吸着一枝半截的雪茄煙。手上執着書卷。正在默看。阿連行近胡牀旁邊。說道。爹爹喚女兒入來。有甚吩咐呢。浩伯放下書卷。指着一張閃緞靠椅。命他坐下。隨手彈去雪茄煙的餘灰。舉目將女兒上下一瞧。心裡想道。爲什麼他的容貌舉動全無半點像他的母呢。想了一會。便道連兒。你知得古人有兩句格言。說道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這兩句話是怎麼解呢。阿連道。也不過是勸人安貧樂道。寡慾清心的迂腐話頭就是了。浩伯笑道。不是這麼講。你也解錯了。這兩句話是極言有財者當善用其財。如果枉用其財。妄用其財。那就損志益過。都是由此而來的了。我且問你。譬如你有資財在手。你知到怎樣叫作善用。怎樣叫作枉用麼。阿連道。女兒學疎識淺。也沒有經歷過什麼世故來。究竟善用枉用那兩層。也不敢說是辨別得十分的確。祇是臨到用財的時候。如果事事參度過。然後發放。我想也不致

此寫浩伯  
自知慚德  
急於補過  
并非閑文

本心語

有什麼大謬的了。浩伯聽罷。點了兩點首說道。你的話也不錯。我如今見你已經年長。不久就要出來應酬世務。與及學習交遊的了。我知到你手上總要些資財備用。那是決不可少的。但我有一句話吩咐你。你却要牢記在心。我並不限定你所用的數。你如果要用款多少。儘可任意取用。祇要你用得其所。不致虛耗。那就好了。因爲你自幼在外。十多年。都是寄養於人。我如今願你回家快樂度日。一則盡了我爲父的心。二來也想安慰你母的靈魂。就是了。阿連道。女兒自從回到家裡來。到是快樂得狠。比較起從前在法國的時候。真是有仙凡的分別了。浩伯道。據你這樣說起來。莫非戴太太待你不見得好麼。阿連聽到這問。停了半晌。纔道。他待我。却是不壞的。我臨到動身回來的時候。他便將我的來歷。與及我家世的情形。逐一說個明白。俾我知得自己的本姓真名。我到狠感激他。又陪著笑問道。如今爹爹既這樣疼。

發財心急  
有是母有  
是女

浩伯俗見  
老猶不除  
古人云俗  
然不可醫誠

愛我。我日後又不能承受家中產業的。爹爹若有意分給我的資財。何不趁早立下一張遺囑。將來也免得別人爭論。豈不是好麼。浩伯道。好乖女。你不要著急。我早已打算過。將來另有一個安置你的善法子。我如今擬每年撥一項巨款。專備你年中衣裳首飾。與及一切應酬雜費等用的。你無論何時。想要用款。祇管寫條子着侍婢到賬房提取就是了。你是我家的家女。凡有一切服飾。總要稱身。總要照着外邊的時樣製造。免貽親友譏笑。每逢四季。要改製服飾的時候。你去請教戴太太。他便可告知你的了。阿連道。戴太太的古板性格。常時與我反對的。我們年輕的女子。自然各事都歡喜趨時的。他却要教我們專務樸實。一開口就說什麼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的話。我平日也聽得厭了。惟有美儂是最信服他娘的議論的。這叫做母女同是一流人物。我與他們相處。這十幾年。也嘔氣得够了。爹爹。你叫我凡事去

浩伯屢作  
此想爲後  
來允娶美  
儂張本

阿連不忌  
美儂者由  
自恃自尊  
之故

請教他。我倒是寧願去請教別人咧。浩伯聽了。這番說話。心裡想道。他的母。是溫柔敦厚的人。爲什麼生出這個女兒。所有言談舉動。與及性情品格。都是輕薄佻達的呢。正在暗中着想。阿連又道。爹爹。你將來怎樣的安置美儂呢。浩伯道。他初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我已經打算過了。我的意思。想把他作爲義女看待。聽他在我們家裡陪伴着你。我給他年中的費用。雖然不能同你一般。但所有衣裳首飾。與及一切花粉的雜費。將來也着賬房另外報銷一分就是了。阿連道。既是這麼着。他將來是長在我們這裡的了。我到歡喜得狠。他的情性。雖然與我不同。祇是我與他自幼好比形影相隨一般。如果他要回去。我實在捨他不得。如今爹爹肯把他作義女看待。我真是心滿意足的了。說罷。忽見兩名侍女推開書房的門。送着茶點入來。拉過一張雕漆茶桌。將茶點逐樣擺在桌上。浩伯細看。見茶盤內盛着一個描金綠鬚茶。

壺。滿泡着烏龍香茶。兩旁擺的是桃子。蛋捲。香蕉夾餅。另有一碟熱騰騰的沙穀米奶糕。浩伯便向侍女道。大小姐是飲不慣紅茶的。你可快去泡一壺兩前綠茶來。阿連道。我不要綠茶。換過一杯珈琲湯來罷。父女兩人隨意用過了茶點。又坐了一回。阿連舉目四看。偶見書案上擱着一本白紙小冊。隨手翻閱。見那冊內所載。都是衣裙簪珥的名目。因道。爹爹。這冊內所載的物件。莫不是預備買給我的麼。浩伯道。是的。你先看看。還有什麼要置買的。你就趁今天有空的時候。一齊添寫在冊內。好叫賬房去辦罷。阿連道。我如今一時想不出來。將來遇有應要添置的物件。我隨時稟知爹爹就是了。言畢。起身踱出書房。正欲下樓去。浩伯突然問道。連兒。你可歡喜你表兄麼。阿連猛聽。這話。急忙回身。答道。女兒是極歡喜他的。可惜他的議論。有時每好與女兒相反。那到不曉得他是什麼意思。祇是女兒極歡喜他的人品。所以從。

如聞其聲

此處便有  
姍心

來。未有與他辨駁過半句。浩伯道：「那就好了。如果你是不歡喜他，我心上到有點不大安樂咧。」阿連聽畢，也不暇回答，返身向外便走。剛行到樓梯口，浩伯叫道：「連兒，我這樣的疼愛你，你連到接吻的禮都不行過就走麼？」阿連聽着，繃上眉頭，將右足輕輕頓了一下，低聲說道：「真是討厭煞人了。」言畢，復入到書房，執着他父親的手背，俯首嗅了一下，說道：「爹爹，你不要見怪我罷。我想挑選兩串珠子嵌手鐲，明日珠寶店開着價單送來，你可肯給發那價值麼？」浩伯道：「我早說過了，叫你無論添置什麼物件，祇管着外邊賬房備辦，你還未聽得清楚麼？我想你以後凡買各物，總要叫他們照樣多買一分送給你。」美儂妹纔好，阿連道：「爹爹的吩咐，女兒是知到的了。祇是各人所用的物件不同，各人的嗜好也有不同，有時合於我用的物，未必合於美儂妹所用。或者我歡喜這物，他却歡喜那物，這便怎好呢？如果女兒添置的物，一概備

辦兩分。將來恐怕反爲不適用於用。那豈不是爹爹所謂枉耗了資財麼。浩伯道。這話到是不錯。既是這麼着。你以後凡遇買物的時候。總要關照美儂一句。問他要買不要。如係要買。你便叫他自己選定款式。一齊吩咐賬房備辦就是了。阿連口裡答應着。已經露出那種坐立不安。好像狼不耐煩的神氣出來。一面向懷內摸出一個嵌鑽的小金表來看。說道。時候已經不早了。女兒要往院子裡習鞦韆去。爹爹。若有話。我們明日再講罷。言畢。便一溜煙似的。下樓直去了。浩伯看見他的女兒。這等舉動。覺得十分掃興。心裏想道。好好一個嬌貴的少女。爲什麼染了這種浮躁。疎狂的惡習呢。回想阿禮斯。是何等和婉。何等文靜。何等情深的。女子。偏偏他的所生。不但面貌與他絕無半點相似。就是所行所爲。也是與他大相懸殊的一個。是溫其如玉。一個是跳蕩如猴。一個是蘊藉可人。一個是輕而無禮。母女間。品性相去。遠到這。

逗起下文

好裝束

個地步。我實想不出什麼緣故來。我生了這樣毫無檢束的女兒，幸虧哈列頓在生，還未見及偷被他看見，豈不是我的大辱麼？想了一會，忽又想到阿連的舉止，我已看得幾分了。惟他的心術如何，孝行如何，我還未看得出來。罷了罷了。我索性等到有機遇的時候，我且試試他罷。如今在此獨自着急，也是無益。想罷，就下了樓來，踱出外廂，轉入幕府的齋房，找尋幕客閒談去了。却說阿連回到自己的房內，換了一套二藍色的單絹衣裙，對着鏡臺掠鬢。正欲往外邊院子裏戲鞦韆去，忽見美儂掀開簾子入來，說道：「姊姊，我剛纔來過了。你房內的婢媪說你去了樓上。我在這裏等了你好一會，還未見你下來。只得回房去替媽媽抄了兩張書信。如今你又往那裡去呀？」阿連道：「今天我表兄去了別墅那邊，看他娘的病。我因爲無人作伴，是以沒有出去騎馬。我自從早上至今，也沒去散過步，竟日裡困在房內，實在悶得慌了。」



美儂只是  
好靜

生波

如今正想往外邊戲鞦韆去。呼吸那院子裏的新空氣。散散心悶。妹妹你來得恰好。就同我一齊去罷。美儂道。戲鞦韆有什麼好處呢。如今天色已經不早了。不久就要用晚膳的了。不若我們在這裏姊妹談心。豈不好麼。阿連聽說。看那桌上的報時鐘。果已交五點四十九分了。便道。既是這麼着。妹妹你就在我這裡一同用膳。省得又要回那邊去罷。言畢。吩咐房內的侍婢道。你可到戴太太那邊。對他們房裏各人說知。姑娘在我們這裏用膳。可不要等候了。侍婢答應着。出外。美儂一眼看見書櫥後的小圓桌上。擺着一個嵌螺鈿的金漆碁盤。光彩射目。因道。姊姊。你這個碁盤。到出色得狠。你是從那裏買來的呀。阿連道。這是我表兄的物。不是買來的。前夜福勒索夫人來看我。偶然興到。拉我奕碁。是我去暫借來用的。美儂道。依歷公子。到是風雅得狠。我常時聽見他與媽媽談論典籍。他的考據十分淵博。我到狠拜服他。但他

癡得可憐  
可笑

照應

見景生情

講話的土音。好像撒遜人一般。莫非他是撒遜的貴族麼。阿連聽到這話。心裡快樂非常。不覺喜形於色。便笑道。妹妹的眼力。果是不差。我表兄的祖上。本來是撒遜人。你若想考究英國古代的史事。只管去請教他。再沒有別人比他知得詳細的了。他不但考據淵博。就是詞章也講究得狠咧。美儂正欲答下去。忽見侍女入來回道。晚膳已經擺好了。姊妹兩人就到對過的套房內用膳。席間只叙了些家常的閒話。飯後仍回房內說笑。阿連道。妹妹我久未與你奕碁了。今夜適值無事。我平日又最怕早睡的。我們兩個就借手談。消遣今夜的沉寂。你道好麼。美儂道。奕碁太過勞神。況且經營慘淡。留着留意。那是大傷心脾的。不如我們各作一首新曲。按着琴譜。大家唱唱罷。阿連道。也不錯。祇是作歌有什麼好題目呢。美儂舉目四看。見窗外的月明。纔上柳梢頭上。因道。就用一個柳字做題目。何如呢。阿連道。也好也好。兩人就在

案面攤箋。搦管構思。起來不一刻。兩個都一齊脫了稿。美儂拾起他姊姊的稿。先看。祇見箋上寫着。

夾岸陰濃。霧鎖煙籠。問桃花。翠。顰。紅。鬆。纖。腰。照。水。舞。態。臨。風。更。眼。兒。高。眉。兒。好。畫。難。工。記。舊。遊。往。事。風。流。錦。繡。花。驄。祇。今。日。路。遙。人。遠。燕。老。鶯。慵。

情見乎詞  
末二句全  
爲依歷

美儂讀罷讚道。句法短峭。猷勁。字字凝煉。後半一往情深。有無限的感慨。在內。真是朱絃三歎。猶有遺音的了。姊姊。你的吐屬風流。這纔是天下的有情。人。咧。看過你這等好句。我的俚曲也不必看了。免得獻醜罷。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稿。攬取。急忙藏在懷內。阿連一手捉住美儂的腕。一手向他的懷內。探索。將那稿取了出來。細看。祇見寫道。

春楊柳。生性太溫柔。纔送香風迴繡閣。又扶新月上簾鉤。貪舞未曾休。

妙  
扶字下得

的評

從琴譜渡  
入下文思  
絕路絕曲

朱門裡。那識別離愁。枝短可能供客折。絲長無計把春留。飛絮打人頭。阿連讀一句。讚一句。說道。好詞曲。好詞曲。全首都是大家。閨秀的口。吻。絕無半點纖冶的語氣。難得這樣輕圓流利。真是秀奪山綠了。言畢。在襟袋內摸出鑰匙。開了琴桌。就向美儂道。我們將兩家的稿。分開各唱。如今妹妹你替我鼓琴。等我先唱。臨到你唱的時候。我照樣替你鼓琴就是了。美儂笑着極着極。一面行近琴桌。拉過椅子坐下。將琴韻調正一番。然後阿連輕啓朱櫻。按拍高唱。及至歌罷。美儂推開椅子。離了琴桌。停了一會。便讓阿連續鼓。阿連也將琴韻調校一番。忽然住手。說道。妹妹。你所填的曲譜。我却不甚記得。清楚了。一面說。一面向琴桌的燈架上。找覓琴譜。找了一會。找不出來。因喚侍女入來。問道。我的琴譜。你們放在那裡呀。侍女回道。小姐的琴譜。是表少爺借了去。還未有送回來。咧。阿連俯首暗思。說道。不錯。你就到他的房。

猜詞意絕  
頂聰明唯  
譏美儂不  
解風流却  
大錯

裡問他的下人取回來罷。侍女答應着去了。不一刻，便將那琴譜取到。阿連把琴譜擱在琴桌上，翻閱翻至半部，忽見夾着一張粉箋，箋上寫着大草縱橫一眼望下去，認得是依歷的字，也不暇細看，急忙將那箋藏在懷內。然後按着曲譜把琴韻重調起來，去和美儂的歌唱。琴歌既罷，已是亥牌時候了。美儂與阿連又茶話了一番，然後退出，轉回外廂去。美儂去後，阿連關上了房門，向懷內取出依歷所寫的粉箋，就燈下細看，見是無題的豔曲，句句寫着相思，那種戀愛悅慕的深情，流露紙上，心裡想道：他的語意，究竟是指着甚人而說呢？若謂就着我身分而言，我一向見了他的面，是從沒有走避過的。說什麼鏘珮去遲遲的話呢？這明明是文不對題了。莫非他悅及美儂不成。但美儂一團腐氣，不解風流，他未必肯垂青罷。想到這層，心上發起一陣熱來，好像火炙一般，口裡罵道：這冤家太過不知好歹，你若分心轉向別人。

洞見癥結  
自是名醫

你也抹煞了我愛你這番心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一面滴下了多少妒淚來。靠在臥榻上。又悲又氣。竟夜無眠。直捱到雞唱的時候。方纔闔眼。翌朝醒來。就覺得身上發了寒熱。頭暈氣逆。爬不下牀。侍女輩急忙入內稟知浩伯。浩伯聽說嚇了一驚。立即着人往請醫士來看。少頃醫士到了。浩伯就請戴蘭西陪着。入到阿連房內。診脈。醫士診罷。說是思慮傷脾。肝氣鬱逆所致。無甚要緊的。服兩帖抑木扶土之劑。疎疎肝氣。就會好了。言罷。開了一紙藥方。便匆匆的辭去。醫士去後。戴蘭西就携着藥方。入裡面交給浩伯閱看。並將醫士的話述了一遍。浩伯吩咐女管事與及衆婢女。務要小心服事小姐。各人都答應過退出。當日無話。到了次日。賬房帶着珠寶店的掌櫃來見浩伯。浩伯問他可有什麼新樣的女首飾。沒有。那掌櫃的聽說。連忙回道。現有由巴黎寄來最時樣的新首飾數十件。在下奉了敝東的命。特自送來府上。請侯

浩伯愛美  
儂是冥冥  
中動於天  
性的

著墨不多  
紙上如見  
亭亭倩影

爺賞顧。一面說。一面開了手挽的革囊。將各包的首飾解開。排列案上。浩伯  
逐一。看。過。都。說。不。見。得。大。好。末。後。揀。了。一。箇。嵌。貓。兒。眼。石。的。領。扣。一。條。鑲。珠。  
的。表。鍊。吩。咐。女。管。事。送。與。邊。小。姐。其。餘。吩。咐。暫。留。在。賬。房。內。聽。候。大。小。姐。有  
空。的。時。候。自。行。揀。擇。各。人。答。應。着。退。下。女。管。事。携。着。那。兩。件。首。飾。忙。送。往。美  
儂。房。內。去。戴。蘭。西。接。着。歡。喜。萬。分。便。對。美。儂。道。難。得。你。世。叔。這。等。降。情。美。兒。  
你。自。己。過。去。當。面。道。謝。順。便。看。看。你。姊。姊。罷。美。儂。答。應。着。隨。手。在。衣。架。上。取  
過。禮。服。披。上。步。入。後。堂。上。了。樓。梯。將。樓。門。輕。輕。扣。了。兩。下。浩。伯。在。內。答。道。入  
來。罷。美。儂。聽。說。就。推。開。了。樓。門。轉。入。到。小。書。房。門。口。一。眼。望。見。浩。伯。正。在。執  
着。筆。寫。信。便。站。在。門。外。等。候。浩。伯。聽。得。脚。步。聲。停。了。筆。舉。目。乍。看。原。來。却  
是。美。儂。見。他。穿。着。一。件。月。白。單。縐。外。套。頭。上。挽。着。一。隻。羅。馬。古。妝。的。旋。螺。髻。  
髮。光。可。鑑。鬢。旁。斜。插。兩。朶。白。玫。瑰。花。玉。立。亭。亭。容。光。豔。絕。因。放。下。了。筆。急。忙

站起來道。原來是邊小姐麼。請進來坐罷。美儂行入書房內。走近浩伯的面。前。伸出右手行禮。浩伯接着他的玉手。覺得把握之間。膚如凝脂。溫軟細膩。連忙拉過一張軟墊靠椅。讓他坐下。美儂說道。世叔正在辦着公事。姪女闖進書房。實是唐突得狠。剛纔又蒙世叔賞賜許多珍飾。姪女本來是不敢受的。後來家母說道。長者所賜。少者例不得辭。若是固辭不受。反見得不恭。是以姪女祇得對使拜受了。如今奉着家母的命。特來拜謝世叔。姪女擅入內堂。無故騷擾。還望世叔恕罪。浩伯答道。好姪女。你說那裏話來。我們是自家。人。這等客套的話。以後可不要再說了。剛纔送過去的零碎件頭。算是什麼禮物呢。我本來想打發連兒過去問明你。可要什麼釵飾。然後挑選的。因為連兒這兩天病了。見不得風。我這裡祇可隨便挑了兩件先送上。如果不合用。或是不够用的時候。隨時可着外邊賬房調換添備就是了。祇是我有一。



阿連聞之  
情何以堪

措辭巧妙  
可兒可兒

豈知他日  
佳兒佳婦  
落在一家人

句話却要拜託姪女的。我想連兒這個女孩自幼在你們府上是嬌養慣的了。論起他的聰明才智也算是不弱的。惟有性情浮躁。常時的舉動與及行事都像漫不經心精神恍惚的樣子。將來還望姪女隨時指點勸導他。總要學些沉靜安詳的舉止纔好。美儂道連姊的性格本來是個高明的人。與那沉潛的人物自然判若兩途的了。世叔的意見欲向剛克柔克上感化性質固是精當不磨的論。所恨姪女賦性庸愚諸事還要仰仗連姊指教的。怎敢說到勸導兩個字呢。世叔既是這樣吩咐姪女惟有遇着連姊下問的時候將平日管見所及據理直陳略盡那知無不言的寸心就是了。浩伯心裡暗想這妮子煞是可人不但性情和婉姿首絕倫就是辭令的妙品已經令人起敬起愛了。將來正不曉得誰家郎君有福消受這等四德俱備的美妻。我若是能够生得這樣女兒還有什麼抱憾呢。一面暗想一面接着道。好姪女。

你的話雖是這麼講。但我的意見。大凡年輕的人。無論男女。總要先講品行。後講才調。若是有才無行。無論怎樣的高明。也是無所取裁的。況且年輕的人。好師不如好友。古語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是一定的道理。將來連兒的輕佻性情。還望你時常留心。暗中規勸。總要叫他檢束些纔好。美儂道。世叔的吩咐。姪女自當銘記在心上就是了。說罷。便立起來。又向浩伯再握過手。然後緩步踱出。轉往樓下直去。行近阿連的住房。只見房門掩閉。正欲扣門入內。那房裡的侍女。恰推開房門出來。手上捧着一個盥盂。美儂忙問道。你們小姐好了沒有呀。侍女回道。多謝姑娘有心。我們小姐已經好得多了。如今纔服了藥。躺在榻上睡着。姑娘請入來坐坐罷。美儂道。你們小姐現歇息着。不好攪擾他了。我明日再過來罷。言畢。就望着外廂去了。那阿連在房內養息了多天。直到五月中旬時候。方纔痊愈。一夕在燈下正卸晚妝。

忽見侍女匆匆入來說道。表少爺回來了。現在入了裡面。回老爺的話。剛纔他問起小姐來。奴婢對他說。小姐日前多天欠安。這幾天纔見得精神復原。他說停一會。再來看小姐。咧。阿連聽說。心裡暗喜。忙吩咐侍女道。你如今可先到裡面樓下等着。表少爺下來的時候。你快請他來。這裏我有話要同他說。侍女答應着去了。不一刻。依歷入到房裡來。見着阿連。便道。表妹這幾天可好麼。日前我在荷登鎮那邊。這裏的管事過去回事。說你身上欠安。我到。慌掛得狠。如今可是大好了。阿連道。這幾天沒見什麼了。表兄你爲什麼去了。十多天。這時候纔回來呀。依歷道。因爲我母親病得狠利害。差點兒就弄出事來了。我在那邊。早晚要照料湯藥。分身不開。幸虧後來請得一位好醫生。纔把我母親醫治好了。所以延至今天纔能回來。但不曉得表妹日前患的是什麼病呀。阿連聽說。歎了一口氣。隨道。沒有什麼大病。不過覺得心裡。

頂門一針

咄咄逼人  
阿連老臉

難。過。就。是。了。那書案上的信插內。還有好幾張方子存在裏面。你拿出來看。看罷。依歷聽說。就向信插內取出藥方一看。但見所開的。都是疎肝順氣。解鬱除煩之品。而且每方必重加合歡花一味。做藥引。看罷。仍將各方放回信插內。便對阿連道。我看表妹的病。是全由心思抑鬱而來的。祇是你生長在膏梁文繡之家。鐘鼎榮華之地。富貴兩個字。是你所固有的了。還有什麼不稱心不適意的事呢。在我看起來。世人的春恨秋思。都是自己惹出來的。我勸。表。妹。以。後。不。要。無。故。自。尋。煩。惱。罷。阿連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旁人不能。知。得。到。的。即。如。表。兄。你。心。裡。的。事。我。又。怎。能。够。知。得。到。呢。別。樣。都。姑。且。勿。論。了。惟。有。一。件。事。我。却。要。請。教。你。的。日。前。你。借。了。我。的。琴。譜。去。那。天。我。適。值。要。用。着。人。到。你。房。裡。取。回。來。卻。見。裏。面。夾。着。一。首。詞。曲。在。內。我。看。來。看。去。總。不。明。白。你。的。用。意。我。請。問。你。今。朝。花。底。來。宵。心。裏。有。個。人。兒。究。竟。那。個。人。

是誰呀。依歷猛聽。這問吃了。一驚心頭上。好像小鹿亂撞。一般漲得兩臉通紅。滿額上都是汗。並無半語可答。歇了半晌。纔道。表妹。你平日是風雅中人。爲什麼向來明白。一旦忘懷呢。自古文人的歌詠。所有美人香草之思。都是一時寄慨。空中樓閣。本無真相的。既無真相。即無其事。既無其事。又安有其人呢。如今你問我。究竟指着誰人而言。未免問得太過穿鑿了。如果你定要追問那人。我就把家裏的厨娘。窰婢。隨意拉一個來作算就是了。阿連聽罷。也不覺失笑起來。說道。好利嘴。好利嘴。算我。說你。不過了。依歷再欲有言。忽聽得壁上的報時鐘。連敲十下。因道。夜色已深了。我們明天再說罷。明早我在後園先配定兩匹馬等着。表妹。你可早些到我房裏來用早餐。一同往外邊騎馬去。你說好不好呢。阿連道。好極好極。我明早定必到的。說罷。兩人各自分手。當夜無話。到了翌朝。阿連起來。正在梳洗。忽見浩伯所用的女僕入

可謂父也  
天只不諒  
人只了一  
笑

來道。老爺在裡面等着。有話要同小姐商量。小姐快些上去罷。阿連聽說。繻着了眉頭。心裡想道。好好的。又叫我上去。做什麼呢。候了多天。好容易纔候得那小冤家回來。如今正想往他那邊用早膳。同他出去騎馬。一路上細談。那久別的衷曲。偏偏又要我上去走一遭。真是討厭煞人了。想罷。便對那女僕道。我知道了。你去回老爺說。我現在梳着髮。梳完就來了。女僕答應着出去。阿連便打發侍女先到依歷那邊通知。說是小姐等一會就過來。一面急忙梳洗過。換了衣服。匆匆的入內去了。畢竟浩伯喚阿連入內。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美儂。贊羨。英國。風景。殆。天然。根。性。種。之。未。生。以。前。者。故。彼。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其。畱。學。生。云。英人聞其祖國之名。如吾儕聞其祖宗之名。慨然若有無窮之愛慕也者。蓋此等處。實涵濡千數百年。得來已成爲一國人之種智。故自然而然。毫無矯飾。造作之態也。

戴蘭西欲携二女居倫敦。實有深謀遠慮。使浩伯肯從其言。則阿連必能自覓金龜婿。不必沾沾於依歷。而奸謀決無敗露之日矣。狡哉此軀。然當其獨居深念時。依歷已窺得之。書中妙在不說破。但據事直書。令讀者自然心領。意會。是爲善學紅樓。

依歷相思用明寫。美儂鍾情用暗寫。兩人俱能深沈不露。故阿連此時雖偶然犯疑。卒以破綻難尋。無所用其妒嫉。此是美儂倜儻處。否則以阿連之狠心辣手。對付情敵。不知鬧到如何地步。尙容二人之從容訂約哉。

美儂之性情舉動。皆極類阿禮斯。唯用情沈密。涵養深到之處。則殊勝其母。故卒能享富貴長子孫。蓋其厚德足以載之也。

#### 第十四回 蕉葉有心空知捲雨 楊花無賴祇愛隨風

話說阿連清早起來。正想同着依歷往外邊騎馬去。忽見浩伯房中的女僕來請道。老爺在裡面等着。有話要共小姐商量。小姐快上去罷。阿連聽着心

見依歷便  
快活見浩  
伯卻不快  
活全是一  
個情魔色  
鬼

阿連只是  
好動

裡。狠。不。快。活。祇。得。急。急。梳。洗。過。換。了。衣。服。勉。強。往。裡。面。走。一。遭。上。得。樓。來。已  
見婢僕輩將早膳擺開在膳廳桌上了。忙轉入書房。見了他的父親。行過了  
問安的禮。便道。爹爹喚女兒入來。有甚吩咐呢。浩伯道。沒有甚事。因爲今早  
天氣晴和得狠。我日久未往外邊遊玩了。如今備了兩匹馬。意欲帶着你一  
同往郊外散步。看看風景。二來想看看你馳馬的功夫。可有進步沒有。你今  
天可有空兒。跟着我一塊出去麼。阿連笑道。爹爹如肯任我縱轡揚鞭。隨意  
馳驟。不至沿途局促。學那按步就班的遊行。女兒是願意同往的。浩伯道。馳  
馬與步行不同。控縱遲速。那是各隨人意。到不必拘束的。阿連道。爹爹既這  
麼說。那就好極了。言畢。父女兩人同到膳廳那邊用了早膳。阿連先回自己  
房內。換過一套輕便的衣服。一面打發侍女往外邊通知依歷。着他不必等  
候。一面便忙忙走上樓來。聽候浩伯起行。浩伯也換上一件牙色單絹的外



念念不忘  
究竟是多  
情人

倪迂畫本

套。穿上一雙軟革薄底快鞵。戴了瓜皮蓮草帽。同着女兒下樓。直出到拱門口。早見院子裡已經配定兩匹白鼻的棗騮駿馬等候着。左右遞過鞭轡。父女兩人接着。一同上馬。直出大門外去。兩人在馬上一路談說些閒話。阿連祇管記念着。依歷深怨他的父親無端拉他出來遊玩。心裏覺得懊惱。不過因此。浩伯沿途說笑。他也懶得對答。惟有唯唯諾諾。好像心神恍惚的一般。約畧行了箇多時辰。不覺已經來到郊外。時當五月下旬。正是麥熟的時候。一望黃雲匝地。香風過處。細浪輕翻。過行了麥隴兩旁。都是桑柘成陰。萬綠叢中。榴花照眼。森木裡。亂蟬聲咽。聒耳撩人。阿連貪看野外的風景。勒緊馬韁。與他父親並轡緩行。心裡想道。我若知到有這等的幽境。今早就同依歷來遊。省得跟着父親一路。令人厭煞。罷了。罷了。改日我再約他同來罷。正在心口相商。暗中打算。忽聽得浩伯說道。連兒。我帶你往一處地方。那地是。

處處不脫  
阿禮斯鈞  
縮極密

一味抱怨  
天性枯亡  
盡矣

你應該竭誠瞻仰的。你可歡喜去麼？阿連道：爹爹，我坐在馬背上，走了這十幾二十里路，把腰骨都弄酸了。如今襪裡的足指，夾得很難過。我們改天再去罷。我想這裡的鄉下地方，也沒有什麼好瞻仰的。咧，言罷，忍不住發笑起來。浩伯聽了女兒這樣的語氣，又見着他這樣的輕狂，兒心裡覺得十分掃興。因正色說道：你知到我帶你去的是什麼地方麼？那是你娘所居的故里。我初次與你娘識面的時候，就在那裡了。阿連聽說霎時臉上現了一種厭煩的顏色，出來心裡暗想：那等的地方有什麼好看呢？偏偏又要生出這許多枝節來。今天不曉得遇着什麼的魔星，被他纏擾到這個地步，也算是倒運極了。因勉強答道：既是這麼着，女兒就跟着爹爹前往便了。浩伯聽罷，隨手加上兩鞭，阿連的馬也跟着跑。兩匹快馬走得如在雲霧裡一般。約交午牌時候，已到了安家堡了。浩伯勒轉馬頭，望着義學的路，直進入了柵門。

余讀至此  
回憶上文  
便覺胸中  
作惡

竹幾何時  
星移物換  
如夢如幻  
如露如電  
可嘆

四〇  
父女兩人一同下了馬。早有學堂的司閹在旁。一眼認得是業主。駕到便急。忙入內奔報。不刻堂內的管事出來。見了浩伯。深深的行了。一個禮。說道。今天適值。是星期停課日。生徒都放學歸家。教習也。因事出了外邊。請主人到齋房那邊坐罷。言畢。急忙接過了鞭轡。把兩匹馬拴在齋房的園門外。一面開了教習的齋房。請浩伯進內。浩伯說道。那到可以不必。我們就在園裡坐坐罷。因帶着阿連入到園內。隨意揀了兩張樹根造成的靠椅。坐下。浩伯舉目四看。但見阿禮斯往日的住房。依然四面綠窗粉牆。白板園內的花木蒼翠。扶疏一草一石。都與昔年景象無異。惟有齋房門外舊日所掛約翰寄廬的小牌。已經撤去。便覺得室是人非。悲從中來。酸透五內。忍不住滴下好幾點痛淚來。正是。

章郎再世風情減。

崔護重來淚點多。

阿連性質  
只是好勝

傷感了。一番祇得向懷內摸出手帕，暗自拭淚。回看阿連已經不知到那裡去了。歇了一會，纔見他笑嘻嘻的入來。浩伯因指着一株人字柳，對他說道：「連兒，你看那柳樹下有一座小假山，那就是我初次與你娘會面的地方了。」阿連略一瞥看，便笑道：「在這樣的地方會面，倒是有趣呀。」浩伯道：「連兒，你也太不懂禮了。做兒女的談及父母的事，有趣沒趣的話頭，是你說得出口的麼？」浩伯還未說完，阿連早已走到齋房門口，東瞧西望去了。浩伯看見暗歎了一口氣，心裡想道：「難道他是全無心肝的不成？」正在嗟訝未了，猛聽得阿連問道：「爹爹，你說這裡是我應該瞻仰的地方，難道我媽媽當日住在這樣的屋子麼？」浩伯聽得女兒的話，帶着幾分傲慢的口氣，便隨口答道：「不錯的。你娘當日就是住在那屋子了。那屋子煞是清潔幽雅，不但你娘喜歡，這樣的地方就是我也喜歡得狠。」阿連搖着首道：「恐怕未必罷。這樣卑小湫隘不

但當自責  
不必懊悔

侃侃說出  
毫不掩飾  
是真小人  
是大奸雄

強話亦復  
何益浩伯

堪容膝的房子。不但我媽媽住得不安樂。就是女兒看起來。這樣的地方也覺得不足瞻仰。咧。浩伯聽了。這話。知得他女兒是天性澆薄。全無感動之心的。暗裡歎道。好好一個少女。託與那老東西教養。被他弄作這個樣子。若是阿禮斯在生。阿連從幼跟着他的娘。憑他的娘自家教導。那裡有釀成這樣的品性出來呢。心裡一面着想。一面懊悔。到了不得停了一會。便道。連兒。你從未有向我問及你娘的事。莫非你全不記念他的麼。阿連道。媽媽的事。我是從未有想及的。因為他的事。都是令人傷心的。女兒不但自己怕想起。就是旁人對我說起來。我也厭聽得狠。能够早一刻忘記。那就算早一刻好了。浩伯聽罷。心冷萬分。歛了半晌。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偶然回顧。猛見籬下有薔薇一簇。紅白相映。着那午晴的日色。風韻艷絕。因道。連兒。你可喜歡那薔薇花麼。那是你娘當日親手種植的。你若喜歡。就摘他三幾朵帶回。

可笑

絕倒

伏下

家。裡。去。罷。阿。連。聽。說。勉。強。走。到。籬。下。摘。了。一。朵。半。開。的。揷。在。襟。鈕。上。浩。伯。看。見。他。行。過。假。山。衣。襟。偶。被。天。棘。鈎。着。那。花。墮。落。地。上。也。不。拾。起。好。像。忘。記。了。的。一。般。眼。裡。看。着。實。是。氣。憤。不。過。便。道。連。兒。我。窺。你。的。心。意。是。全。無。半。點。念。及。你。娘。的。了。你。既。不。愛。生。身。的。親。母。試。問。你。能。够。愛。別。人。不。能。呢。阿。連。道。這。是。女。兒。自。己。也。不。曉。得。的。女。兒。平。日。心。裡。所。愛。的。人。甚。少。就。是。拈。着。一。個。愛。字。論。起。來。我。生。平。用。愛。與。別。人。不。同。別。人。用。愛。都。是。出。於。至。情。惟。有。我。用。愛。却。像。用。火。一。般。用。不。着。的。時。候。任。你。怎。樣。的。挑。撥。也。是。不。燃。的。若。是。用。得。着。的。地。方。我。這。個。愛。字。到。可。以。焚。岡。燎。原。的。咧。浩。伯。聽。到。這。話。正。在。一。時。摸。不。着。他。的。用。意。忽。聽。得。阿。連。猛。然。問。道。爹。爹。我。媽。媽。究。竟。是。大。家。的。閨。秀。不。是。呢。浩。伯。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呀。阿。連。道。我。媽。媽。可。是。貴。族。的。小。姐。也。像。戴。太。太。一。般。的。麼。我。知。得。他。不。是。富。厚。的。了。祇。是。我。外。祖。的。門。第。是。怎。樣。的。呢。浩。

樵心鑽耳  
之言浩伯  
如何能答

正是乘興  
而來敗興  
而返

四四

伯想了一會並不回答。但說我喜歡他四字便了。阿連見得話不投機，愈覺厭煩起來。乘勢就立起身道：「爹爹我們走罷。」外邊的馬恐怕站得倦了，浩伯也不回答，垂頭喪氣出了園門，叫管事的將齋房及園門一並關上。管事的解了兩匹馬，遞過鞭轡，父女兩人接着，一同上馬。阿連絕不回顧，出到大門，急忙加上幾鞭，那馬就如風似箭的先跑了。浩伯覺得此行實是沒趣得狠。阿連在馬也是一路懊悔到了，不得打算以後再不肯同他父親乘馬出游了。心裡想道：我父親的迂闊性情，最好是叫美儂與他同行。若論我的身分，祇有依歷是合得我的心，可能與我作伴的罷了。看官須知，果然以後浩伯凡與阿連出外游玩，阿連都是託故極力推辭的。浩伯因此十分詫異，不曉得他女兒是懷着什麼的意見。那都是後話。如今且說阿連回到府裡，已是酉牌時候，匆匆歸房，換轉衣服，便覺得腹裡有些飢渴，忙喚侍女擺上晚膳。

閱者試猜  
是何人  
手迹  
方許讀此

胡亂食了一頓。也不曉得那肴饌是什麼的味道。用完膳。漱過了口。又對着鏡臺。掃眉掠鬢。重理晚妝。一溜烟似的。直往外廂去。入到依歷的房內。舉目四看。依歷並不在室。問他的僕婦。方知是在外邊客廳。留客晚膳。因轉入依歷的小書房內坐下。隨手向桌上取過一張日報閱看。剛巧看了幾段雜錄。覺得無甚新趣的事。就將報紙放下。行近書櫥。欲覓別樣的閒書觀看。瞥見書櫥左側。擱着一封信。隨手拈起一看。却是一個空信筒。外面寫着面呈依歷公子親拆。字畫細如蠶眠。却像女子的筆法。只是認不出何人手迹。反覆細看。甚是懷疑。心裡想道。莫非他真另有心中所愛的人不成。我雖是一片死心向慕着他。但他待我的心事。有時似有情。又似無情。有時似有意。又似無意。究竟他愛我是真心的。還是假意的。我也摸他不着。俗語說得好。男兒心。兩頭針。墮下海底無處尋。實在令人雖測得狠。我索性找個機會試試他。



某傳奇云  
相思骨是  
禍胎此言  
有味

是假惺惺  
口氣

罷。想到這層。就覺得心緒如麻。十分難過。所有千般煩惱。都一齊湧了上來。悶坐在書房內。如坐針氈一般。好不容易捱到戌牌已過。纔見依歷自外入來。依歷一眼看見阿連。便問道。原來表妹在此麼。你是坐了多少時候呀。阿連道。我是酉刻就過來的了。表兄你爲什麼這時候纔入來呢。外邊有甚要事麼。依歷道。科爾華提督由京裡來。他想見表叔。問問內閣的冊檔舊案。因爲前個月陸軍衙門失火。焚了許多案稿。部裡的新人都記不起來。他知到表叔在內閣多年。或者能記得一二。是以特來探問的。表叔不曉得到了那家去。至今還未見回來。所以我留他晚膳。剛纔他等不得。已經回去了。他說明日還要再來咧。阿連道。爹爹是同我一齊回來的。他行到三角陂。就勒轉馬往魯遜府去了。依歷道。難得表妹肯移貴步到我們這邊談心。那到是稀罕的事。古人云。得好友來如對月。這話狠有意味。獨惜今夜沒有月亮。而且炎

抑他國而揚己國是西人習氣然此處論地藥卻有見

風吹煽鬱熱得狠。我們作何消遣纔好呢。待我想罷。言畢却見侍婢捧着一個鏤花的銀茶壺入來。取過兩隻描金的法國窰白蓋杯。斟滿兩杯。熙春茶擺在機上。阿連道。天氣太暖。飲得茶多。是令人發汗的。你們開兩瓶冰浸的香櫞露來罷。侍婢答應着出去。依歷一面品茗。一面默默想了。一會忽然高叫道。有了。有了。我許久未聽表妹的歌唱。表妹的妙曲清喉。是衆人所共仰的。我想法國的歌曲太過沉雄。如聽馮夷之鼓。非鐵板銅琶不能和其節。拍德國的歌曲太過高亢。如聽鮫女之簫。非繁絃急管不足譜其清聲。惟有英國的歌曲抑揚跌宕。悽婉動人。雖無哀絲豪竹並奏。也覺得狠動聽的。表妹你就唱一闋英國的小曲給我洗洗耳塵罷。阿連道。表兄喜歡英國的小曲麼。英國小曲到不壞的。你既愛聽我就唱一闋狠能動人的豔曲。你說好麼。依歷聽罷。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阿連道。表兄你無緣無故笑甚麼呢。依歷

不害羞  
要臉的小  
兒

冷水澆背

不答。將手按著肚皮。只是不住的。啞笑。阿連看見。愈覺可疑。因牽着依歷的。袖。定要詰問他笑甚事。依歷道。我有一句話說出來。你可不要見怪。我纔敢講。咧。阿連道。表兄。你又來了。我與你不是外人。不是尋常的愛好。我待你的心事。難道你至今還不曉得麼。若是不曉得。你也可算得是糊塗蟲了。就是有什麼委曲的話。對不得別人說的。對着我說。又有什麼關礙呢。你且講罷。依歷道。你說唱一闋能動人的曲給我聽。我心裡爲着這句話。不覺得就笑起來了。就別人的身分而論。我却。不曉得。若就表妹你身分而論。說到能感動人。這一層。恐怕不見得罷。阿連猛聽這話。頸耳面額。一齊漲得通紅。霎時翻過臉來。平日豔如桃李的顏容。都變了冷若冰霜的厲色。猝然問道。表兄。你說的是什麼話。你也太過欺負我。太過看我不起了。你須知到我這個人。不是輕易受人欺負的。你說我身分不能感動人。我到要問你怎麼解法。你

較支那今  
日的英雄  
何如

怎麼見得快講快講。依依望着阿連的面。祇管笑好像心裡有幾分輕藐的意思。又說不得出口的樣子。阿連見他這種神氣。愈加氣到了不得。厲聲問道。究竟你這句話是怎麼解的。我定要追究到底。你若不講明白。我是決不答應。誓不肯罷手的。你快些講出來。不要假痴假呆混了過去。依依笑道。表妹。你的說話。全是用着霸道。不講人情的。你看你自己動氣。到這箇樣子。又着一雙纖纖的玉手。好像魔女變相一般。令人見了。又是可愛。又是可怕。你也算得是粉黛叢中的英雄了。阿連道。我的手並不是好。我不要。你不要。也不要。我怕。只要你快些講出那原故來。依依道。怎麼不好呢。你看腕如雪藕。指若春蔥。不要說掬月拈花。就是尋常把握之間。已經是令人魂銷心醉的了。表妹。你讓我執着你的手。接吻。學那法國人謁見尊輩的禮節罷。阿連道。你屢屢執着法國人來作話柄。一開口就是嘲笑法國的風俗。我是英國人。任

## 挾制手段

## 請救星

美儂當面  
搶白

你。怎。樣。的。嘲。笑。也。與。我。無。關。痛。癢。不。能。够。傷。到。我。半。分。的。你。休。要。東。拉。西。扯。說。那。用。不。着。的。瘋。話。你。快。把。我。問。的。話。講。出。來。爲。什。麼。我。身。分。不。能。感。動。人。你。若。是。答。不。出。來。我。就。要。拉。你。去。見。爹。爹。的。了。言。畢。就。立。起。來。扯。着。應。依。的。袖。要。同。他。入。內。請。浩。伯。分。斷。依。應。被。他。纏。擾。不。過。脫。不。得。身。自。己。也。不。免。着。急。起。來。祇。得。一。手。推。開。了。窗。門。望。着。窗。外。叫。道。邊。小。姐。請。你。快。過。來。幫。幫。我。罷。我。被。你。姊。姊。困。住。弄。到。不。得。脫。身。了。美。儂。在。那。邊。房。內。聽。見。急。忙。開。了。房。門。走。過。來。見。他。們。兩。人。纏。到。這。等。樣。子。便。站。在。一。旁。哂。笑。依。應。道。我。如。今。闖。了。大。禍。身。陷。重。圍。走。不。脫。了。小。姐。你。救。救。我。罷。我。並。沒。有。得。罪。你。的。姊。姊。我。不。過。開。誠。佈。公。將。我。心。目。中。見。到。的。實。話。向。你。姊。姊。直。言。他。不。問。長。短。就。動。了。真。氣。了。美。儂。道。公。子。錯。了。今。世。人。能。够。受。直。言。的。有。幾。個。呢。公。子。你。這。句。話。已。經。是。狠。犯。忌。諱。的。了。但。你。們。究。竟。爲。着。甚。事。爭。鬧。起。來。請。說。給。我。聽。聽。

好做作

擊動後文

趁勢完場  
依歷知機

罷。依。歷。就。把。剛。纔。的。話。逐。一。向。美。儂。告。訴。了。一。遍。并。說。道。我。自。問。我。的。見。解。是。不。錯。的。小。姐。你。試。看。看。你。姊。姊。的。才。具。是。能。够。感。動。他。人。的。麼。美。儂。聽。罷。望。着。他。的。姊。姊。沉。吟。了。一。番。便。道。這。事。到。狠。難。分。斷。的。論。起。姊。姊。的。性。情。他。是。個。脫。略。不。羈。不。拘。小。節。的。人。若。就。尋。常。的。應。酬。小。故。上。看。起。來。自。應。是。不。能。够。感。動。旁。人。的。了。若。就。他。用。情。上。論。起。來。他。的。熱。心。不。但。能。够。感。動。人。而。且。有。旋。乾。轉。坤。能。操。那。人。定。勝。天。的。手。段。咧。阿。連。道。表。兄。你。聽。見。了。沒。有。呀。我。妹。妹。說。的。話。可。有。錯。沒。有。呢。我。妹。妹。真。是。我。的。知。己。了。究。竟。才。女。的。見。識。終。是。高。過。男。子。一。籌。的。不。枉。我。自。幼。就。師。事。他。的。了。依。歷。笑。道。本。來。這。件。官。司。是。我。打。贏。的。如。今。堂。判。偏。袒。護。着。你。我。這。個。受。屈。的。被。告。還。有。什。麼。好。說。呢。就。算。我。誣。謗。好。人。罷。我。如。今。知。得。你。的。才。具。是。最。能。感。動。人。心。的。求。你。恕。罪。請。你。不。要。動。氣。我。如。今。當。面。親。供。認。罪。了。好。表。妹。你。還。肯。唱。一。闋。小。曲。給。

我聽聽麼。阿連聽。到這番說話。那心腸便軟了。一大半了。又見依歷現出一種的。溫存。欸曲。心裡反覺得愛惜起來。因說道。你既然知錯。我不怪你。就是了。你歡喜聽舊曲。還是新曲呢。依歷道。舊曲都是前人的。陳腐套語。我也聽膩了。總要表妹唱一闋。近日的新作。那纔有味。咧。阿連笑道。你這個人。到是囉唆得狠。真是得爲天子。又想成仙了。言罷。三人一同轉入後房。阿連行到琴桌左側。扯過椅子。坐下。依歷與美儂分坐兩旁。阿連先把琴音調了一番。然後隨口唱道。

未來時。分別後。一樣相思。兩樣情兒。竇前此相思。今日又今日。相思更比從前厚。黃金似斗春。難購日日爲情顛。倒此意。郎知否。路程遙。音信謬。寬却舊衣新。病瘦問何時。君騎紫鳳。我跨青鸞。同詣大羅天。兩家携手。怎奈是落花有意。流水無心。空教淚濕春衫袖。好夢無靈。每把燈兒。

自寫相思  
心有點犀  
一點通身  
無彩鳳雙  
飛翼必是  
病中之作

依歷可做  
小花臉

說寄語那可憎才。往事須回首。

唱罷歌聲與琴聲。遏然頓止。回視依歷。凭在那靠椅上。嘻吁歎息。低徊欲絕。美儂祇是斂手面壁。默坐無言。阿連推開椅子。離了琴桌。笑向依歷道。表兄。我所唱的俚曲。你說是怎樣呢。可能入得你的清聽麼。依歷道。字字纏綿。悱惻。就是鐵石人。聞也要感沁心脾的。表妹的歌曲。真是人間廣陵散。天上霓裳詠。剛纔我有眼無珠。茅草塞了心肺。冒犯了你。真該打嘴的。言罷。就伸開右掌。向自己的頰上亂批亂打。引得阿連與美儂都發笑起來。依歷對着美儂道。邊小姐。你且慢笑。我正要請教你的大曲。你姊姊的清歌。我到聽過了。好幾次了。惟有小姐的妙音。小生是一向未領教過。如今求小姐賞一點薄臉。有什麼陽春白雪的絕調。唱幾句給我們聽聽。俾我們開開見識。可使得麼。美儂答道。公子太過獎了。無論詞曲。這件本非我愚陋人所長。就是曉得。



人前掩飾  
只好瞞阿  
連不能瞞  
小生一笑

以矛隨盾  
爽快

可知有心  
久矣

三。兩。句。里。巷。童。謠。如。今。聽。過。姊。姊。的。絕。唱。正。是。珠。玉。在。前。試。問。那。瓦。礫。如。何。敢。獻。醜。呢。如。果。叫。我。勉。強。效。顰。豈。不。是。佛。頭。着。了。糞。麼。阿。連。道。這。叫。做。拋。磚。引。玉。妹。妹。你。又。何。必。過。謙。呢。你。也。唱。一。兩。闌。繼。繼。興。罷。依。歷。道。表。妹。的。話。煞。是。有。理。祇。是。還。有。一。說。我。却。要。請。小。姐。斟。酌。的。小。姐。對。着。小。生。的。稱。謂。太。過。頌。揚。逾。分。公。子。兩。個。字。是。萬。不。敢。當。的。以。後。總。請。改。稱。纔。好。阿。連。笑。道。表。兄。你。這。句。話。叫。做。泥。像。勸。木。偶。其。實。彼。此。都。是。一。樣。的。你。既。勸。他。不。要。稱。你。作。公。子。你。爲。什。麼。又。要。稱。他。作。小。姐。呢。那。豈。不。是。能。勸。他。人。不。能。勸。自。己。麼。我。想。妹。妹。既。稱。我。爹。爹。做。世。叔。他。自。應。稱。你。做。世。兄。你。却。要。稱。他。做。世。妹。那。纔。是。合。理。的。若。是。一。個。見。面。稱。公。子。一。個。見。面。稱。小。姐。不。但。於。理。未。合。就。是。旁。人。聽。見。也。覺。客。氣。得。無。謂。反。令。兩。家。的。世。誼。生。疎。起。來。豈。不。是。恭。不。近。禮。麼。我。勸。你。兩。個。就。從。今。日。起。彼。此。都。改。了。稱。呼。罷。依。歷。聽。畢。不。覺。大。喜。因。拍。着。

阿連去得  
湊巧

逗到下毒  
一層

手道有理有理。既是這麼着，就請世妹快些賜教罷。美儂被他們兩人再三相勸，推辭不脫，祇得說道：「姊姊是英國人，唱的是近日新曲，自然入耳動聽。我所唱的都是舊調，恐怕世兄嫌他陳腐，聽起來不能悅耳。這便怎好呢？」依歷道：「陳腐與高古自是兩途，判若天淵的。不知音的門外漢，卻把他混而爲一。自然不能鑑別了。我雖不敢說是識曲，祇是聆音察理，還可以分辨得至二分出來。世妹既愛唱舊調，那就好極了。」美儂道：「世兄如此說，我不能不獻醜了。你們卻不要取笑纔好。」言畢，回顧阿連不在，知他往外邊更衣去了。因行到琴桌一旁坐下，調着琴韻，便低唱道：

峨峨三神山，中有一仙子。肌膚若冰雪，顏色凝秋水。琪花開繽紛，翠袖自徙倚。我欲從之游，深情託芳芷。驚風忽飛翻，弱水何瀾瀾。萬丈波濤立，四面雲霞委。神光去超忽，頃刻隔千里。諒無出世姿，彼美安可企。

居然毛遂  
自荐

默氣可笑

歌罷。琴聲歇處。猶覺餘音繞梁。依歷讚不絕口。說道古音古節雅逸獨絕。真是不食人間烟火的語氣了。世妹吐囑孤高純肖乎人。我實是仰慕得狠。敬愛得狠。祇是詞意裏面帶着無限的寄慨彷彿有知音難得懷才不遇的傷感。這層寓意未免似覺用差了。世妹也知到古人有道誰是素心人。對面不相見。說遠在天邊。說近在目前。麼。美儂含着笑。正欲回答。忽見阿連自外入來。遂乘機推開椅子。行到書房門口一望。見那壁上的報時鐘已交一點兩刻了。因說道。原來已經過了夜半的時候。我到要回房去了。恐怕媽媽在那邊惦掛着咧。阿連道。我也一同回去。明日大家再見罷。言畢。向依歷說了一個請字。携着美儂的手。步出房門。眼看得美儂歸了房。然後自己轉入內廂去。回到房裏。脫去外衣。躺在榻上。拉過枕頭。便想就寢。祇是翻來覆去。總睡不着。心裏想道。如今依歷被我籠絡住。以後不怕他不聽我的話。不怕他不

妄想可憐

向慕。我。不。怕。他。分。情。兼。愛。別。人。的。了。我。以。後。若。是。事。事。用。心。思。去。週。旋。他。將。來。他。的。婚。事。不。是。落。在。我。手。上。還。落。到。那。裡。去。呢。愈。想。愈。覺。得。可。喜。直。至。天。明。方。纔。倦。極。闔。眼。睡。去。自。此。阿。連。一。心。專。注。意。在。依。歷。身。上。不。在。話。下。却。說。浩。伯。偶。遇。一。日。天。氣。異。常。炎。熱。因。命。僕。役。携。了。冰。簟。籐。牀。在。園。內。齋。舍。鋪。設。欲。借。那。庭。園。花。木。的。清。氣。藉。以。避。暑。招。涼。不。料。入。到。園。裡。觀。望。覺。得。涼。亭。水。閣。畫。檻。雕。闌。日。久。失。修。已。經。漸。形。晦。昧。了。即。傳。管。事。的。入。來。吩。咐。道。園。裡。各。處。的。房。子。已。經。太。舊。了。你。們。可。喚。工。匠。到。來。估。價。所。有。應。該。修。葺。的。地。方。着。他。趕。緊。一。律。修。造。起。來。管。事。的。回。道。園。裡。的。房。子。到。沒。有。什。麼。大。破。壞。的。地。方。不。過。那。牆。壁。窗。戶。與。及。迴。廊。屏。幃。等。物。有。些。小。破。損。如。今。改。舊。換。新。畧。爲。裝。飾。其。餘。晦。昧。的。地。方。加。以。粉。刷。黝。堊。那。就。好。看。了。惟。有。大。客。廳。後。面。的。歌。舞。臺。恐。怕。要。趁。早。大。修。纔。好。因。爲。老。太。太。在。日。會。經。大。修。過。一。次。自。從。老。太。

伏下跳舞  
一段文字

此等處非  
到過泰西  
無從寫出

太仙游以後。太老爺一向在京府裡。沒有女眷在。甚少大宴會。因此相隔二十多年。一向未有修理。已經陳舊得不堪了。如今府裡添了幾位小姐太太們。將來女客的來往應酬。所有茶會夜會。那是不能免的。若再不收拾。恐怕臨到要用地方的時候。就趕不及了。浩伯聽罷。點着首道。你的話到不錯。你跟着我到。大客廳後面看看罷。管事的答應着。一路跟了浩伯。出到大客廳。浩伯轉入歌舞臺內。舉目細看。但見四壁的凸金花。與及承塵上所繪的草蟲花鳥。都已剝落了大半了。兩旁音樂室。也是舊到不堪。臺板上的鞞釘印。更是不少。因問那管事的道。爲什麼臺板上有許多的釘印呀。管事的回道。這臺板是用美國松木直砌的。松木質本來鬆軟。諸客對舞的時候。彼此跳踏。那木板受不起鞞釘的重力。就容易陷成小印了。浩伯道。爲什麼不用紫檀堅木砌造呢。管事的道。紫檀的木質。雖是堅固。但嫌他太過漂滑。留不住。

寫景妙畫  
也畫不到

脚步。若遇着鞞釘磨擦。那對舞的客。更容易失足。跌倒。是以臺板都是用松木沉香木兩樣造的多。浩伯道。破舊到這個樣子。還說什麼大修呢。你索性喚工匠來。把全臺拆去。另行新築過罷。那臺板總要換沉香木的纔好。管事的答應着出去了。翌日。傳到衆工匠入府。將應脩應拆的地方。立時翻造。雲斤月斧。土木大興。一連脩築了多天。直至七月上旬。方纔工竣。依歷也陪着浩伯在園內避暑。有時折柬招二三熟客。作沉李浮瓜之會。賓朋宴集。到不寂寞。一夕。適值暮雨初霽。連日的炎威溽暑。頓變新涼。空際雲開。現出纖月如鈎。照着那嫩綠池塘。濕猶未退。依歷愛那清景。欲到室外呼吸空氣。因命左右將桌燈移置梧桐樹下石案上。靠着案旁的長鐵椅觀書。正在把卷入神。看到會心得意之處。忽聽得耳畔有人說道。依歷兄。你真是書癡了。依歷舉頭猛看。原來却是舊窗友嘉來爾。急忙將書擱下。隨口問道。嘉來兄。你是

打從那裏來的呀。嘉來爾道。剛纔陪着朋友到公園散步回來。我見夜色尙早。因此順道過來看看老兄。尊管說老兄在園內。是以我也不暇客氣。就闖進來了。依歷道。最難風雨故人來。今夜路途泥濘。不好出外。正在寂寞得狠。如今得老兄到來談談。真是夢想不到的事。煞是好極了。言畢。彼此就一同坐在那長鐵椅上。嘉來爾道。依歷兄。你看的是什麼書呀。依歷道。是羅馬古代史。嘉來爾道。小弟一向聞得老兄最長於史學。而且讀書得間。是獨具卓識。另有見解的。小弟却有一段疑團積在中心。也非止一日了。屢次欲訪一位博學的高才詢問。無奈難遇其人。又兼平日俗務冗忙。是以歲月遷延。差不多也忘記了。如今老兄說及羅馬古代史。我却記起一件質疑的事來。正要請教老兄的。我想羅馬乃是歐洲古代最雄的國。國內富強。甲於天下。是誰不曉得呢。古史有云。希臘文學。羅馬武功。實爲萬國巨擘。可見羅馬乃赫

此一段議  
論固是痛  
快能喚醒  
夢中的人  
然按之本  
題卻是駢  
枝

不磨之論

赫宗國錦繡江山。決非隣邦所敢欺侮的了。爲什麼後來一日弄到亡國呢。這個緣故。我實是想不出來。到要請老兄指教。指教。依歷笑道。這又有什麼難明之處呢。不過病在拜神兩個字就是了。嘉來爾聽到這話。不覺大驚起來。咋着舌頭說道。原來拜神是亡國的冤孽麼。依歷道。怎麼不是呢。自古亡國的病源。都是半由於政治不修。半由於迷信鬼神所致的。政治不修。還有法可以補救挽回。惟有迷信鬼神的大患。比那洪水猛獸的害。還烈數倍。那是無可救藥的。試看自古以來。那媚神亡國的小邦。也不知有多少了。不過顯而最著的。古代莫如猶太羅馬。近代莫如波蘭印度。與及非洲衆國。就是了。嘉來爾道。這到是不錯的。但是禱拜鬼神。本來與國家政治兩不相涉。爲什麼要弄到亡國呢。依歷道。老兄說那裡話來。這中的弊病。與國家政治相關。最爲浩大。我且不必論及別樣了。卽如入廟燒香。解衣散錢。自朝至暮。施



田施產。百十爲羣。甚至有典衣鬻產。去孝敬。那一班淫僧妖道。與及巫覡神棍的。勢必至弄到舉國民窮財盡而後止。老兄你試問世上傷風敗俗的惡習。還有大得過拜神這層麼。嘉來爾道。我想這是神棍煽惑愚民。愚民不學無術。甘受這班光棍所欺罷了。究竟亦非鬼神的本罪。那神棍實爲萬惡的罪魁。是覆人家國的公罪犯。爲什麼士大夫總不想設法禁絕這班國賊呢。依歷笑道。世間有神棍。正如世間有娼妓一般。娼妓靠着皮肉生涯。媚人以求食。神棍靠着把油嘴。一塊老臉皮。騙人以求食。同是忘八一流的賤物。本無足道的。但神鬼既屬有靈。既稱正直無私。既稱法力無量。就應該大施法力。把那一班害國的蠹賊。個個陰伏冥誅。永遠與民除害。這纔叫得做聰明正直。爲什麼數千年來。竟任那數千萬有髮沒髮的男女光棍。害人害物。荼毒生靈。鬧到不成世界呢。可見神鬼不但無靈。而且不正。不直。無非一片。

罵煞士夫

私心就是了。問他的法力。那更是黔驢無技的。如果有大法力。爲什麼日日受人間的香火。臨到敵國入寇的時候。不見他暗顯神通。大張撻伐。把敵兵一掃而空。反坐視亡國呢。這樣看起來。鬼神實是世間的元惡大慝。虧你還說他是無罪。老兄的眼光真是不濟了。小弟今世未能生啖鬼神的肉。活寢鬼神的皮。異日是死不瞑目的。至謂士大夫爲什麼不設法禁絕。老兄你也看得士大夫太高了。世間的士大夫。個個都是舐神鬼的癩。吮菩薩的痔的。你叫他禁絕神棍。豈不是望龜搗禁絕嫖客麼。小弟恨無大權在手。不見滅絕天下的淫祀。所以小名自號誅神。也是藉此見志就是了。嘉來爾聽罷。不覺笑道。依歷兄你說了半夕。還是一片文不對題的話。我到聽得好笑了。你知到世間所稱的仙佛神鬼。本來全是謊誕無稽。一無所有的麼。既是全無真題目在。你還作什麼文章呢。豈不是在費了一番議論麼。但你說迷信鬼。

神是亡國的病源。究竟這病源病在何處。你還沒有說個清楚。你如今且把那詳細講給我聽聽罷。依歷道。迷信鬼神的大害。這是擢髮難數的。正如一部盤古開天傳至今日的歷史。叫我從何處說起是好呢。我且把那最淺最近的害。先講數件給你聽罷。我想自古朝代鼎革。必因盜賊蜂起所致。盜賊揭竿。必先假鬼神示夢。或鬼神示兆等事。造成謠言。以惑民聽。而後亂民乘機趨附。其初不過三五匪類。暗中燒香設壇。藉此聯盟結會。陰謀不軌罷了。以後愈聚愈多。及至禍端一發。遂至不可收拾。這是神道設教的第一好處。又如公庭聽訟。兩造的隱情。本不易知易得的。自有鬼神之說興。於是有祈神斷獄。託鬼示夢。種種謬妄的事出。而民間冤戴覆盆。遂不可以數計了。這是神道設教的第二好處。凡人失物。必多疑心。自有匪棍圓光的妖術出。於是無辜者被累。清白者被誣了。這是神道設教的第三好處。用兵爲軍國的

此指葉明  
琛失粵城  
事

懺悔之說  
耶穌教亦  
重之則又  
何說

大事。所有進退攻守。祇可盡了人力而爲。成敗利鈍。本難逆料。斷不能諉諸天數。懺神取決的。自有扶乩的狗屁放出。於是調度乖方。失機誤事。因而折兵喪地。貽害國家。又不可以數計了。這是神道設教的第四好處。寒暑燥濕。本是四時變更的氣候。不講究衛生的人。平日疎於珍攝。自然容易召病的了。及至有病的時候。本應要延醫調治。按病用藥。纔是正理。自有神棍妄撰仙方的騙局出。於是草菅人命。歲中死於誤服仙方的男女老稚。何止數千萬計呢。這是神道設教的第五好處。獲罪於天。本無所禱。先哲勉人平日修省。自警何嚴。用意何密呢。自有懺悔銷災之說出。於是窮兇極惡之夫。無論害命謀財。皆恃着懺悔可以贖罪。遂任意橫行。膽愈大而肆無忌憚了。這是神道設教的第六好處。是以迷信鬼神的大害。變化無窮。以上所舉數端。不過僅同滄海一粟。窺豹一斑罷了。小弟更聞得東半球有一最大野蠻之國。

人口約有四萬萬之多。那四萬萬的男女無一箇不是迷信鬼神的。凡一舉一動。自穿衣吃飯。行坐臥立。大小解手。都要問過神。然後敢爲的。若是神鬼菩薩不主張。他們就不敢穿衣。不敢吃飯。不敢行。不敢坐。不敢臥。不敢立。不敢大小二便。連屁也不敢放的了。他們無日不是入廟燒香。每逢入廟。必要由家門起行。行了三步。便跪下稽顙。連叩三個響頭。起來再行三步。又跪下再叩。無論走一百二百里的路。都要直叩到廟內爲止。碰得那額上紅腫起來。好像凸起半個大鵝卵一般。沿路稽顙的聲。撞得那街石咚咚亂響。看他的神色。好像發了瘋。又像中了痰的樣子。煞是好看。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內。無一日是沒有神誕日的。每逢神誕日。所有男女。無分貴賤。個個穿了囚奴的服色。披枷帶鎖。然後入廟參神。遠近一望。光天化日之中。忽而赭衣載道。滿坑滿谷。更是好看。看得狠。嘉來爾道。這又是甚麼的用意呢。依歷道。

原原本本  
如數家珍  
吾服其博

他們說是有罪的人。拚了囚奴去參神。鬼神見他自行投到。已經受了縲綬的刑。就可以原情免他的罪。而且生前先穿了囚衣。帶了枷鎖。死後就可以免得再穿再帶了。嘉來爾道。他們既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無一日不是神誕日。他們國裏究竟有幾多位神呢。依歷道。他們所拜的神。還多過市上的薙髮匠。我也數不盡的。除了有誕日的神。還有一種不知何時誕生。何時成道的神。那數目更多得狠。聽說有一位叫做花粉夫人。是專司姦夫淫婦苟合的事的。凡有蕩婦懷春。欲覓所歡不得。向這位神祈禱許願。這位神自然暗中撮合。就有蕩子來尋的了。有一位叫做十三太保。是專替龜鵝牽客的。這位神極爲靈應。所以龜鵝靠這位神吃飯。這位神也專靠龜鵝的香火。有一位叫做德配天地。化腐爲奇。馬桶大帝。有一位叫做都天至潤。沉浸涵濡。逐臭元君。這兩位都是專靠挑便溺的人家香火的。有一位叫造贊天化育。納

垢藏污。司穢聖母。是專管人間產婦臨盆的事的。凡有私胎難產。向這聖母祈禱許願。是無不靈應的。有一位叫做調燮陰陽極樂世界助媾天尊。凡男子陽事不舉。女子久未通經。往求者靈應如響。此外還有什麼竹樹娘娘。毛廁三姑。豬圈土地。馬廐七爺之類。更是難以盡計了。他們的國俗。無論枯木頑石。糞箕掃帚。都是有神。必要虔心去敬奉的。有時路上遺有狗矢牛糞。也有多少男女。向着那堆六畜的污穢。求簽問卦的。人家生有兒女。必要將兒女過繼與鬼神爲嗣。那兒女纔能够易養易成。那菴堂廟觀。四壁都是滿貼花男花女的名字。國中所用香燭楮錠。紙鞞。紙傘。紙人。紙馬。爆竹。紙錢。長旛。寶蓋。與及時時齋醮等費。每歲約需欸六七百兆金。他們的民風。却更有可笑。的。無論君父有甚麼大事。需欸勸捐。或遇凶年饑饉。水旱巨災。與及一切善舉。他們都是袖手旁觀。一毛不拔。惟有拜神的費用。常有賣兒鬻女去做。

石破天驚  
逗秋雨

功德雙膝跪下。將金銀一包。一包。呈與神棍。却是非常歡喜甘心的。如果看中了人家的婦女。穿戴了神袍神帽。扮了神像一般。隨意入人家的閨闈行淫。他們婦女見了神來。是無不樂從樂就的。所有翁姑父母。與及本夫。還要逢人誇說。自稱家門有幸。妻女被神鑒賞。旁人聽說也羨慕到了不得。遠近都要來賀喜的。凡有扮了神鬼去行竊。那是無人敢聲張。還要多備物件在室。全家迴避。候神來取的。唉。嘉來兄。你看這等風俗。弄下去。安能不亡國呢。小弟今生未能碎鬼神之首。抉鬼神之目。剋鬼神之心。悠悠蒼天。此恨何極。言罷。就長嘆了一聲。嘉來爾聽罷。也歎氣道。小弟一向不曉得鬼神的害。有乖世道人心。爲患到這箇地步。如今看起來。凡信神的男子。無有不盜。信神的女子。無有不淫。可見信神的人。甚於畜類。真是狗彘不如的了。祇是我們英國古代。當日教化未開。還未臻文明世界的時候。不曉得也有迷信鬼神



此真善法  
支那大可  
仿行既可  
以改良風  
俗亦可  
籌得大款

的惡習沒有就是了。依歷道。怎麼沒有呢。幸虧我們國內的士夫見得到政  
府的大老也肯納諫。實心實力。盡法嚴禁。所以毀淫祠之令。一時雷厲風行。  
將國內所有一切神祠廟宇。盡行毀拆。片瓦不留。還恐怕廟宇的地基遺址。  
日久復萌。餘孽毀去。廟宇後再用炸藥爆去。地址所有舊日廟宇的地基。盡  
變了。池塘空剩一泓清水。那也算是當軸思患。預防深謀遠慮的了。不料國  
內的頑民。還是癡心木死。仍然在家裡私禱私拜。後來有一位大經濟的豪  
傑。力勸政府特頒新令。將所有香燭楮錠紙帛芻靈爆竹等物。課以極重的  
稅。初年每值百金之物。徵稅三十金。次年加征至七十金。以後遞年加稅。加  
至每值百金。徵稅三百五十金爲止。政府歲入的課稅。頓增多二千多萬公  
款。將那公款興辦凡百新政。國遂大治。後來民間須費中人十家之產。纔能  
够備香燭楮錠爆竹等物。賽神一次。於是拜神的流毒。不禁自禁。民間省去

數萬萬虛費。從此藏富於民。至今國人竟不知有拜鬼神的事。嘉來兄。你說我們不是生逢盛世麼。嘉來爾正欲答下去。忽見裡面有一僕役走出來。對着依歷道。京中來了一封電報。老爺還未有回府。請少爺進去看看罷。嘉來爾摸出對時表一看。已經十一點三刻。便向依歷道。時候不早了。小弟就此告辭。我們改日再見罷。依歷也不挽留。由園內一直送至外堂拱門口。兩人分手而別。畢竟京中來的電報。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安家堡一向擱置。幾令讀者忘却。此回忽然提出舊地重來。佳人安在。令人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嘆。予少時讀東坡後赤壁賦。至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便覺動魄驚心。掩卷欲涕。今秋夜讀此回。燈昏雨暗。助人瑟瑟。宛然少年時情景。

阿連全副精神。注在依歷身上。而於依歷鍾情之人。竟無從窺出。亦太疎忽矣。此時既得女子書蹟。若在精細之人。必跟尋下去。以求水落石出。乃竟匆匆讀過。隨手撩開。麤心浮氣。如此豈

足與美儂逐鹿中原哉。其失敗也。非不幸也。

阿連吵鬧一段。乃此回之警策處。此時依歷與美儂交情固結已盡。在不言中。而阿連猶憐然無知。且自詡能籠絡依歷。不怕婚事落在他人。自欺自慰。令人失笑。

依歷與嘉來爾敘談一段。力闢神權。專爲支那人說法。原書恐未必如此。大約譯者從中插入以警頑迷耳。讀者勿負其一片苦口婆心可也。

### 第十五回 沉香臺化作武陵源 藕花榭差比長生殿

話說依歷與嘉來爾正在談得高興。忽見僕役自內出來稟道。京裡來了一封電報。老爺還未有回府。請少爺進去看看罷。嘉來爾知得依歷有事。不好再坐久談。便乘機說道。夜色已深了。我們改日再見罷。依歷送了客後。轉入內室。把電報拆開一看。原來是陸軍部大臣定國將軍克里曼發來的。急忙取過電碼本子。譯出細看。祇見電文寫着道。

又添出一  
個陪賓

全爲茶會  
作觀

浩伯前輩足下。綠水青山。逍遙歲月。蒼松白石。怡志林泉。別來無恙。耶。都門分袂。促忽經年。回首春風。神馳兩地。弟本月乞假歸里。爲舍弟完婚。定於明日携眷出京。取道尼華士里府。順回根德府。因念與公久別。相思萬斛。望雲樹而徒勞。非親聆色笑。把臂言歡。不足以抒積悃。但恐我公閒雲野鶴。靡定往來。萬一弟到珂鄉。而車駕外出。不免有參商之慨。是以特爲電請。乞掃北窓之榻。少待故人何如。愚弟克里曼頓啓。讀畢。將電文仍復摺疊起。套入函內。待至翌日。浩伯回府。然後將原電當面呈上。浩伯閱後。喜悅萬分。忙傳管事入來吩咐道。這兩三天內。克大人與及克府的太太們。就要到我們這裡來。你們趕快在前樓收拾幾間大房子。預備克府太太們做上房。還要收拾幾間閒房。預備他們的婢女僕婦住宿。與及安頓行李的。你們可趕快去辦。不要擔誤。管事答應着出去了。浩伯想了

按此是泰西通例。女兒及笄。父母之開跳舞會。其意略如江南梳櫛。之禮。又如古時男子之冠禮。

一會。便着依歷往外邊請戴蘭西入來叙話。依歷去了不一刻。就同着戴蘭西入來。浩伯拉過椅子。讓他坐下。隨卽說道。晚生請夫人過來。並非別事。因爲昨夜接到定國將軍克里曼的來電。他這回由京歸鄉。辦理他令弟的婚事。他祖籍在根德府。是要路過我們這裡的。他携着家眷來探望舍下。我們與克府本是屢代的世好。難得這回他們闔家到來。我却歡喜得狠。晚生的意思。因爲連兒如今年紀也不小了。正好趁着嘉賓遠來。大家叙會叙會。叫他多結識幾位朋友。也好學習些來往應酬的禮節。是以晚生意欲等到他們到後。特開一個歌舞的夜會。還要預早折柬招各處的親友。一同過來。食酒。就擇那晚在舍下大衆歌舞。大家都趁個鬧熱快樂一場。夫人你道何如呢。戴蘭西道。佳客遠來。筵歌酒宴之會。是不可少的。況日連姑是應該出來應酬的時候。怎好錯過了這等好機會呢。浩伯道。既是這麼着。晚生還有一

戴蘭西也  
算行個小  
小運氣但  
恐夜深憶  
着少年事  
耳

件事要奉託夫人的。晚生這裡除了小女一個人之外，絕無女眷。那是夫人知到的了。開會那天，還想請夫人權作女主人。至於知客一層，那到是容易找的。臨時就在各親友內，隨便請三兩位代理就是了。但不曉得女主人一席。夫人肯代理不肯呢。戴蘭西道：那是請客本來常有的事，不但貴國的風氣是這等辦法，就是敝國也是一樣的老身自當從命便是了。浩伯道：夫人既肯代理，那就好極了。戴蘭西又叙了些閒話，然後辭了浩伯出去。浩伯在房內與依歷商議道：克里曼今天出京，我度他多半是打從鐵路來的。如果不從鐵路來，他又何必專發電報來得這樣急迫呢？計算他的路程，明晚是必定到的了。我們就擇定後天開會罷。你如今可着幕府裡面各人快寫請帖，多派僕役分頭向各家送去。那是最要緊的。因為要候各家的回帖，纔知道有多少客來。我們好預備多少酒席咧。依歷答應着出去了。浩伯又傳司賬

此等事皆中國所無不可不詳細寫之非浪用筆墨也

真是盛會吾國所罕

綽是風流自負語亦

的入來。吩咐他往城外音樂部。僱定大小音樂三副。一面着人向裡外客廳。與及園內的亭臺樓閣。懸掛燈綵。並預傳花匠入府。着他臨期將歌舞臺四壁團紮鮮花。卻把府裡的大小僕役。忙到一個不得開交。翌日將近酉牌時候。克里曼果然帶同家眷多人到了。浩伯率同依歷接見。是夕大排筵饌。款待。把酒洗塵。都不在話下。到了第三日。各處官紳親友的回帖。好像雪片似的紛紛送來。約計答應赴會的男女客。不下八百多位。管事的急忙往外邊。添僱厨子十六名。預備酒菜。一百十二席。是日恰值七月望日。秋暑猶盛。幸喜夕陽欲下。晚涼漸生。依歷換過了新衣。正欲先出外廂恭候客到。行近迴廊轉角。猛見美儂獨自凭在畫闌。拈着數莖秋海棠玩弄。因上前執着他的手。說道。卅妹。你歡喜這花麼。這叫做斷腸花。你歡喜他做甚呢。美儂聽說。瓠犀輕露。頰上現了兩個微窩。答道。我愛他。顧影自憐。不與凡卉同爭富貴。實

依歷誕臉  
之態可想要必從  
妙妙

是雅。豔得狠。依歷笑道。我不愛這花。我祇愛拈花的人。便了。我却有一句話。正要向世妹商量的。世妹許我說。我便說出來。若是不許我說。我也不敢開口了。美儂道。世兄說那裡話來。我們既是通家。自然比不得外人生疎的了。還有什麼拘執客氣的意思呢。世兄有話祇管請說罷。依歷道。今夜特開歌舞會。那是世妹早知到的。歌舞的禮節。男女客對舞。自然要兩人。平日最投機。最欸洽。預早約定。臨時方好登臺。那也是世妹平素所知。不必待我說的。我從來未遇着合心的知己。所以一向到人家裡。赴會都是不甚悅意。對舞的。如今却是我們家裡自己開會。我又算是會裡的主人。怎好故意做出生外的樣子來。不肯從衆。致令賓客不歡呢。但是我的心意。祇想同着世妹對舞。別人想同我配對。我是決不願意的。世妹如果肯賞臉。肯答應。那就真是我的福氣。真是三生有幸了。若是世妹不願意。我也祇好不登臺就是了。



美儂聽罷，不覺臉上漲得緋紅，口裡雖沒有說出答應的話來，但那顏色之間，卻是十分喜悅。依慳知得他已經暗許，心裡煞是歡喜。如膺了九錫一般。正欲再言，忽見侍女到來，說道：「老爺在裡面，同着各人說話，叫奴婢出來，我尋少爺。」少爺快些進去罷。依慳聽說，就對美儂道：「請便。我們今夜再細談罷。」言畢，便匆匆的轉入內廂去了。行到後堂門口，遠見戴蘭西與阿連一同在座。浩伯一眼望見依慳，入到階下，就高叫道：「依慳，你快些進來。我正在這裏，有話要尋你說。你却往了那裡去呀？」依慳道：「小姪恐怕不久就有客到來，是以在外邊吩咐各人預備招呼一切。」浩伯道：「時候還早咧，況且戴太太已經派定了幾位女知客預備招呼的了。你大早就往了外邊去做甚呢？我來關照你。你今夜登臺，必須同着連兒兩人對舞纔好。你要依着我的說話，可不。要臨時忘記呀？」阿連道：「爹爹，你這樣的吩咐，那是有什麼意見在內呢？」浩伯

此出於意  
外之苦

此出於意  
外之愁

道。沒有什麼意見。不過你是我家的家女。依歷將來又是過繼我的。你兩人就算是安家的少主了。論起禮節。你兩個是應該要對舞。不能另換他人的。依歷聽到這話。祇是暗裡跌足叫苦。急忙道。表叔明見。小姪已經約定了一位小姐。今夜登臺。與他對舞的了。小姪既然與他說定。臨時怎好反悔去推他呢。若是勉強推他。不但小姪失信於人。而且也失禮於衆客。恐怕外人要說笑話。表叔也是不取的。還請表叔察諒罷。阿連猛聽這話。一眼瞧着依歷。就立時雙眉愁鎖。顏色頓變起來。浩伯的心意。叫他兩人對舞。本來欲令各處的親友在場共見。知他兩人情投意合。將來是要結爲夫婦的。如今聽着依歷的話。到覺得大費躊躇。不免焦躁起來。想了一會。便對着依歷道。你的話雖屬有理。祇是你今番却要依從我的。因爲你與連兒對舞。那是體制上所限定。禮節上所應該。却與尋常男女客的對舞不同。你是知得大體的人。

浩伯直用  
壓力可笑

酸透芳心  
一點

我料。你。也。不。至。糊。塗。辜。了。我。意。的。况。且。我。如。今。照。着。禮。數。分。派。又。有。那。個。說。是。不。應。該。的。呢。無。論。你。與。那。位。姑。娘。約。定。你。可。將。我。這。番。話。對。他。說。知。他。若。是。深。明。禮。節。通。曉。事。理。的。人。那。就。再。沒。有。不。見。諒。你。的。你。却。不。要。多。心。罷。依。歷。看。見。浩。伯。這。等。決。意。便。不。敢。再。用。話。推。辭。祇。得。說。道。既。是。表。叔。這。樣。吩。咐。如。果。表。妹。願。意。同。小。姪。對。舞。小。姪。就。當。遵。命。便。是。了。阿。連。聽。着。冷。笑。了。一。聲。插。口。道。我。的。願。意。不。願。意。是。沒。人。着。急。沒。人。打。緊。的。浩。伯。見。依。歷。答。應。了。他。的。吩。咐。心。裡。煞。是。歡。喜。得。狠。便。故。意。同。着。戴。蘭。西。往。客。廳。裡。面。看。燈。綵。去。好。任。女。兒。與。依。歷。說。話。阿。連。看。見。他。父。親。與。戴。夫。人。去。了。就。擺。出。一。副。撒。嬌。撒。癡。的。臉。面。出。來。對。着。依。歷。道。我。今。生。今。世。甯。願。永。遠。不。赴。宴。會。永。遠。不。登。歌。舞。的。臺。了。省。得。要。逼。你。勉。強。同。我。對。舞。敗。了。你。與。人。預。約。的。高。興。說。罷。就。把。右。手。託。着。半。邊。腮。頰。枕。在。椅。靠。上。長。吁。短。歎。依。歷。從。旁。偷。看。見。他。兩。眼。暈。紅。

勉強周旋

靈牙利齒  
可畏

含着滿眶酸淚。那種悲愴的顏色，煞是悽惋。可憐。愈看愈覺得心裏不忍，便道：「表妹，你何苦這樣的着想呢？照你這樣的着想，你固然用心太左，而且也未免自尋煩惱了。我何曾說到同你對舞就敗了？我與人約定的高興呢？我不但並無這等說話，也並沒有這等念頭。我不過說是已經與人約定就是了。假如你與別箇朋友，或與外來的客，早已約定，我臨時請你同我對舞，你也可以向我推辭。我是並不怪你，斷不能說你是不願意同我對舞的。如今你橫着心腸，胡思亂想，但執那憑空的猜度，無故傷心，無端動氣，表妹，你也未免責人不近理了。怪不得世人說道：『天下的女子，多半是不曉得闡理學的。』這話到是不錯。阿連道：『我不但曉得闡理學，還曉得一科，乃是最新奇的名稱，叫做誅心學。你若不是厭棄我，爲什麼忙到這個樣子？急到刻不容緩。諸客還沒有到齊，你就再等不得，好像火熨了足底一般，赶快要先與人。」

約。定。這。是。爲。什。麼。來。由。你。待。我。的。心。事。我。是。早。已。看。透。了。十。二。分。了。虧。你。還。在。我。面。前。掉。這。等。的。槍。花。你。把。我。當。作。三。歲。的。孩。子。看。待。麼。言。畢。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一。面。在。懷。內。摸。出。手。帕。拭。淚。一。面。起。身。轉。回。自。己。的。房。裏。去。依。歷。看。見。他。這。樣。悽。楚。心。裏。到。覺。得。有。些。感。動。起。來。煞。是。難。爲。情。祇。得。跟。隨。着。他。回。到。房。內。阿。連。靠。在。繡。榻。上。將。手。帕。掩。着。了。面。嚶。嚶。啜。泣。依。歷。道。表。妹。我。知。到。你。是。怨。恨。我。的。了。我。也。知。到。自。己。錯。了。你。這。樣。傷。心。我。心。裏。真。真。難。過。你。快。不。要。哭。罷。阿。連。道。我。有。我。的。傷。心。關。着。你。什。麼。事。呢。漫。說。我。是。傷。心。就。是。我。死。了。去。骨。化。了。灰。肉。化。了。塵。也。是。於。你。無。關。痛。癢。的。還。有。什。麼。難。過。不。難。過。呢。依。歷。見。勸。慰。不。來。無。從。開。解。想。了。一。會。祇。得。往。園。內。摘。了。兩。朵。最。鮮。豔。的。玫。瑰。花。入。來。一。朵。輕。紅。一。朵。淡。白。兩。朵。花。足。有。玉。盞。般。大。剛。是。半。開。那。香。氣。流。溢。室。內。因。遞。向。阿。連。道。表。妹。你。肯。受。我。這。些。小。薄。物。麼。我。知。得。你。今。

妒入骨髓

得便轉  
阿連使  
乖

夜要用綴襟的花朵。這是我往園裡自摘的。你若不嫌棄，就請收下罷。阿連道：我沒有這般厚福，能夠消受你的贈物。既是你親自往園裡摘的，你赶快拈去送。把意中人留到今夜登臺對舞時候，你就親自替他簪在襟上罷。言畢，兩隻星眸注視着依歷的臉面，更無別語。依歷歎了一口氣道：我知到你。是怒極了，恨極了，但你怪責我的意見，實是不公道，得狠我本來一心想與你永遠和好，兩家休戚相關的你，若是因這等小故，要與我絕交，我也是無法的。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任你自便就是了。阿連聽到這話，霎時臉上的顏色頓變了。霽容便道：你真有意與我永遠和好麼？依歷道：怎麼不真呢？難道我說的話是口不對心的麼？阿連道：既是這麼着，你若肯告訴我聽，那約你對舞的人是誰？我便不怪你。就是了。你究竟肯與不肯呢？依歷道：你爲什麼要追究那人的姓名呢？就使我告訴你聽，你知到他的姓名，又有什麼好處。

呢。阿連道。沒有什麼好處。我不過想。知得他的姓名。將來好與他訂交。就是了。依歷沉吟了一會。心裏想。道。你要追究那人的姓名。這是分明一片的妒念。定然不懷好意的。況且我與你一向無緣。並沒有什麼戀愛的心情。投機的契合。我怎好把心裏人告訴你聽呢。唉。你也算得是癡心妄想了。想罷。就正容厲色對着阿連道。表妹。你問那約我對舞的人。是誰他的姓名。我是不能夠對你說的。我想。這事。你也不必苦苦追究了。你若定。要澈底追究。我恐怕你的所問。不見得十分正大罷。阿連道。原來我平日問你的話。都是不。正。大。的。麼。我如今纔。知。得。到。實。是。多。感。你。指。教。了。話。完。就。立。起。來。抽。身。向。外。面。便。走。剩。了。依歷在房內。手上執着兩朶玫瑰花。急忙跟出來。一路追喚。阿連絕不回顧。也不答應。好像不聞不見的一般。依歷由內廂直追喚至外面。西廳。眼看阿連登了前樓。往克夫人住房那邊去了。依歷遂停住了脚步。自

置之不理  
是制妒婦  
第一妙法

就請客二  
字生波畧  
作停頓亦  
是蓄勢之

己。又。覺。可。怒。又。覺。可。笑。心。裡。想。道。你。也。算。是。傲。慢。到。十。分。了。但。我。豈。肯。上。你。的。當。麼。我。且。看。你。再。出。什。麼。的。手。段。罷。想。罷。便。不。肯。登。樓。去。尋。阿。連。一。直。往。外。邊。招。呼。各。務。去。了。直。至。將。近。上。燈。時。候。裡。面。僕。役。出。來。請。用。晚。膳。依。歷。入。到。內。廂。的。大。膳。廳。一。看。祇。見。擺。着。四。席。便。飯。浩。伯。與。克。里。曼。克。夫。人。同。坐。一。席。側。首。空。了。兩。個。椅。位。是。預。備。依。歷。與。阿。連。共。陪。的。對。過。平。排。三。席。是。克。府。小。姐。們。及。先。到。那。幾。位。親。友。同。坐。着。側。首。有。戴。蘭。西。與。美。儂。共。陪。浩。伯。對。着。克。里。曼。道。今。夜。恐。怕。要。過。了。七。八。點。鐘。諸。客。纔。能。夠。到。齊。開。席。的。時。候。總。要。弄。到。九。點。以。後。的。了。我。們。大。衆。是。自。家。人。到。不。要。客。氣。我。們。索。性。先。用。些。便。飯。省。得。大。衆。等。得。一。個。不。耐。煩。有。時。等。到。腹。飢。還。要。開。點。心。反。把。胃。口。弄。壞。那。到。不。是。講。究。衛。生。的。善。法。克。里。曼。道。老。前。輩。的。話。不。錯。兄。弟。在。京。的。時。候。提。起。請。客。兩。個。字。就。悶。到。頭。都。痛。了。我。也。不。明。白。他。們。赴。席。的。客。個。個。好。像。



聯了盟立了誓一般。好像守着祖宗的家訓，如果赴席早到，便是不孝的樣子。其實有心答應赴席，又何妨積些陰功呢。我想凡有早到一刻的，就是多積一分福。遲到一刻的，就是多作一分孽。他們不爲自己計，難道總不爲兒孫計麼。這個緣故，兄弟實是想不出來。究竟不曉得他們的心肝肺腸，是怎樣生成的。浩伯道：那種別有肺腸的人，他們的用意，是斷不可思議的。我聽見說：這種野蠻的惡俗，惟有亞洲東部爲最甚。比我們歐洲壞得多了。他們早膳請客，赴席的必要，等到上燈後始到。晚膳請客，赴席的必要，等到雞唱後纔來。做主人的，問他爲什麼遲遲纔到，他們就裝出一副七八寸厚的臉皮來。個個故意繃着了眉頭，跌着了足，答道：我們何嘗不想早來呢。無奈本日請飲的地方，却有二三十處。我們已經硬推了一半去了。其餘都是萬推不脫的。是以不能不到各處勉強應酬。每到一處，偏偏那不懂事的主人，家。

又要將我們留至終席纔肯放我們走。不由分說。把我們的車轄硬投落井裡去。好容易纔能够想着法子卸了出來。我們又沒有分身的法術。叫我們怎能早到呢。言罷。還要裝出那搖頭切齒的千般醜態出來。好像心裏煩極厭極恨極的樣子。問他請飲的主人是誰。他們說出來不是當道顯者。大人先生。就是富翁大賈。從沒有常人白丁的。其實那班故意遲來的忘八蛋。個個家無隔宿之糧。每逢赴席那天。先在家裡啖了兩三觔山芋。充那一日的飢腸。故意捱到最遲的時候。纔慢慢走來。那是亞洲東部的風氣。數千年來相傳至今。永無更改的了。老弟你說那赴席的先到一刻。就是多積一分的福。這話却是不错。我還記得先君在世的日。也曾說過一件事來。先君幼年的時候。在伊來薩藩邸當書記。那時候適值惠靈吞公當國。公在朝執政。垂三十載。出將入相。勳業爛然。壽過八旬。猶是精神矍鑠。童顏鶴髮。晚年行遠。

按西人做事無不依時斷無赴席反遲之理此乃譯者借諷中國耳

登高。從未見他扶杖的。一日先君在哈琳宮主私第陪宴。諸客還未有來。公已經先到了。席間見公談笑自如。飲麥酒數瓶。啖羊胛至四盞。先君就問他生平作何陰騭。以致積得這等的厚福。公撚髯笑道。老夫生平毫無善舉。不過一生到人家裡。食酒是無不依期。無不先到。免得主人呆候。忍氣傷肝。衆客默坐。忍飢傷脾。僮僕嗟怨。久立傷腎。庖人守火。久勞傷肺。或者也算是一念的小善就是了。這樣看起來。可見赴席先到的。必是福命的貴人。故意遲到的。無不是下流的賤骨。那是一定不易的理了。克里曼道。這種人我也不必論他的貴賤了。祇是他們寧願人家唾罵千百言。也不願赴席早到半刻。究竟他們的先天。是感了什麼的戾氣。以致變成這種怪物。這種怪物。又是什麼性質的呢。依歷從旁答道。小姪從前讀過保羅希遜的格致補遺。內載亞非利加洲有一種野獸。全具人形。似猴非猴。頭圓而尾禿。敏捷善走。惟就

滑稽

阿連手段  
儘有可惜  
睡子毫無

食最遲。人若投以果餌。此獸必徘徊審顧。半日不敢近前。必要等到人去了。然後匍匐就食。小姪看起來。凡有赴席遲到的人。都是獸類的性質。就是了。言罷。諸人都發笑起來。惟有阿連在席上。卻一言不發。依慝又用別樣的話。再三向他扳談。他祇是故意同着別人說話。詐作未曾聽見的一般。直至飯罷離席的時候。浩伯眼看着這等情形。實是再不能忍了。便對阿連道。連兒。你怎麼做成這箇樣子呢。你表兄向你講話。你沒有聽見麼。阿連對着他的父親冷笑道。我與他已經絕了交。再不同他說話的了。若要我同他說話。除是他將我所問的事。告訴我。或者還有好相見咧。浩伯摸不着他們兩個的頭緒。到覺得狠詫異。心裡暗想。好好一對小嬌癡。爲什麼又淘起氣來呢。想了一會。不覺笑道。從來小兒女的爭鬧。無非都是因着愛情而起。每每愈爭鬧。那愛情愈結得深。我們少年的時候。也經歷過來的了。古語道得好。不

究竟此癡  
有眼力但  
無從再想  
妙計奈何

依歷殊有  
度量

癡不聲不作得阿家翁管他做甚呢。想罷便行了往外邊去。惟有戴蘭西平。日知得阿連是一片熱心戀着依歷的。如今見他們兩個這等舉動。就看出。一個是情癡。一個是意冷的了。心裡想道。這妮子癡心未死。至今還睡在夢中。將來愈弄下去。是愈不見得好的。我且想個法子去點醒他罷。想罷也抽身往了外邊去。祇剩阿連與依歷在膳廳內默坐。兩箇愁眉不展。好像楚囚相對一般。依歷究竟是個多情的人。看見阿連這等怨恨。漸覺得過意不去。心裡想道。莫非我真是開罪於他不成。忽又想到他究竟是我表叔的家女。也算是安家女。少主了。我雖是日後繼襲安氏的世職。承受他們的家業。但現時我還是一姓的人。疎不問親。怎好與他故意鬪氣呢。我若是與他鬪氣。不但於禮未合。而且我表叔知得必然心裏不快。活就是旁人也要指摘我的。豈不是我自己理虧麼。依歷一面低着頭暗想。自怨自艾。一面偷眼看阿

話之以所  
喜視阿連  
爲兒戲

連只見他靠在軟椅上。望着壁上的大鏡。絕不垂顧。理會依歷再不能忍。便開口向阿連道。表妹你真要與我絕交。從此再不理會我麼。你若是這樣的厭棄我。你也負了我平日待你的心事了。阿連聽說。猛然回顧道。莫非你肯告訴我那人的姓名不成。依歷道。除了這件。我是萬事都可以告訴。表妹的。表妹若不以我爲然。那就是你有意與我絕交的了。你是個最明白的人。請你自己想想罷。阿連本來是務要追究那約同依歷對舞的女子的。他的意思以爲。知得那人是誰。以後就好設法去防範。免得依歷分情兼愛別人。如今看見依歷執意甚堅。不肯吐實。若是再要窮詰。不但無益。而且恐怕嫌隙由此生起。反爲不美。祇好將錯就錯。勉強忍住了一肚子的氣。回嗔作喜。對着依歷道。你如此堅執。我就不追究下去。也不怪你就是了。祇是我輩女兒性格。是不歡喜人隱瞞的。你却要知得到纔好。依歷聽罷。便向襟上摘了方。

纔所折的玫瑰花。下來一面遞與阿連。一面笑着道。表妹你如今可賞收我這微物了。阿連伸出纖指接過。隨手就把那兩朵花插在自已的鈕襤上。忽聽得壁上的報時鐘。叮叮咚咚連敲八下。依歷道。時候已經不早。衆客差不多要到齊了。我們就此往外邊去罷。言畢。兩人携着了手。出到大客廳。祇見客廳門口擺着一張小圓桌。那桌上有兩個金漆方盤。堆滿名刺。諸客已經到了一大半了。門外續到的客。還是魚貫似的接連而入。那男女知客分頭迎迓。忙到一個不得開交。西廳那邊已經陸續擺開了席。阿連與依歷就在正廳內擇了一席。兩人對面坐下。上首中央擺着一張長桌。是克里曼夫妻兩人所坐的首席。浩伯與戴蘭西旁坐奉陪。其餘東西兩廳內的客。有好幾位知客替主人招呼款待。好在每席的座位。俱是用一張泥金箋小帖。寫出各客的姓名。預早派定的。到省了一番安排定席的禮。約交亥牌時候。諸客

先安一筆  
如畫家之  
用界線自  
然勒得清  
楚

俱已到齊。階下鼓樂大作。男女主人並衆知客。一齊肅客入席。大眾洗盞稱觥。獻酬交錯。直飲至亥牌既盡。然後撤席。諸客同入茶室內小坐。品茗閒談。惟有年輕的女客紛紛登樓換衣。理妝預備登臺歌舞。煞是鬧忙得狠。戴蘭西看着衆客分頭閒話。有的在書房裏看報紙的。有的在煙室內吸煙的。也有在後廳裏面調琴對奕的。便乘着這點空閒。尋着阿連。向他說道。連姑。你可有空麼。若是有空。我陪你往院子裏散散步罷。阿連一心專注在依隱身上。正在有無限的衷情。欲尋依隱細談。忽然聽到戴蘭西這話。正是話不投機。到覺討厭得狠。祇得隨口答道。我今夜有些困倦。就在這裏坐坐罷。戴蘭西道。你若是沒有空的時候。我是決不來拉你的。祇是如今諸客各自閒談。美儂祇管執着曲譜來看。依隱又同着你父親在一邊說話。你在這裏默坐。也是無聊得狠的。索性陪着我往院子裏走走。又有什麼不好呢。阿連聽罷。



用情專摯  
如此亦甚  
難能可貴  
只惜施之  
不得其人  
耳

曰我們日  
家裡日這  
裡是心急  
忘情話

舉目望客廳。一瞧果然看見依歷與他父親正在談得十分高興。心裏想道。就是。我。行。了。出。去。料。想。他。也。未。必。知。得。的。我。去。了。一。會。再。來。有。何。不。可。呢。想。罷。便。對。着。戴。蘭。西。道。你。一。定。要。我。去。我。就。陪。你。走。一。遭。罷。言。畢。立。起。來。携。着。戴。蘭。西。的。手。便。行。戴。蘭。西。看。見。阿。連。先。望。了。依。歷。一。番。然。後。始。離。客。廳。知。他。戀。着。依。歷。的。熱。心。真。是。形。影。難。分。不。離。跬。步。的。了。兩。人。出。到。院。子。緩。步。細。躑。且。行。且。看。但。見。滿。天。風。露。玉。鏡。當。頭。回。看。一。帶。金。碧。樓。臺。燈。月。交。輝。白。同。永。晝。戴。蘭。西。道。我。們。往。日。在。家。裏。閒。談。每。每。覺。得。時。候。甚。長。由。朝。至。晚。狠。不。容。易。度。過。自。從。到。了。這。裏。來。每。每。覺。得。時。候。甚。短。談。不。够。幾。句。說。話。就。過。了。一。日。了。這。是。什。麼。的。緣。故。呢。阿。連。笑。道。那。又。有。什。麼。難。明。的。道。理。呢。俗。語。道。得。好。快。樂。不。知。時。日。過。就。是。這。等。講。了。戴。蘭。西。道。照。你。這。樣。說。起。來。你。是。快。樂。得。狠。的。了。阿。連。道。那。又。何。必。再。問。呢。照。我。今。日。的。身。分。看。起。來。人。生。到。這。個。

半吞半吐

母女間弄  
成如此只  
爲一貪字  
而起可嘆

地位。若還說不快樂。那就算是人心不足。天良泯沒的了。戴蘭西道。你能够。真是快樂。我也心安了。我祇怕你的快樂。到有許多煩惱。在裏面咧。你須要。回想我撫養你多年。一向都是把你當作自己女兒看待。纔好。我因爲把你。當作自己女兒看待。纔講到這句話。你試自己去想想罷。阿連笑道。戴太太。你這句話。豈不是把我來取笑麼。戴蘭西道。並不是取笑你。我這句話。實是。想提醒你罷了。你若是我當作親娘看待。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的。如果。不然。我也不便多嘴了。阿連道。戴太太。你又來了。我們不是外邊人。爲什麼。忽然裝出一番客氣來呢。你若是有話。就請快講罷。戴蘭西道。既是這麼着。我如今且問你一句。我想你的表兄依歷。原是你父親的血表姪兒。他與你。自然是極親的了。人人說你狠歡喜他。究竟這話是不是呢。你可不要瞞着。我總要對我實說纔好。阿連猛聽這問。臉上漲得通紅。停了一會。又變了灰。

白的顏色。良久。答不出話來。戴蘭西詰問再三。纔說道。不錯的。我到有幾分歡喜。他的戴蘭西笑道。恐怕不止幾分罷。你可不要瞞着我。我如今幾十歲的人。那樣沒有閱歷過。那樣不能看得出來呢。我看你。到是歡喜他得狠。唉。連姑連姑。我勸你不要想着他罷。阿連怫然道。難道我歡喜他有什麼人指摘我。或是我與他名分不能相對不成。戴蘭西道。你要時時想及自己的家世。是何等的門戶纔好。阿連道。誰不曉得我是安家的女呢。戴蘭西道。正因你是安家的女。我纔要提醒你的。若是別個人。我理他做甚呢。你如今一心專注在依戀身上。你待他的心事。也算是情至義盡的了。但你知到他。是怎樣的。心事待你麼。他與你相交。不過把你當作親戚朋友看待罷了。其餘並無別樣的意思。在內。你若。是想到與他百年好合。那層你也枉費了心思了。我勸你看破一切。不要再作這等痴夢罷。阿連聽罷。默然無語。兩人祇管在。

天作孽猶  
可逴自作  
孽不可活  
試問戴太  
之太果孰  
作

院子內。携着手。環行。踱來。踱去。歇了一會。戴蘭西又道。我的話。你可聽清楚。麼。我所教的法子。你可做得到。還是做不到呢。阿連道。我已經聽清楚了。祇是你所教的法子。恐怕我做不到。咧。唉。戴太太。我請你以後。再不要提起。這等話。來。罷。省得。令人心裏。不安。反爲難過。得狠。戴蘭西聽到這話。知他的心意。是沉迷不悟。勸諫不來。就是多講。也是無益。便不好再提。只自己心中。乾急罷了。卻說道。裡面已經動樂了。我們入去罷。阿連道。今夜的月色甚好。我還想在這裏玩玩。月。你請先去罷。戴蘭西聽說。就踱回屋內去了。歇了一會。浩伯在客廳內。四面觀望。不見了他的女兒。便向戴蘭西道。阿連往了那裏去呀。戴蘭西道。外面涼快得狠。想必是往院子裏乘涼去了。又歇了一會。浩伯恐怕女兒在外邊受了涼。因對依歷道。你去尋着你的表妹。喚他進來罷。諸客已經陸續登臺了。依歷答應着。走到外邊院子裡。四看。並沒見半個。

人影正在留神覓他。忽見前面石闌干畔。月光照著。彷彿現出一件藍衣的。樣子。遂輕移步履。上前停足。注視原來。阿連凭在石闌干上。一手託著香腮。俯視闌外。草上露水。依歷行近他的身邊。低聲說道。表妹。你在這裡做甚事。呀。阿連聞言。急忙回過頭來。只見他滿臉淚容。粉痕狼藉。好像雨洗梨花一般。便道。方纔還是好端端的。爲什麼又傷感起來呢。究竟爲着甚事呀。阿連道。沒有什麼事。我看見今夜的月色狠好。偶然想起法國的風景。是以一時傷感起來就是了。依歷道。表妹。你真是個好尋煩惱的人。所謂春恨秋思。皆自惹。就是這等講了。這裏的風露重得狠。你却自己一個在此久立。做甚麼呢。萬一身上受了涼。這便怎好呢。阿連道。就是受了涼。生了病。也是我自己身受的。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不要在我面前賣弄小心罷。話完。又滴下淚來。正是

煞是可憐  
吾讀至此  
亦爲心軟

爲誰親試秋風冷。

冰透羅鞵君未知。

依歷見他這般情景。摸不出頭緒來。還疑到他是日間的餘恨未息就是了。又不好去盤詰他。祇得用別樣的閒話說開。敷衍了幾句。末後說道。裏面的歌舞已經輪到第四回了。頭一回是克小姐同着維廉府第五公子開舞。我出來的時候。是活德伯夫人與禮哲君對舞。輪到第十回。就是我同你的名字了。你快些入去換衣服罷。阿連道。你忙什麼呢。索性讓他們先舞。我們末後再登臺也未遲咧。依歷道。你的話也稀奇了。那是各知客會議派定的名次。我們怎好推延呢。若是擔擱。反令名次在後的客停舞等候。豈不是叫人討厭。暗地裏說我們閒話麼。話完。就拉着阿連的手。一同入內。阿連登了樓。在賓客換衣房內裝束停當。然後復下樓來。同着依歷一齊登臺。兩人入到歌舞臺裡。一望。但見上下四面的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承塵上懸掛。

此等場面  
善國向來  
所無讀此  
增我眼界  
不少

此一段紙  
上如有金  
碧湧現妙  
在老筆紛  
披并無支  
蔓

的花籃。與及壁上堆紮的鮮花罩子。香氣襲人。臺裏的沉香地板。另具一種。麝香氣味。臺上立着無數紅男綠女。都是朱門貴冑。閨閣名媛。個個慘綠年華。鮮衣射目。一對對同歌答唱。繡裙貼地。舞袖搖風。耳邊但聞衆樂並奏。忽而金鐘大鏞。噲咄鐘磬。忽而瓊簫玉笛。婉轉悠揚。諸客看見阿連入來。穿着一件紫蘿蘭色的織金宮絹長襦。頭上滿簪珠翠。如明星萬點。領下掛着一串白豆大的金剛鑽。光照四座。各人知得是主人的長女。便大衆上前與他握手。行禮。少不免叙了一番恭維仰慕的套語。也不在話下。正在彼此談得高興。忽聽得樂聲再作。有兩位男女。知客。手上執着一張人名單入來。同聲請依。應開舞。依。應聽說。就向懷內摸出一對白蠟皮的手套。戴上。執着阿連的左腕。行至臺心。一同站着。阿連笑向依。應道。表兄。你見我襟領上插的是什麼花麼。依。應着眼細看。原來是一個茉莉邊的花毬。那毬心還是自己手。

應上妙

曲名皆傳  
出心事

此嫗真狡  
點

折那兩朵玫瑰花結成的。便笑道。我恐怕你見着這個花毬。又觸起我們口角失和的事來了。我勸你換過一個罷。阿連道。我正要他觸目警心。可以勸戒我們。以後再勿有失和的事弄出來。我却把這花毬當作紀念的物。怎好輕易棄去呢。言畢。兩人就一同交臂對舞起來。依歷唱的曲是換巢鸞鳳。阿連唱的是蝶夢癡。歌聲繞梁。襯着那輕盈舞態。真是飛燕迴風。驚鴻顧影。兩人舞罷。攜着手仍回臺下去。臺上的衆客。沒有一個不是交口稱讚的。個個都說道。好一對小鴛鴦。將來兩家婚配。正是天作之合。再沒有可以更移的了。第一是浩伯在旁看見。歡喜得笑逐顏開。心裡讚道。好一雙佳兒佳婦。他們兩個能够成婚。我還有什麼遺憾呢。戴蘭西看見浩伯的喜色。也暗裏會了意。因對着浩伯道。連姑生來有這樣的才色技藝。不但他自己覺得快活。就是我也替你老人家開心得狠咧。浩伯道。他本來是個無愁的少女。他與



依歷兩人是。最投機的。戴蘭西道。你老人家。是這樣的。着想麼。我却。不曉得。是以。我到。不能說。既是。這麼着。但願。男的也。歡喜女的。那就好。了。祇恐。依歷。世兄的。愛情。或者。跟不到。連姑。一樣。懇摯。罷。浩伯。笑道。夫人。你猜。錯了。我想。連兒。這女孩。他的。性情也。算是。高傲。得狠的。了。他。平日。與別。人是。融洽。不來的。惟有。見了。依歷。他却。肯遷就。若不是。依歷。與他。投機。他怎。肯降。格去。待他。呢。戴蘭西。道。但願。你老人家。所見。不差。那就。更好。了。將來。兩個。和和。氣氣。做一對。好兒媳。我也。替你。老人家。安慰。咧。浩伯。道。那又。何須。說呢。如果。戴太太。肯。凡事。從中。調停。令他們。彼此。情投。意合。我。真是。感激。不淺。了。戴蘭西。心裡。想道。一個。是癡心。不死。一個。是貌。合神。離。正如。逆水。撐舟。一般。如何。撐得到。岸呢。這件事。不但。調停。不來。還恐怕。日後。要生出。許多。淘氣。的事。那也。是在。意料。中的。想罷。暗歎。了。一口氣。便往。客廳。外邊。去了。恰巧。行近。客廳。迴廊的。

告伯心  
沈河重  
衣歷且  
毛力而  
知全為  
人作嫁  
可

第二個難  
題目來了

轉角。却見依歷同着阿連走過。依歷一眼見了。戴蘭西就問道。戴太太。你有見着美儂妹沒有呢。他往了那裡去。呀。戴蘭西道。我並沒有看見他。阿連笑對依歷道。你何必惦掛着他呢。他有他自己的快樂。想必約人去合舞了。依歷暗裡想道。剛纔我告訴他要改同阿連對舞。求他見諒我的苦衷。他說論起禮節來。那是一定不易的分派。他還再三勸我要遵從表叔的吩咐。千萬不要逆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看見他的顏色。倒是和悅得狠。並沒有半點怪我的語氣。爲什麼如今不見了他呢。莫不是他見我背了約。心裡有些不高興。因此避了衆人。再不肯出來不成。想罷。就託辭更衣去離了。阿連直入到客廳內。東瞧西望去尋覓。尋了好一會。纔在人叢中望見美儂同着克夫人在後堂口的屏風下說話。見他穿着一件白絹長襦。滿繡梅花萬朵。領下垂掛一串雪亮的明珠。挽着一隻墮馬髻。雲鬟斜。嬋好像藐姑仙子一般。看

罷。急忙轉入後堂。正欲尋他有話密說。不料行得匆促。剛巧出到客廳門口。突與一個人迎面相撞。那人一手扯住依歷的袖。到把依歷嚇了一驚。畢竟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阿連撒嬌撒癡。籠絡依歷。其情形極像紅樓夢寶黛二人。然黛玉之於寶玉。從小耳鬢廝磨。情絲糾結。已成一牢不可破之局。偶然佯嗔假惱。不過因求全責備而生。并非用手段以籠絡之也。今阿連則不然。於依歷心性。絲毫莫窺。卻自作多情。一味瞎巴結。不顧旁人絕倒。又於四德兼備之美儂。視爲不足比數。一若依歷專爲一己之禁樹。斷非美儂能望其肩背也。若其日中無人妄自尊大如此。以視黛玉之慧心靈舌相去。豈有道里可計哉。

戴蘭西之勸阿連語語中肯。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也。然使戴蘭西不用奸謀。則阿連自願寒微。豈敢妄想天鵝肉。求偶侯門哉。既不想嫁。依歷便不至生出後來枝節禍貽厥躬矣。是故阿連之終蹈於禍也。迺戴蘭西逼之使然也。害人終自害。釋氏果報之說。固不誣耳。

本尋美儂  
卻逢浩伯  
此書慣用  
此法所謂  
急脉緩受  
也

第十六回 水縐一池干卿甚事 波涵千頃似我深情

話說依歷在人叢裏面。望見美儂與克夫人說笑。正欲入內尋他講話。不料行至客廳門口。忽遇一人迎面入來。一手把依歷的衣袖扯住。依歷嚇了一驚。定目細看。原來那人却是浩伯。依歷急忙站過一旁。浩伯問他本夜預備餽送諸客的禮物是那幾樣。依歷答道。是香水手帕兩樣居多。餘外都是零星的玩物。我也記不清楚。說罷。就向懷內摸出一張禮物單遞給浩伯。浩伯接過。在燈下展開細看過一遍。交還依歷。又叙了些閒話。擔擱了好一會。纔望着大客廳裏面進去。浩伯去後。依歷就慌忙走入後堂。行到屏風下。舉目四看。已經不見了美儂。不知他何時又往了那裡去了。心裏想道。剛纔我明是看見他。他也望見我的了。爲什麼如今忽然躲藏起來。好像有意避我一般呢。莫非他真有些怪我。不成。唉。俏冤家呀。俏冤家。你如果不諒我的苦衷。

美儂非全  
無酸味者  
特不露於  
外耳

居然是潘  
湘妃子口  
吻

不曉得我爲你這片熱心你就辜負了我的至情真真是冤殺我了。我且看你避到那裡去。我今夜定要找着你向你說明底細纔能表得出我平日的。心事想罷便抽身往內外四處找尋去了。話分兩頭却說美儂當夜聽得諸人紛紛議論個個都說依歷與阿連是一對天然配耦有的還說將來贅壻即是繼祀的郎君親上加親那是再無更改的了。因此心中狠不自在又怪那依歷荒唐心裏想道你既是知得將來要共阿連成婚的何苦故意約我登台對舞呢。既約了我爲何一轉念又反悔起來呢。既是自己不能作主就不應該出言輕率信口訂約的了。那豈不是有意侮弄我麼。如今你兩人是他的夫婦我如果再與你私自往來不但旁人把我看輕就是你的意中。人也要生出多少的疑忌的。自古明人作事不令人疑所以懷清履潔的君子深避那瓜田李下的嫌忌就是這個道理了。罷了罷了。我就自此共你少。

聯語清絕  
且與本事  
關合

見面少往來。樂得淡交如水罷。想到這層。就一旦興致。素然覺得鬧熱場中。都是人間的煩惱了。在場諸客。有許多約他登台對舞的。他總是婉辭却謝。後來衆人陸續相勸。愈夜愈多。他却生厭起來。祇得撇了諸人。潛到花園。欲尋一所幽邃的地方。暫作避囂之計。入到園內。但見月朗星疎。夜色沉沉。花枝低亞。循着曲徑。信步緩行。轉了兩三個彎。曲徑盡處。却是一片芳塘。淺漲淪漪。荇藻交橫。歷歷可數。遙望塘心。有一座水亭。四角懸掛紅燈。燭光與月色相映。因過了小橋。行至亭邊。舉頭細看。見那楣上掛橫額一方。題着藕花榭三字。亭檻鏤着兩行字。一邊是半畝綠雲遮。蝶。一邊是一梳涼月照。鴛鴦。入到亭內。拉過一張樹根削成的靠椅。坐下。但覺清氣飄然。荷風渡水。暗香撲鼻。耳畔聽得遠樂悠揚。與那亭檐鐵馬之聲。琤琤相應。心裡想道。他們拋棄了這等清景。却去徵逐笙歌。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了。正在獨自發。

恰是夜半  
無人私語  
時做曰稱  
花樹變作  
長生殿也

語中帶怨

歎。忽。聽。得。履。聲。豪。豪。由。外。邊。自。遠。而。至。猛。見。一。人。踱。過。小。橋。入。到。亭。裏。來。定。睛。細。看。原。來。却。是。依。歷。依。歷。見。了。美。儂。便。道。世。妹。你。累。我。走。得。好。苦。呀。我。那。一。處。沒。有。找。尋。過。來。呢。誰。想。你。却。在。這。裏。躲。着。你。爲。什。麼。避。了。衆。人。獨。自。一。個。在。這。裡。納。悶。呢。美。儂。道。因。爲。我。歡。喜。這。裡。清。靜。你。們。裡。邊。也。鬧。得。我。頭。痛。了。依。歷。道。你。爲。什。麼。愁。容。滿。臉。呢。莫。非。有。人。得。罪。了。你。或。是。你。有。什。麼。不。適。意。不。快。活。的。事。藏。在。心。裡。麼。你。且。講。把。我。聽。聽。罷。說。完。就。拉。過。一。張。藤。椅。坐。近。他。的。身。旁。美。儂。見。依。歷。坐。得。太。過。逼。近。臉。上。不。覺。紅。漲。起。來。答。不。出。別。樣。的。話。停。了。一。會。纔。道。世。兄。你。的。話。也。說。得。奇。了。爲。什。麼。我。的。心。事。要。講。把。你。聽。呢。我。的。愁。腸。百。結。連。到。我。自。己。也。不。曉。得。爲。着。什。麼。事。却。叫。我。從。何。處。講。起。呢。依。歷。道。我。愛。世。妹。的。心。甚。於。愛。我。自。己。百。倍。所。以。世。妹。的。愁。悶。就。是。我。的。愁。悶。世。妹。心。上。不。安。我。愈。更。不。安。了。我。如。今。正。有。一。句。披。肝。瀝。膽。的。話。要

美儂只伴  
作不解妙

男子開口  
求婚是泰  
西通行的  
慣例若在  
支那便嫌  
唐突

告。訴。世。妹。求。世。妹。答。應。的。世。妹。你。可。不。要。迴。避。且。聽。我。講。罷。美。儂。道。世。兄。你  
愈。講。愈。離。得。遠。了。我。想。你。生。在。世。祿。之。家。又。兼。年。富。力。強。正。是。大。有。爲。的。時  
候。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要。用。着。我。們。深。閨。的。弱。女。呢。你。分。明。是。擲。揄。我。罷。  
了。依。歷。道。世。妹。有。所。未。知。自。從。你。初。到。寒。舍。那。天。我。見。着。你。的。面。就。存。了。愛。  
慕。你。的。心。好。像。如。蠟。自。煎。如。蠶。自。繭。一。般。了。至。今。我。並。沒。有。半。刻。不。是。記。念。  
着。你。的。我。爲。你。廢。寢。忘。餐。我。愛。慕。你。的。熱。心。真。是。萬。縷。情。絲。綿。綿。無。絕。你。可。  
能。知。得。些。麼。如。今。我。一。心。想。與。世。妹。結。婚。兩。家。做。一。對。白。頭。的。佳。耦。世。妹。意。  
下。何。如。呢。如。果。你。不。嫌。我。鄙。陋。你。就。叫。一。句。依。歷。哥。哥。罷。美。儂。聽。罷。驚。喜。羞。  
縮。一。齊。交。集。臉。上。忽。然。現。了。青。白。忽。然。漲。得。通。紅。急。欲。回。答。口。裡。却。說。不。出。  
半。個。字。來。停。了。一。會。依。歷。見。他。並。無。言。語。回。答。又。見。他。這。樣。的。面。色。不。由。得。  
心。裏。着。急。起。來。便。道。你。你。爲。什。麼。一。言。不。發。呢。你。這。樣。的。面。色。莫。不。是。我。說。



話粗莽嚇着了。你不成。若係因我愛你。反令你受驚。那就變了我害你了。我的罪更加大了。世妹。你的意思是怎樣。你且請講罷。美儂還是坐在靠椅上。俯首看着自己的雙履。不言不笑。絕無半語。回答。但那臉上已經轉了和悅的顏色了。依歷道。我看世妹的意思是未必怪我。出言唐突的好世妹。你快講一句罷。我實在等不得了。美儂被他纏擾。不過祇得低低說道。我不曉得。這樣話是我應該講的。不是叫我怎好說出口呢。依歷道。世妹若是不肯說。我將來就要變了一箇終身抱恨的人了。因爲我除了你之外。今生是誓不擇配的好世妹。你若肯與我結婚。如今聽我執着你的玉手。你快叫我一句罷。言畢。立起身來。執着美儂的左腕。催他快說。美儂無奈。祇得也立起來。貼近依歷的耳邊。噥噥細語。只聞得低喚。依歷哥哥四個字。依歷聽罷。歡喜到了不得。連忙回叫了幾句好妹妹親妹妹。然後釋手。兩人一同坐下。依歷隨。

昨贈阿蓮  
今贈美儂  
同一花耳  
而情有隔  
淵之隔

是心滿意  
足之言并  
非飾說

向鈕襟上摘了一個花毬下來替美儂插在襟口說道這是兩朵合歡花結成的但願我與妹妹從此合歡兩無離別好像這個花毬一般美儂也解下自己的花毬來還贈依歷依歷接過細看却是九畹蘭結成的把玩了一番便笑道妹妹你的用意雖沒有說出來但我已經明白了你取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的意思可不是呢美儂祇管把手帕掩着口微笑依歷道妹妹真是天下的慧心人令人愛而忘死的了你可知到我是怎樣的愛你麼美儂笑道你說來說去都是這句話我不知到也要知到的了依歷道這句話我就是說到頭白說過了一世也是說不厭的我萬料不到世妹降格遷就肯與我結婚如今蒙你錯愛不曉得我前生修了什麼的功德來今世纔能夠消受這樣的豔福咧言畢就伸出雙手搜着他的素頸與他接吻一面又說道好妹妹我依歷今世就是粉身碎骨也是捨不得你的但願上蒼憐鑒恩

賜我們兩個夫夫婦婦快樂百年那就好。話完便跪下來當天默禱。正是

稽首慈雲心暗祝。

願花常好月常圓。

陡然憶起  
蓋畏阿連  
之干涉也

上文吞吐  
是天真此  
是吞吐是  
有意

祈禱既畢。兩人正在說笑。忽見美儂俯首深思。臉上霎時現了一種驚疑憂懼的顏色。依歷道。妹妹。你想着甚事。爲什麼又愁悶起來呢。美儂道。沒有甚麼事。不過我與你結婚。只怕於理上不合。我到不得不憂慮呢。依歷道。你已經答應我了。爲什麼又說出這樣話來呢。妹妹。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難道一諾千金這句話。你到不曉得麼。美儂道。我何嘗不曉得呢。祇是我恐怕於理有礙罷了。依歷道。這事不但於理極合。而且名正言順。這等光明正大的婚姻。還有什麼疑慮在內呢。你也未免太過多心了。美儂想了一會。纔道。我有一件事攔在心上。是狠不安樂的。但不曉得我應該告訴你。還是不應該說的呢。依歷道。妹妹。你又來了。我與你既訂了婚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訂約後始  
說出此層  
大有深心  
讀者勿被  
其瞞過

還有什麼應該說不應該說的分別呢。你若有什麼衷曲。且請講罷。美儂道。我說出來到不打緊。恐怕你聽着。却要取笑我。我向來是最怕人取笑的。我所憂慮的。并非別事。因爲我聽得人人說道。你是應該共我姊姊結婚的。如今我們兩家私下裡。暗訂了婚。豈不是於理未合麼。我就爲這個擔心得狠。依歷聽罷。不覺放聲大笑。說道。我以爲你憂着什麼的大事。原來却是爲着這個緣故。唉。妹妹。你也算得是一時糊塗了。言畢。又哈哈大笑起來。美儂聽見。依歷這等狂笑。心裡到壯了幾分。膽因道。既是你不必一定要共我姊姊結婚。爲什麼裡外的人都是衆口一辭。說你們兩個是一對天然配耦呢。依歷道。他們衆人的口。有甚見識。都是外面的皮相。隔鞞的猜摸。怎能知得到我們裏面內情呢。我如今索性把真情對你說知罷。我與你姊姊雖有中表親誼。但我一向並沒有絲毫的心事。向着他想與他結婚的。他們旁人的測

度。不過是夢裏的瞎說罷了。美儂道。據你這樣說起來。難道你知得我姊姊。不喜歡你麼。依歷笑道。他是極喜歡極愛我的。可惜我與他三生石上未種前因。是以今世與他緣分甚淺。我平日與他往來。也不過把他當作親戚朋友看待。就是了。你何必問及他喜歡我不喜歡呢。美儂道。多少人說你與他極宜匹配的。我料想老世伯的意思也是願意你們兩個結婚。咧。依歷道。這層恐怕不見得罷。因為我與你姊姊的交情。除了照着親戚上往來。更無別意。難道我表叔是個聰明人。這樣顯淺易見的事。都看不出來麼。美儂道。難道你自始至今。絕無半點心意。也沒有露過半語。想與我姊姊結婚麼。因為我剛纔聽得衆親友談論。大家都說你們兩個早已安排日後婚配的了。依歷道。我何曾有這樣的心意呢。我一心專記着你祇願與你結婚就是了。若是我有意想着他。我們早已舉行婚禮許久了。還等得到今日麼。妹妹是箇

心下釋然  
不必再着  
一詞矣

此層更想  
得周密非  
依歷所能  
知

明眼的人。你試自己想想罷。美儂想了一會。并無一語回答。隨手探懷。摸出一個核桃。大的金時表。一看。猛叫道。不好了。我忘記了時候了。克夫人約我同他們的小姐奕碁。我答應他半點鐘就到。如今我們在此擔擱了個多時辰。他們定然等得悶了。我們就此回屋裏去罷。依歷道。我想今夜見了表叔。就將我們兩個訂婚的事。對他說知。安慰老人家的心。也博他一場歡喜。妹妹。你道如何呢。美儂吃了一驚。一手執着依歷的右腕。說道。且慢。且慢。哥哥。你不要心急。索性瞞住了衆人。只許你知我知。等過了一年半載以後。再表白出來罷。依歷道。既是妹妹暫時不願宣佈出來。我就等到你關照我的時候。纔告知我表叔。便是了。言罷。執着美儂的手。接過了吻。然後兩人緩步踱出亭外。過了小橋。循着曲徑。一路轉回屋裏去。入到客廳一看。已是四更打過。諸客早散了一大半。其餘的也陸續告辭。紛紛出門。上馬登車而去。當夜

羅綬分香  
翠綃封淚  
幾多幽怨  
可憐可憐

點清時令

無話。到了十七那天。克府諸人也拜別浩伯回鄉去了。看官須知依歷與美儂自訂婚以來。直過了三四個月。後安府上下諸人。並沒有曉得這事的。惟有阿連見得依歷漸漸與他生疎。心裏十分懊懊。時時香淚偷彈。却又想不出什麼的緣故。無法可出。祇得終日裡濃妝艷服。獻媚爭妍。極力去逢迎依歷。欲博他的歡心。無奈那依歷把阿連的用意。絕不看在眼內。就是語言晤對之間。有時似有情。又似無情。無非是一片貌合神離的景象。阿連心裏想道。莫非他近日另有了意中人。掛在心上。不成也罷。也罷待我碰着有機會的時候。再用說話去打動他的心腸。看他怎樣回答我。那就知到了。恰遇一日是季冬下浣的時候。積雪初霽。朝暎滿窗。浩伯正與阿連及戴蘭西母女在小閣上圍爐閒話。忽見依歷笑嘻嘻的走入來。對着浩伯說道。花園裏的蠟梅開得十分燦爛。表叔請出去看看罷。浩伯道。外邊的寒氣吹着面。是怪

體物頗工  
句法亦勁  
健絕倫

問說入  
阿連辨才

凍的。我這兩天有些不大爽快。狠怕見風。你同着你表妹各人往園裏看看罷。我知得你們年輕的人是好事的。我到喜歡與戴太太在這裡談談舊事。你們不要來混我就好了。言畢。又吩咐阿連道。你咳嗽還沒好得清楚。披上兜篷纔好出去。阿連答應着。忙叫侍女取過一件紫貂的兜篷來披上。携着美儂的手。跟同依歷。三人一齊下樓。且行且說。不一刻入到園內。舉目乍看。但見水邊籬落。開遍蠟蕊金英。淡抹鵝黃。暗香浮動。依歷與阿連愛那幽豔的景色。徘徊花底。不忍遽去。就在梅林下。揀了兩條石几。摸出手帕。掃去石上的落葉乾苔。一同坐下。美儂怕冷。却獨自轉出林外。望着東首一座小書軒去了。阿連坐了一會。便對着依歷道。表兄你唱曲煞是唱得好。煞是一往情深。令人動聽的。我還記得前兩夜。在戴太太那邊。陪着凱利小姐。抹紙牌。聽得你在房內調箏低唱。唱的是什麼。我未成名。贈今未嫁。須卿憐我。我更。



憐卿。真是情緒纏綿。今人不能不神往的了。依歷笑道。那都是閒中破悶。信口亂唱的俚句。又何足掛齒呢。表妹你分明有意過獎罷了。阿連笑道。你平日唱那情詩豔曲。唱得這樣繪聲繪影。入妙入微。我猜你必定有個至愛的人。掛在心上罷。依歷道。說到猜一個字。就係莫須有的意思。那又怎能作得實呢。這無非是杯中蛇影。全屬旁人的疑心就是了。阿連道。自古說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古今來男女相悅。都是本於天性。成爲彼此愛慕的至情。所以人倫之中。不廢夫婦。可見生人的大慾。就是聖賢也不禁的。難道表兄你心同槁木。終身是絕無情愛的麼。我曾看過先哲原愛一書。說道。大凡世間的男女。漸到及笄逾冠的年紀。是無有不知情愛兩字的。既知情愛。那心目上就必然有所戀慕的了。如到了婚嫁及時的年紀。心目上絕無所慕。絕無半個合得己意的人。那是世間希罕的事。究竟這句

先生說也

此數語直  
入阿連心  
坎冤孽哉

話。確。不。確。呢。依。歷。道。這。句。話。確。與。不。確。到。狠。難。說。我。却。不。敢。決。斷。祇。是。我。現。下。已。經。年。逾。有。室。了。向。來。並。沒。有。什。麼。戀。慕。心。裡。也。沒。有。什。麼。注。意。的。人。這。層。到。是。真。的。阿。連。道。這。樣。說。起。來。你。是。個。絕。無。情。愛。的。人。所。謂。不。知。香。不。知。玉。的。腐。儒。若。與。你。談。及。憐。香。惜。玉。的。道。理。那。是。話。不。投。機。的。了。依。歷。道。這。層。到。不。然。我。並。不。是。絕。無。情。愛。而。且。我。的。情。最。重。我。的。愛。最。癡。與。那。世。人。尋。常。泛。用。的。情。愛。大。有。天。淵。分。別。的。世。人。每。把。情。愛。兩。字。看。得。極。輕。是。以。夫。婦。一。倫。常。常。有。反。目。的。缺。陷。甚。至。有。一。朝。信。口。輕。許。結。婚。當。其。情。投。意。合。的。時。候。在。旁。人。看。來。自。然。是。一。對。和。諧。的。嘉。耦。了。爲。什。麼。後。來。弄。到。怨。耦。若。仇。情。同。陌。路。呢。這。都。是。由。於。平。日。泛。泛。用。情。把。情。字。看。得。太。輕。所。致。的。若。就。我。身。分。論。起。來。我。是。把。情。愛。兩。字。看。得。滄。海。般。深。山。嶽。般。重。的。我。如。果。看。中。了。那。人。立。意。要。同。他。結。婚。我。是。心。同。鐵。石。百。折。不。回。始。終。不。改。寧。願。與。他。同。日。俱。死。

此皆與阿  
連相反而  
阿連居然  
以爲指己  
身上人苦  
不自知可  
笑

誓不肯拋却了他偷生的。所以，我平日用情用愛，與人不同。旁觀不知，每每疑到我是絕無情愛。就是這個緣故了。阿連聽到這番說話，心裡暗喜到了。不得不覺笑逐顏開，對着依歷低說道：「據你這樣說起來，世間的閨秀狠多。比如那樣的，人材纔合得你心，意呢？依歷道：「必要他是名門貴族的嬌女，品性溫柔，四德俱備，平日幽閒貞靜，無疾言，無倨色，不妒不貪，舉止安詳，絕無輕佻浮躁，貌要出衆，才要在我之上，還要他是第一多情的人，能够愛我的心，好像我愛他一般，纔能合得我的意。」咧，阿連聽罷，心裡發起一陣急熱，來想了。一會，便問道：「你要這樣的人材，如今已經遇着了，沒有呢？」依歷一心記念着美儂，正在打算有事要共他商酌，因此無心去聽阿連的話。阿連見他獨自出神，又再問道：「表兄，你究竟遇着了這樣的人材，沒有呢？」依歷猛聽這問，就微笑答道：「你試猜一猜罷。」阿連道：「我猜你是已經遇着了。」依歷祇是。

痴人痴得  
可憐

陰錯陽差  
可謂精明

微笑並不回答。阿連歇了半晌，忽然問道：你所遇着的人是誰？可能告訴我麼？依歷道：表妹你何必性急呢？不久就要揭曉，到那時候，你自然知得的了。阿連心裏想道：他所講的人材，句句都是指着 myself 身上暗說的。看他的話氣，不是有心於我，還想着誰呢？他說不久就要揭曉，或者他恐怕當面難爲情，不便對我直說，將來轉向我父親面前求婚，也是說不定的。我如今不要管他，祇靜聽這個好消息罷。想到這層心裏，又驚又喜，七上八落，好像盼望九天的恩詔一般，又覺得爲時甚長，恨無羲和鞭日的神術，正在心猿意馬頃刻變幻，繳繞胸中，忽見侍女入到園內，回道：波勒醫生來到，問小姐的咳嗽好了沒有。戴太太打發奴婢來請小姐回去，好着醫生看看脈。今日要改換方子，小姐就此回去罷。阿連聽說，便着侍女先行，隨後別了依歷，轉回屋內去了。依歷心裏想道：原來他也喜歡我，遇了得意的，人可見我一向疑他。

妒忌未免冤枉了好人。一面暗自發歎。一面望着前頭。信步緩行。不覺來到書軒門口。乍眼在玻璃窗下望入裏面。却見美儂據着書案。搦管攤箋。正在寫着字。因步入書軒低說道。妹妹你在這裏幹什麼呢。美儂看見依歷入來。急忙放下了筆。立起來笑道。沒有什麼事。剛纔我看見園裏的蠟梅開得煞是可愛。不可無詩讚賞。因此偶然得了一首俚句。正想寫出來給你看看。請你改削改削。如今你入來。恰巧我已經寫完了。你看着不要笑話纔好。言畢。就把詩箋遞給依歷。依歷接過一看。祇見墨跡還未乾得十分透。紙上寫着道。

與梅殊譜亦稱梅。獨向清齋趁雪開。春信寄將緘最早。寒香嚼去味應回。心經紅炬成灰後。客有黃冠着屐來。自是真仙留正色。雄蜂且避莫相猜。

第一著關  
心蓋防浩  
伯不允

依歷讀罷。稱讚再三。說道：好句好句。詠物詩難得不即不離。正喻夾寫。妙在語意雙關。又能見得分。妹妹你真是秀外慧中。怪不得人人說道。法國的美人。多半是才女了。美儂笑道：哥哥休要滿口稱獎。我且問你。這幾天見着老世伯的時候。世伯可有什麼話對你談及。有疑到我們訂了婚沒有呢。依歷道：我表叔並沒有什麼說話談及。我窺他的意思。是萬不料到我們訂了婚的。美儂道：那就真要謝天謝地。最好是這樣的了。依歷道：這又是什麼見解。什麼的緣故呢。我正在有句緊要的話。要共妹妹商量。我想到我們的婚事。遲早總要告訴表叔。知得的。妹妹你也曉得。我將來是過繼表叔的了。天下做人子的。那有不告而娶的道理呢。況且他老人家到狠喜歡聽見我訂了婚的。我們及早把這事回明了他。一則可以慰他向平的志願。二則我們兩個又免了許多藏頭露尾的避忌。就是府裡上下各人。見着我們兩個的。

面也便於稱呼。一舉而有數得。又何樂而不爲呢。妹妹你是個最高明的人。你試把我這番議論去想想罷。美儂道。你的議論。我何嘗不曉得。祇是我爲着這事。却有了成見在內。你又怎知得呢。我料定我們的婚事能够愈瞞得秘密。愈見得安穩。若是如今一經宣佈出來。那就大事已去。萬樣都完了。我已經全盤籌過。早已參透了。內裏的利害了。依歷道。你爲什麼存了這樣的成見呢。美儂道。這是我說不出的苦衷。我暫時是不能告訴你的。我爲着這番苦衷。終日裏提心吊膽。沒有一刻不是害怕的。旁人怎知到我的隱情呢。依歷道。妹妹你的話愈說愈無理了。你究竟害怕着甚事。何苦無故擔憂。自尋煩惱呢。你須知我們的婚事。是決無人敢阻撓的。我雖是將來入繼我表叔。但我平日却有自主之權。無論我表叔或是何人。斷沒有從中說一個不字的。若就你母族那邊看起來。令堂是一向把你愛若掌珠的。如果知得你。

美儂已看透了幾分西言但戴爾西言不觀後文之觀後文想然於其去可以想見

美儂深知阿連陰毒此故懼怕如

與我訂婚。我料他不但決無不願。而且還要心裏喜歡咧。這樣看起來。你究竟怕着什麼呢。我前後想了好幾個月。總想不出你的用意來。直是一個悶壺。令人難測得狠了。美儂道。你問我究竟怕着什麼。我却不能講出那所以然的緣故。但我覺得冥冥之中好像有幾分預兆。暗裏警醒我們的。就是了。唉。哥哥。你何苦急到這個樣子呢。我勸你再等過一兩年。然後表白出來罷。依歷聽畢。不覺焦躁起來。忙說道。妹妹。你說那裏話來呢。我如今年紀已經不小了。怎好再等一兩年纔成婚呢。我在這裏雖是安閒自得。但究竟中饋無人。諸多不便。如果這件事早一日表白出來。我們就好早一日舉行婚禮。那時候我有了室家。得你做一個賢內助。我纔能够事事放心咧。美儂聽到這話。心裏戰慄起來。霎時變了面無人色。依歷道。妹妹爲什麼驚到這個樣子。你的臉色很不好看。莫非你近日染了什麼心病麼。我勸你千萬要自



伏脉

已保重。總要放開心事纔好。你若是憂慮過度。損傷了自己的身體。叫我怎麼得意去呢。言罷。覺得心裏一陣酸楚湧上。忍不住滴下幾點淚來。美儂默然無語。歇了半晌。纔歎了一口氣。道：哥哥。你的心事。我何嘗是不知道呢。祇是我的驚恐。也是無可如何的事罷了。我常時想把一切的煩惱丟開。總是丟他不去。好像有無限的魔障來纏繞着一般。近日每每心顫肉跳。不知爲着甚事。連到我自己也難明白的。哥哥。你看這等不祥的預兆。莫非有什麼意外的災禍。已經等着我們。不久就要發作的麼。依歷聽罷。正容答道：我看斷沒有什麼事的。試想我們兩個都是心同金石。爾毋我詐。我毋爾虞。我信得你。終身決無異志。日後再沒有棄我。轉向他人的念頭。你也信得我。畢世永無異心。將來斷沒有分情兼愛他人的薄倖。既是兩個可盟皦日。還有什麼意外的災變。有什麼可慮的禍患呢。美儂低說道：我恐怕兩個之中有一。

此殆飾詞

凡人斷無  
因機兆而

個不免要早死。咧。依歷道。妹妹你越發說得渺茫。真是杞人憂天。思慮枉用的了。你是讀書明理的達人。難道還不曉得死生有命。修短的數。都是判自上蒼。決非人意可能逆料的麼。我與你正是青春歲月。綠鬢年華。來日方長。何至憂到一個死字呢。你的用心也太左了。美儂道。從來紅顏薄命。今古皆然。俗語有道。恩愛夫妻難到老。怨耦偏能共白頭。這句話哥哥你沒有聽見過麼。依歷道。紅顏薄命。雖是自古相傳。但福命的紅顏。世間也自不少。妹妹的眼光太小了。你試把那列女傳。與及古代的情史人物。細心查考。內中佳人才子。福壽雙全的。不知多少。你爲什麼專把那薄命的來比自己呢。你如果不信我的議論。還是每日裏糊思亂想。我恐怕你心病難醫。真要弄出性命相關的事來。到不是頑耍的。妹妹你聽我勸勸。萬不要再多心罷。言畢。又再三用別樣的話去開導慰解。無奈美儂終是鬱鬱不樂。愁懷難釋。依歷心

愁鬱之理  
故吾謂美  
儂必有深  
心遠慮閱  
者以爲何  
如

迴應朝政  
二字細緻

輕貌阿連  
極矣

裏想道。他現時是未嫁的少女。本應不知愁慮的。如今因爲與我訂了婚。反令。他。終。日。擔。驚。受。怕。豈。不。是。我。累。他。的。麼。論。理。我。是。應。該。要。與。他。分。一。分。憂。的。罷。了。罷。了。我。就。順。着。他。的。意。將。這。段。婚。事。擱。起。不。提。等。到。他。肯。宣。佈。的。時。候。我。纔。告。知。表。叔。罷。想。罷。便。與。美。儂。說。明。此。意。又。說。了。些。閒。話。眼。看。得。檐。前。的。愛。日。射。入。南。窗。珠。簾。影。正。已。是。午。牌。時。候。因。道。天。色。不。早。了。我。們。回。去。用。午。膳。罷。言。畢。兩。人。一。同。起。身。緩。步。踱。出。園。外。入。到。屋。裏。然。後。各。自。分。手。轉。回。房。去。美。儂。入。到。房。內。不。見。他。母。親。在。室。却。見。阿。連。獨。自。靠。着。一。張。軟。椅。俯。首。自。思。笑。容。可。掬。便。對。着。阿。連。道。姊。姊。爲。什。麼。這。般。的。歡。喜。呀。莫。不。是。有。什。麼。快。樂。的。事。在。心。麼。阿。連。笑。道。不。錯。的。剛。纔。我。聞。得。一。件。事。那。是。令。我。終。身。快。樂。永。世。難。忘。的。美。儂。聽。到。這。話。摸。不。着。頭。緒。到。覺。詫。異。得。狠。心。裏。想。道。莫。非。外。邊。有。什。麼。情。書。寄。來。經。由。依。歷。的。手。轉。致。與。他。的。不。成。若。果。是。如。此。爲。什。

一件大高  
帽投其所  
好

麼。依歷並沒有對我說及呢。這到奇怪。難明了。想罷。隨口答道。姊姊你是個應該快樂的人。試看你的相貌。滿臉福氣。這樣的品格。那裏還有吃苦的理呢。阿連笑道。我本來是個吃不得苦的人。但願承你貴言。日後能够事事遂得我。心頭的願。那就好了。但我看妹妹你的品貌。帶着福氣。又豈少麼。美儂道。姊姊說那裏話來。你是個金枝玉葉的身分。我不過是個門戶式微的孤女罷了。正是彼此各有仙凡的分別。雲泥的遠隔。我怎能比得上呢。兩人正在說笑。忽見依歷手上拈着一封信。笑嬉嬉的走入來說道。明日又有一個雅會。你們去不去呢。阿連道。什麼的雅會呀。可是消寒會麼。依歷將信擱在桌上。說道。你們請看罷。姊妹兩人將信展開共看。祇見寫着道。

依歷詞兄足下。風物淒急。暮景凋年。當此紅添獸炭。白擁貂裘。正不知圍爐炙硯時。又添得多少吟興也。明日爲景士禮先生七十生辰。衆友

擬科派瓜子金。在烟濤亭設宴。爲先生壽。屆期騷客才媛。一時咸集。足下爲大雅堂中不可少之人。用特專函奉告。萬望一勞屐齒。

同社弟芬格拜啓

兩人讀畢。俱發笑起來。阿連道。這是你社友關照會中人的信。我們與他們素未謀面。平日又並沒有交誼的。怎好作個不速之客。貿然赴會呢。表兄你也糊塗起來了。美儂道。姊姊的話狠是。我們不要去罷。依歷正欲答下去。忽聽得膳廳那邊搖鈴聲響。三人便一同步出房外。各往用膳去了。當日無話。翌晨依歷起來。已是巳牌時候。梳洗過。便命左右着廚房預備早膳。一面又吩咐外邊套車伺候。就要往谷當鎮去。早膳用完。又寫了兩封復友的書信。看那壁上的報時鐘已交十點三刻了。連忙換過禮服。携着一個小革囊。出到大門口。匆匆登車。直望城東進發。離了郭外。但見一路上白草黏霜。山容。

寫冬景語  
語研鍊是  
詩人吐囁

輕薄少年  
口吻

似睡朔風。猷吹得那車幔。颯颯有聲。正是霜華人面凍。雪跡馬蹄乾。已近臘盡。春初的景象了。約行了二十餘里。遙望前頭臨水人家。自成村落。綠杉野屋。瓦脊殘雪未消。村邊古木寒鴉。蕭疏雅淡。車至河干。過了石橋。便見一所別墅。屋舍五幢。門外短檣成籬。環繞四面。柴扉上懸掛小額一方。題着烟澹亭三字。因命僕夫停驂。下了車。扣門進內。入到屋裏。已見男女諸客都到齊了。各人見着依歷入來。一同携手爲禮。彼此寒暄過一番。芬格笑道。依歷兄。今天爲什麼來得這般晏呢。莫非昨夜幹得好事。今早忘記了起來麼。我們恭候了好半天了。依歷道。今晨適值有兩位俗客過訪。少不免要應酬一番。因此擔擱了數刻。纔打從舍下動身。是以來得晏些。實在對不住啊。言畢。又走到景士禮面前問好。說道。弟子久欲到先生那邊請安去的。但聞得先生已往查尼華遊玩。歸期靡定。是以未經趨謁。先生是那一天回府的呢。景

士禮道。老拙近來衰朽龍鍾。精神大不如昔時了。又兼頻年多病。正是經秋蒲柳。日就凋零。自覺頹唐得狠。一向聞得查尼華那邊。湖山最勝。天氣亦溫度適宜。這回遠道往遊。也無非爲着養痾起見罷了。自黃花時節前赴瑞士。直至本月念日纔回家。今天又蒙衆位賢契欸賜盛筵。煞費諸君的心了。足下近來在府裡作什麼消遣呢。你們的詩社。每月聚會的期日。還准麼。依歷道。弟子近日家居。都是爲着世務所縛束。正是草草勞人。俗塵三斛。還有什麼學問長進之處呢。至於吟詠一道。自從先生出遊後。我輩就問無師。有時雖與二三知己問難質疑。欲爲借助他山之計。究竟繩正無人。也是難尋三昧的。況且諸友之中。每因家累縈懷。以致風月之心。銷磨過半。爲着這個緣故。每逢課日聚會的期。到者甚屬聊聊。如今得先生歸鄉。我輩正想將詩社的章程。大加整頓。祇是詩學一途。若涉大海。浩無津涯。未曉先生暇日可能。

書中詩詞  
不少都在  
此處表出  
其作意

大有見地  
句格亦極  
渾成

將裏頭的秘訣。昭示及門。細把金針度與否。景士禮聽罷。掀着鬍子笑道。詩學本來是不易的。凡有古今的詩家。都是天資學力。相輔而成。如果是鈍根的人。任你白首用功。下筆吐屬。總是低人一着。這叫做換骨無丹。真是無可如何的事。還記得小兒輩當日在家。初學吟詠的時候。老拙教他們作詩。曾將詩學的要理。撮成韻語。指示兒曹。諸君若是不嫌瑣碎。待老拙寫出來候教罷。一面說。一面令僮奴取過紙筆。諸奴相顧。都說忘帶文具。依歷急忙開了小革囊。取出詩箋筆墨。擺在桌上。景士禮擲起象管。信筆直揮。少頃寫成。就遞給各人閱看。衆人圍攏著爭看。祇見紙上寫着道。

詩如箋與疏。字字有來歷。其中無真氣。不能一錢值。詩如謳與吟。矢口輒成音。其中有天籟。一字值千金。邇來詩墮劫。論者徒喋喋。萬世與千秋。誰是不朽業。書宜破萬卷。詞貴倒三峽。須教僞體裁。莫但強韻押。卮



言多類迂。管見或傷狹。君如不謂然。我自用法。

市儈弄柔翰。俯仰騷人詞。管窺文字理。側探昔賢詩。偶然自怡悅。輒謂醇無疵。登壇遇大敵。北走力不支。須知古人詩。一字非強爲。不讀萬卷書。不許千秋知。皮毛雖可飾。凡骨不可移。奈何操觚者。妄爾爭妍媸。

衆人讀罷。都向依歷借了紙筆。紛紛各抄一紙。摺起藏在懷內。芬格摸出對時表一看。見已交四點兩刻了。便吩咐左右。着帶來的厨子開席。不一刻擺上酒筵。大衆就請景士禮入座。景士禮與各人談到得意處。興致加倍。不覺開懷暢飲。正是

主情更比醇醪厚。

何處樽前不故鄉。

依歷在席上默看。見衆客都是一時的名士。就中有幾位女客。也是素有文名的閨秀。惟有側首末座一客。語言粗鄙。又偏愛咬文嚼字。裝出諸般的醜。

態旁若無人。依歷心裏想道。爲什麼芬格招請了這樣的人來呢。這真是奇事了。正在猜摸不着。酒過數巡後。景士禮立起來說道。老拙今日辱蒙諸君子。郇香賜宴。又兼快領教言。實是生平所遇最樂的雅會。是以不覺狂放。多飲了數杯。如今大有醉意了。敝舍離此地較遠。就此告辭。恕不奉陪。改日再行拜謝罷。衆人見他上了年紀。又所居離谷當鎮三十多里。便不敢強留。祇得一齊起身。恭送至門外。看着他登了車。然後再回廳內。依歷乘間問芬格道。那位穿着灰色禮服的客。究竟是誰。老兄爲何招請這樣的人到會呢。芬格聽說。就搖着首。歎了一口氣道。小弟並不認識其人。那都是科沁兒引來的。我聞得那人是販賣皮貨出身。後來積得幾個錢。就捐了一個職銜。公然以貴紳自待了。那人平日是專好交結士大夫的。第一好共文人墨客往來。冒充風雅。凡遇着詩文宴會的地方。他就百計扳援。願求附驥。其實這等狙。

僧。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我。已。經。恨。極。的。了。老。兄。還。問。我。何。苦。招。請。這。等。人。來。你的話豈不氣殺我麼。依歷聽罷。默然無語。祇得與衆友重新入席。再洗觥籌。彼此飛觴。大家痛飲。酒至半酣的時候。依歷對衆請行一酒令。衆人都拍掌附和。齊說好極好極。依歷便先發令。各人都依着題目對答過。末後輪到芬格對答。芬格笑道。小弟不能應令。願說一段笑話。權作下酒物。衆位以爲何如呢。衆人知得芬格素工滑稽。說出來的笑話。是必可解頤的。齊道。妙極妙極。我等洗耳恭聽就是了。惟有依歷聽見芬格剛纔說出那番說話。恐怕他滿腹牢騷。一時要傾吐出來。有傷大雅。便道。說笑話是好的。祇是不許罵人。如果罵人。到要罰三大觥的。芬格道。我罵禽獸何如呢。衆人道。使得使得。芬格放下酒杯便道。從前聖馬可寺在哈且河邊。依山傍水。結構到是幽雅得狠。那寺的地址。本來與一家紳戶的後花園比接。寺內的院落。甚是曠濶。

直播鼓心

綠槐夾道。細柳成行。因此有多少鳥鴉。都在樹上結巢棲宿。寺中的僧人好行善事。每每把摩尼釜裏洗剩的香積飯。分飼羣鴉。衆鴉食宿飛鳴。真是人鳥相親。忘機自得的了。紳家的花園。本有一個百鳥巢。豢養着多少飛禽羽族的。一日主人由印度購來一對錦鷄。蓄在園內。鄰寺的羣鴉數千百。內中有一隻不安分的乳鴉。看見那錦鷄五彩繽紛。遍體文章。煞是可愛。因此羨慕到了不得。時時心裏想道。我若能够學得那錦鷄一般。那就可驕儕偶了。未幾夏末秋初。涼風漸至。園內的百鳥先後氍毛。錦鷄落下的長短翎毛。遍散地上。那乳鴉看見不覺大喜。就將錦鷄的落毛一一收拾。組織起來。披在身上。自顧公然變了一隻文禽。於是趾高氣揚。顧盼自雄。遂不屑與同類伍了。同類見他這般傲慢。也把他當作族中的敗類看待。不去理他。那乳鴉從此專誇結納交遊。忘却了本來的面目。一日恰巧遇着丹山五色鳥飛過。他

就慌忙追上。百般諂笑去頌揚那五色鳥。願拜門牆。五色鳥回頭看見他。週身俗骨。絕無半點雅致。便大怒道。我是清時來儀。聲應歸昌的瑞物。平日千仞翱翔。羞與衆雀來往的。你這號寒蟲。算是個什麼東西。公然想與我平等起來。你也太不自量了。言畢。就當面唾了他一口。不顧而去。那乳鴉受了這番搶白。癡心還是未息。次日又走到鸚鵡處。講起世誼來。披肝瀝膽。願爲刎頸之交。鸚鵡笑道。老兄你用錯了。小弟是隴山舊族。系出清門。平生非珊瑚樹不棲。非紅豆粒不啄的。翠襟紅嘴。文采翩翩。我問你怎能學得來呢。即使你學得我的皮毛。旁人一眼看着。就知到你是一個不能言的鳥了。你何苦擺出這樣難看的架子。討人憎厭呀。我勸你跟着枝頭的杜宇。不如歸去罷。那乳鴉聽着。祇得垂頭喪氣。另往別行。沿途上思想。他們個個都不願與我往來。這便怎好呢。忽然想到喚雨的鳴鳩。一向是大家同譜的。我如今

戲出愈妙  
令人拍案  
叫絕

何不就投他們去呢。想罷，急忙尋着鳴鳩，見面之下，彼此論起兩家的傾仰來。甚是投機，鳴鳩見他外貌，一日改觀，到覺悅目，得狠，便留他同居共處，出入相隨，親熱到了不得。未幾，見他的面目漸假，又未幾，身上的采毛也漸漸脫落，仍舊露出原形，就換轉白眼，與他絕了交了。此時乳鴉自覺無地可投，不得已仍返舊巢，欲覓棲身之所。不料入到寺裏，同類惡其忘本，拒而不納。於是乳鴉從此遂無所歸。這段故事，你們諸君說是可笑不可笑呢？諸客聽罷，都一齊捧腹大笑起來。回視那穿着灰色禮服的客，已不知何時遁去了。衆人又敘了些閒話，眼見得暮色漸暝，便一同散席，紛紛出門，各歸家去。依歷乘着馬車，直至戌牌已過，纔到城中，將抵家門，忽望見府裏紅光燭天，吃驚不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儂。深。心。冷。眼。非。不。知。阿。連。之。戀。依。歷。也。然。從。未。見。之。於。詞。色。一。任。阿。連。千。般。勾。搭。萬。種。溫。存。

逞盡狐媚手段。皆以老僧不聞不見之法了之。但與依歷暗中往來。而最終之勝利。已操諸己。掌握之內。此所謂靜能制動也。書中於美儂一邊。全用暗寫。其平時交涉。只以一信筒微逗之。餘外并無一語。直至此回。從美儂心中寫出。亦不過畧見大意而已。用筆至此。可稱妙遠不測。紅樓夢之寫寶釵。野叟曝言之寫斬仁。亦全用暗寫之法。旁見側出。而讀者已了然於其人其事。皆善於構意境者。然寶釵。斬仁。皆書中之賓。故彼二書用此法。寫之。畱出正面地步。位置主人翁。若此書則美儂實爲正主。阿連不過陪賓。乃反詳於賓而略於主。尤爲妙想。天開非他人所能夢見也。夫詳略本無定名。有寫至數千言而仍見其略者。有僅寫十許句而已覺其詳者。文章無死法。在人用之。何如此書。反紅樓夢野叟曝言之法。而用之。借賓定主於主人一邊。一點已醒。但覺描寫阿連之處。無非描寫美儂妙遠不測之評。誠不愧耳。

吾讀此回。乃嘆泰西婚姻自由之風。實勝於支那之專制也。使依歷諸人。產于支那。則美儂決不敢自行擇婿。即使冒險爲之。亦決不能如願。以憤阿連有父母爲之。主持其費。依歷殆可操

開中設色  
文字便不  
寂寞是多  
買燕支畫  
牡丹之法

券而獲之。依歷雖有不愜。亦斷無法可脫。其牢籠矣。是故美儂依歷。幸生泰西。得以遂其同心。比翼之懷。阿連不幸不生支那。致令惹出焚琴煮鶴之禍。然美儂依歷之幸。讀者之所願聞也。阿連之幸。讀者之所心惡也。論中西之禮俗者。果何去而何從哉。

第十七回 小伯爵思射孔雀屏 癡公子代傳青鳥信

話說依歷將抵府門。忽然望見府裏紅光燭天。心裡吃驚不小。急忙命車夫加上兩鞭。那兩匹馬便四蹄飛起。走得如風馳電疾一般。不一刻來到府門。却沒有看見什麼的動靜。因下了車。喝問司閤的。裡面爲什麼火光冒上呀。司閤的回道。老爺同着衆位小姐們。在後園裡面燃放電光煙火。依歷聽說心裏纔得放下。因望着屋裡直走入到園內。果然看見火樹銀花。一齊燃着。地上排列了無數花燼。都是什麼金盤吐月。九龍到地之類。先後陸續燃放起來。五光十色。照耀得長空透亮。好像卿雲紉縵一般。浩伯同着戴蘭西母



女與及阿連諸人都在月臺上凭着石欄觀看。依歷回顧管事的問道。這煙火是從那裡買來的呀。管事的回道。是府尹那邊送過來的。他們今天送了好幾樣。年禮過來。老爺一概都未有收下。祇受了這十二箱烟火就是了。依歷聽罷。便望着月臺上去。浩伯見了依歷忙問道。你今日整天往了那裡去。爲什麼這時候纔回來呀。他們原想等你回來同看煙火的。等到戌牌已過。還沒見你回來。你表妹等得一個不耐煩。已經燒了好幾盒去了。這烟火配景到狠好。但可惜花草禽魚太多。人物太少就是了。依歷道。今天是景士禮先生七十壽辰。嚶鳴社衆友科金設宴。就借谷當鎮那邊的煙濬亭擺酒。替景先生做生日。他們預約定小姪今晨過去。只因表叔昨日去了東莊。今早沒有回府。是以臨行的時候。未及稟知。浩伯道。景老原來還在麼。我沒見他的面。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他向來是多病的。近日精神談論怎樣呢。可還康

此亦上回  
餘波

健麼。依歷道。談論還不算怎樣。祇是精神漸短。見客已經不能久坐了。浩伯聽罷。歎息了一番。回顧左右道。那烟火已經燒了多少去呀。左右的回道。燒了八十三盒。如今還剩着五箱。浩伯道。留起來。等到新年的時候。再燒罷。左右的答應着。浩伯就先下了月臺。其餘諸人也陸續各回屋裡去了。當夜無話。過了第三天。又是元旦的大節了。府裏諸人。大眾慶賀新春。各處的親友。彼此往來拜年。少不免另有一番的熱鬧。都不在話下。元日既過。轉眼又是元宵。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不覺又到了踏青時候了。一日浩伯正在內室與依歷談着家務。左右的入來回道。戴太太過來請安。浩伯聽說。便吩咐有請。左右的急忙掀開簾子。戴蘭西人到小書房內。見了浩伯。彼此坐定後。戴蘭西道。老身今天過來。因爲有句話要同足下商酌的。我想連姑今年又多添一歲了。去年老身也曾說過來。連姑是應該要出來交結朋友。學習應

此老厭物  
又出花樣  
了

戴蘭西無  
非欲拔阿  
連出情坑

戴蘭西不  
願聞

酬的時候。老身的意見。本來去年就想同他往倫敦遊歷的。後來足下說他歸鄉未久。骨肉纔得完聚。未忍遽然着他出外遠行。是以這事就作爲罷論了。祇是如今令媛的年紀。既長。正是標梅已近。婚嫁及時的歲月。如果再不出來。見見世務。以後恐怕沒有什麼時候了。老身意欲趁着這春季佳日。不寒不暖的天氣。好打發令媛出外遊歷。不曉得足下貴意如何。浩伯的心事。正想擇日帶同依歷阿連兩人。往各處名都巨邑遊玩。好令遠近的官紳僚友。知得阿連是安家的冢女。依歷是承襲安氏世職的繼嗣。將來一對佳兒佳婦。是親上結親的。如今聽着戴蘭西的話。正是中其所願。暗合心懷。因此含笑答道。夫人所說的話。極是。就是夫人不說起來。晚生也想商量這事。早晚要舉辦的。如今夫人先有這意。那就好極了。祇是晚生的私見。意欲並攜依歷同行。就是令媛也應該陪着連兒同道。因爲他們兩個。平日是相聚慣

何謂一憂  
一喜讀者  
試猜之

的。今出外遊歷。自應一對同伴起居。纔不見得寂寞。還有一層。令媛既屬與連兒同庚。也是應該要出來結交朋友的。時候了。晚生狼願令媛配得一頭好親事。將來擇得一位乘龍快婿。不但夫人可慰暮年。就是晚生也覺高興。這回務請令媛同行。夫人你道如何呢。戴蘭西聽到這番說話。心裡卻是一憂一喜。口裡却說道。足下說那裡話來。小女陪着連姑同道。恐怕勢位懸殊。甚非其類罷。浩伯道。他們兩個自幼就是形影相隨的。小女今日雖已歸宗。但外邊的人看起來。誰不說他兩箇是一雙姊妹呢。夫人說恐非其類。這句話晚生到有些欠解。戴蘭西道。連姑是侯門的貴媛。小女不過是零夷宦族的孤女罷了。怎配得起一雙伴侶呢。浩伯道。夫人何出此言。貴族是名臣後裔。簪纓屢代。正是清白的世家。久爲遠近所敬重的。如今雖是時局變遷。究竟祖上的令名。永垂竹帛。那是不能假借的。令媛若是出來交友。試問遐邇

首夏猶清  
和自是游  
歷最佳時  
候

的人誰不曉得令媛是邊府的冢女呢。夫人不要多慮。且聽晚生的說話罷。晚生的意見定於下月初一日携同依歷連兒並及夫人與令媛先赴倫敦。在京師逗留一兩月。然後酌量再遊別地。夫人你道好麼。戴蘭西道。既是足下這等說。老身自當遵命。屆期率同小女追隨左右就是了。言罷。又叙了些閒話。然後起身退出。當日無話。到了翌日。浩伯便傳管事及司賬的人來。吩咐他們趕緊叫綢繡莊縫工過府。添製兩位小姐的春夏新式衣服。一面又請幕府裏的書記過來敘話。囑託各事。並將一切家務。分派各管事的料理。過了數日。便着依歷督率家人收拾行裝。一連忙了十多天。到了動身那日。管事的早已僱定一條內河輪船。先將行李搬往船上。浩伯在府裏與送行親友叙別。約交申牌時候。纔帶着依歷阿連諸人。並男女僕從。各乘車馬望河干進發。親友中還有許多送至舟中的。直至輪船開行。各人始回家去。浩

敘開事亦不肯草草

巴零頓出  
場阿連災  
星到矣

伯一家老小同在船上。大衆聚談說笑。有時無事。彼此品茶評酒。對奕抹牌。到是快樂得狠。舟行了三天。到了第四日將近黎明。已經船抵倫敦了。浩伯吩咐將行李搬入尼華會館居住。京裡的同鄉仕宦。聞得浩伯到來。紛紛投謁。各人把這個消息傳出外邊。到了翌日。便闔城都知得了。所有文武百官。與及昔年僚友。無不到來問安話舊。浩伯見過了衆客之後。又照禮一一前往回拜。因此接連鬧了有十多天。方得休息。過了數日。浩伯便借西美德公的別墅。大開茶會。那遠近到來赴會的客。不下二三千人。各人見了阿連及美儂的容貌。無不驚歎豔羨。個個疑爲神仙中人。就中有一位巴零頓。襲伯見了阿連。更爲愛慕。看官須知那巴零頓是愛爾蘭人氏。原任法部大臣。巴溫格的長子。論起巴氏的世系。也是勛臣後裔。祖上相傳。屢代封藩的。巴溫格在朝供職。年將半百。纔生下這個兒子。後來溫格因爲積勞成病。不幸身

尋出許多  
陪客使文  
情振動是  
無中生有  
之法

亡。那時候零頓剛是十一歲。全賴巴夫人在家苦心教育。撫孤成立。零頓到了二十歲那年。經內閣奏明。照例承襲了伯爵的世職。可喜那零頓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學問優長。無所不曉。家裡有良田千頃。食祿萬鍾。正是翩翩濁世的佳公子。見者人人羨慕。個個傾心。都說是好一位俊俏的郎君。不曉得日後誰家有福。招着這樣嬌婿。就是了。是以當時倫敦城內有一位公爵夫人。名喚戈達揚。也是中年守寡的。膝下生有四位女兒。都是才貌雙全。個個如花似玉。京裡的居民。稱那戈府的小姐。叫做戈家四美。有多少王孫貴胄。前後託人來問名。巴夫人都是一概謝絕。一心却留意在巴零頓的身上。極願招他爲婿。恰巧一日戈家的第三女薛賴。在梨園觀劇。適與那巴零頓見面。兩人互通了姓名。彼此却談得狠投機。大有相見恨晚的樣子。戲園內座客。見着一雙玉人。促膝並肩。濃濃細語。各人都看得呆了。及至翌日。

此等處皆  
反照下文

適值耶穌聖誕的大節。巴零頓就借着拜節爲名。披了全身盛服。親到戈府拜候。三小姐薛賴。戈夫人看見零頓的名刺。驚喜萬分。心裡想道。巴家的兒子。我久聞得他是才貌出衆的。祇恨無緣相見。我正在仰慕得狠。如今他却先來拜謁。到是希奇的事。我趁着這個機遇。就同女兒出去見他一面。有何不可呢。想罷。便携了薛賴出堂。彼此相見。巴零頓見了戈夫人出來。急忙執着子姪的禮節。先向戈夫人執手接吻。然後再與薛賴彼此行禮。各分賓主坐下。左右的獻過了茶酒。戈夫人就開口道。久聞貴爵主的大名。如雷灌耳。今日文駕辱臨。俾老身親見顏色。真是三生有幸的了。巴零頓聽罷。連忙立起來。回道。老夫人未免過獎。小子實慚愧不敢當。小子久欲趨府給老夫人請安。畧表平日敬仰寸誠。已經非止一日了。祇是向來雲泥分隔。不敢造次唐突。闖進貴府。是以有懷莫白。抱歉得狠。昨日天假之緣。幸喜在梨園內得。



此三小姐  
怡與紅樓  
夢欲與寶  
玉結婚之  
張小姐同  
都是陪賓  
中之陪陪

見三小姐。辱蒙小姐的青睞。不嫌寒陋。許賜締交。真是小子意外的幸福了。小子爲此。今日專誠過府。一來拜見老夫人。恭候鈞教。二來敬問小姐的闔安。不曉得小姐的香車。昨日歸途遇着了雨雪。可還平安麼。薛賴答道。昨日雨雪雖大。一路上還算藉福。上燈以前就到了家了。戈夫人聽着零頓的話。暗裡想道。原來他兩人却在戲園內彼此識面。已經訂起交來。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了。便笑道。足下煞是有心得狠。小女自幼就嬌養慣。他是素性愚拙的。如今得與足下交遊。烏鴉入了鳳凰羣。將來事事還望足下指教他。他的學問。從此借助他山。或者可以長進起來。那時老身再沒有歡喜得過的了。言畢。便對薛賴道。今天是大節的日子。我還要到外邊拜拜節去。薛兒你就陪着巴君在這裡談談罷。又對着巴零頓道。老身欠陪了。話完。就立起來。轉入後堂去。戈夫人去後。薛賴與巴零頓又重新細談心。

此段爲書  
旁支之  
旁支

上文全爲  
此處善勢

曲。兩家互相愛慕。好像如膠投漆的樣子。說不盡千般的情緒。萬種的幽懷。正是

冰蠶未斷。纏綿意。

紅蠟難灰。輾轉心。

兩人自此情投意合。那巴零頓一日不見薛賴。便如隔三秋一般。戈夫人看着這等情形。心裏暗自喜慰。以爲兩人日後必定彼此結婚。那是無疑的了。不料巴零頓自從遇見了阿連之後。把那平日愛慕薛賴的全副精神。轉移向阿連的身上。每逢宴會或是出遊或是走馬無不跟着阿連出入。一雙一對。携手同行。真是形影相隨似的。因此浩伯看見心裡甚是不悅。凡有人談及巴零頓的好處。他却絕口不讚一辭。旁人看着這等情景。摸不出什麼的緣故。來到覺詫異得狠。有的說道。這樣的子弟。這樣的門戶。這樣的人材。還不願意女兒與他同行。難道他的女兒是要留起來婚配天王不成。各人互

力逼起下  
半回文字

相議論不在話下。就是巴零頓看着浩伯這等冷淡自己。也難明得狠。不但浩伯爲然。那阿連的意思也是冷如冰霜。與他的父親同是一副面孔的。凡遇巴零頓與他說笑。或是與他談心。他口裡雖是唯唯諾諾。答應心裡却像別有所屬。語言之間。全是貌合神離的樣子。而且絕未有露過半點相愛的意。巴零頓與依歷雖是初交。但兩人一見如故。却變了十分投契。竟成知己。零頓與阿連親炙。依歷不但絕無疑忌。有時遇見他們。促膝細談。依歷還要託故迴避。因此巴零頓日久看出。依歷並沒有愛慕阿連的心事。就樂得極力去逢迎阿連。每每觀色察言。投其所好。欲博他的歡心。却怪阿連毫無感動。反爲生厭。起來零頓弄到計無所出。實是萬分難忍了。一日適值熟梅天氣。清晝如年。偶與阿連在亭子裡弈罷。閒坐。忽有燕泥自玳瑁梁間墮下來。舉頭乍望。却見一雙綵燕比翼同棲在巢內呢喃細語。零頓歎道。物猶如此。

玲瓏剔透  
之思餘心

人何以堪。但願我們學得那雙燕子一樣。那就好。阿連道。那雙燕恐怕不是天然的。匹配罷。若不然爲什麼。一隻在巢內。獨語一隻絕不理會。祇管去啄那香泥呢。零頓道。小姐這話有因。細想起來。莫不是你鄙薄小生麼。阿連聽說。臉上也沒有半點難爲情的顏色。急忙嚴辭答道。我一向並無他意。及君你若不信。你便是猜錯了。巴零頓聽罷。默然無語。停了一會。忽然笑道。小姐不喜歡我的緣故。我到明白了。因爲小姐是朱門華冑。絕世天人。與世間那尋常的巾幗。是判若兩途的。我雖是家中尙可溫飽。但小姐志不在此。小姐所喜歡的。必定是翩翩丰度。平日最多情的人了。小生雖屬不才。但論起用情二字。自信也是世間的有情人。小姐日久就知得的了。阿連猛聽這話。觸起他心裡的意中人。霎時間。方寸紛亂。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巴零頓見他不答。祇好乘機告別。分手回去了。當日無話。到了翌日。斯麼列郡主在府裡

使畫千方  
百計其奈  
吳兒木石  
腸何

依歷自詡  
其意中人  
耳非指阿  
連身上而  
阿連以爲  
已外無人  
一何躁妄  
乃爾

請客看戲。男女賓客到者很多。阿連與依歷也在場。同看阿連故意與座中的少年貴客。扳談說笑。欲試依歷的心事。有無妒意。誰想依歷非但絕不理會。而且一心看戲。好像未見阿連與別客說話一般。阿連看着到覺沒趣。得狠。臨到散場的時候。依歷與阿連同坐一輛轎車。回寓。阿連就在車上對依歷道。今天看戲的女客。煞是不少。大半都是英國的女子。居多。他們的裝束。他們的容貌。到是豔麗得狠。比方在表兄的眼裏看起來。那一個你說是至好呢。依歷笑道。我看表妹。你是至好。阿連道。我的裝束。是全不講究的。其餘更不必論了。你說我是至好。這話究竟怎解呢。依歷道。那沒有什麼解法。不過英國女子的言談舉動。服色裝束。我向來是不甚看得上眼。就是了。阿連聽到這話。不覺一陣的驚喜。由胸際直湧上面來。心裡想道。原來他却喜歡法國的語言裝束的。既是這麼愛着他所愛的人。不是我還有誰呢。我從今無

此層爲  
理之所必  
有不可不  
寫

須。憂。慮。了。以。後。他。即。使。遇。見。了。英。國。美。女。子。也。可。以。放。得。心。下。不。必。時。刻。提。防。多。費。了。一。番。心。血。了。當。夜。回。到。寓。內。想。着。依。歷。的。說。話。歡。喜。到。竟。夕。不。能。成。寐。自。此。阿。連。以。爲。依。歷。被。他。籠。絡。到。手。心。中。私。慰。得。狠。却。說。浩。伯。全。家。自。到。倫。敦。以。來。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又。是。季。夏。時。候。了。美。儂。與。他的。母。親。出。入。都。是。淡。妝。打。扮。倫。敦。城。內。的。少。年。貴。介。見。着。美。儂。這。等。天。然。國。色。好。像。蓮。出。淥。波。一。般。引。得。個。個。神。魂。顛。倒。如。醉。如。癡。有。多。少。子。弟。託。人。向。戴。蘭。西。關。說。欲。代。他的。女。兒。執。柯。戴。夫。人。總。說。是。膝。下。祇。有。一。個。孤。女。母。女。是。永。遠。相。依。爲。命。的。所。有。各。家。到。來。問。名。都。是。任。從。女。兒。喜。歡。自。行。擇。配。不。便。替。他。作。主。免。得。小。兒。女。日。後。生。出。怨。悔。人。人。都。用。這。等。話。回。答。因。此。做。媒。的。就。漸。漸。知。難。而。退。了。內。中。惟。有。一。位。子。爵。姓。畢。名。喚。哈。禮。是。喬。國。將。軍。的。長。孫。畢。府。與。安。家。是。屢。代。戚。誼。安。克。信。的。堂。妹。就。是。哈。禮。的。祖。母。那。畢。哈。

寫得清  
如許令人  
想像不盡

禮年屆三十。還未定親。自從見了美儂的面。再三央求自己母親。轉託浩伯爲媒。欲娶美儂爲室。浩伯也明知事難成就的了。祇是畢府的老夫人。三番四次到來重託。弄到無可如何。正欲見着美儂的時候。靜中探探他的心事。恰巧一日。浩伯在蕉窗下納涼。瞥眼看見美儂。穿着一件藕色的蟬翼紗單衣。手上拈着一叢白鳳仙花。打從窗下經過。浩伯急忙向窗外喚道。好姪女。你往那裡去呀。你快請入來。我有句話要共你說的。你慢走一步罷。美儂聽着。便轉身入到書軒內。見了浩伯。站過一旁。浩伯忙拉了一張藤靠椅。讓他坐下。先說了幾句家常的閒話。隨即接着口道。好姪女。我有句話要共你商量的。你可不要怪我多事。我想你令尊已經早亡過了。你令堂一向茹苦含辛。撫養你起來。到如今。好容易纔養得你成人。你是箇四德俱全的孝女。你可知到父母的劬勞。是要報答的麼。美儂還未聽完。那眼眶早已暈得通紅。

美儂是多  
血質人最  
易感動

不得不驚

忍不住。簌簌的掉下淚來了。浩伯看見也不禁傷感起來。就忙立起身舉手輕輕拍他的肩背說道。好姪女你不要傷心。你且聽我說罷。我爲着這個緣故許久想同你商量的。我想你如今的歲數也不算十分幼稚了。正好開親擇配的時候。將來若配得一頭好親事。不但你自己得所。就是你令堂終身也有倚靠。豈不是你令尊在天之靈最爲歡慰的麼。如今喬國府的長孫還未定親。那小孩子到長得狠好。性情學問也還可以去得。他的老太太屢屢到來。託我對你令堂商量。想聘你做畢府的家媳。我想婚姻大事總要那本人願意纔易說合的。是以我。今天見你走過。想起這件事來。不能不向你說知。比如這頭親事。你的心意以爲何如呢。我一向是把你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的。你千萬不要存着我是外人的意見。你有話祇管放心對我直說罷。美儂聽了這番言語。不覺大大吃了一驚。心頭上好像小鹿亂撞一般。半晌。



辨得通解  
得透固知  
靈心人必  
有慧舌

好個定心  
丸

答。不。出。話。來。歇。了。好。一。會。纔。道。老。世。伯。的。教。訓。自。是。一。番。愛。顧。我。母。女。的。心。  
祇。是。姪。女。自。己。曉。得。生。來。命。薄。恐。怕。不。能。做。得。人。家。的。家。媳。若。說。人。定。勝。天。  
那。句。話。勉。強。要。與。大。造。爭。衡。難。免。日。後。反。致。不。祥。的。缺。陷。而。且。家。母。的。性。情。  
平。日。是。最。孤。高。的。姪。女。窺。他。的。意。思。總。願。日。後。天。長。地。久。母。女。兩。個。相。依。纔  
合。得。他。老。人。家。的。心。意。如。果。有。姑。孀。在。堂。的。人。家。恐。怕。他。未。必。喜。悅。就。是。勉  
強。撮。合。日。後。也。恐。怕。他。老。人。家。相。處。不。來。豈。不。是。反。爲。不。美。麼。家。母。如。今。已  
經。上。了。年。紀。了。菽。水。承。歡。正。在。不。可。多。得。的。時。候。姪。女。不。敢。因。婚。嫁。之。私。情。  
致。日。後。有。乖。高。堂。的。志。願。還。請。老。世。伯。察。諒。浩。伯。聽。畢。默。言。無。語。想。了。一。會。  
便。道。婚。姻。的。事。總。要。彼。此。兩。相。情。願。各。無。嫌。意。纔。算。得。是。好。因。緣。所。以。我。一  
生。不。肯。輕。易。爲。人。作。伐。也。恐。怕。不。曉。得。兩。家。有。什。麼。隱。衷。在。內。沒。有。好。姪。女。  
你。可。不。要。多。心。疑。慮。你。將。來。擇。配。自。然。應。該。要。由。你。自。己。作。主。我。是。斷。斷。不。

含糊得妙

此嫗乖覺  
然不肯從  
中干涉尙  
是他的良

肯干預半句的。我今日對你所講的話。不過因爲畢哈禮這孩子還好。門戶也算登對就是了。既然你說有不便在內。那也是不錯的。這事就作罷論便了。言畢。隨即起身往外邊走。說道。我們改天再談罷。美儂也乘機退出。直回房內。將浩伯的話。對他母親說知。戴蘭西聽罷。便說道。畢府的婚事。本來是不错的。你何不當面就答應了他呢。你如今既是極力的推辭。我恐怕你日後。找不出勝過畢府的。罷。美儂道。媽媽。你何必着急呢。女兒不肯答應他的緣故。將來慢慢對你說知。媽媽你就明白的了。戴蘭西又再三詰問他的女兒。究竟是爲着什麼的緣故。美儂總不肯實說。但道。現時是講不定的。日後你自然便曉得的了。戴蘭西想了一會。忽然點首暗道。我又明白了。他不肯答應。浩伯的緣故。無非爲着依歷一人想與他結婚就是了。唉。美兒。美兒。你打算錯了。我恐怕你從此多事。生出一切風波。都是由這點念頭引起。那是

必無好歸結的罷了罷了。我也不能替你們擔得許多憂。聽你們各人自己去弄罷。想罷。便暗歎了一口氣。躺在牀上去打午睡。美儂見他的母親睡着。就出了房門。正欲找尋依歷說明這事。不想行至內堂的迴廊口。恰巧迎面遇着依歷出來。美儂四顧無人。急忙拉住他的袖說道。哥哥你往那裡去呀。依歷道。剛纔表叔叫我入裏面商量他的意思。想日間帶同我們大眾往遊科斯。將就在科斯鐵路回家去了。妹妹你如今這等匆忙。可是有什麼事故麼。美儂低說道。這裡不是叙話之所。我們去找一處地方再說罷。依歷會了意。兩人就出到院子外。入了一間板屋。登了小閣。美儂便把浩伯所說的話細述了一遍。依歷聽罷。好像頭上落下了一個霹靂。一般呆了半晌。說不出話。停了一會。忽然焦躁起來。說道。既是這麼着。我如今索性把我們的婚事即日當衆表白出來。省得多少外人從旁覬覦。生出無數的枝節。豈不反。

味美儂怕  
人知道是  
苦味

浩伯從不  
強人就己

爲乾淨了。當麼美儂道：哥哥你不要着急，且聽我勸勸，索性再等一會。等至我們大衆都回到家中，那時候纔表白出來，豈不是好麼？我的話你千萬不可不聽，就算你格外遷就我罷。依歷道：既是這麼着，我這回也不跟他們往科斯了。因爲我的性子是耐不得煩的，萬一又遇着有人談及你的婚事，恐怕我一時忍不住，就要表白出來，豈不又失了你的歡心麼？我就在這裡攔一月半月約計他們在科斯動身的時候，我也由這裡動身回鄉就是了。美儂道：這樣辦法，到是狠好的，言罷，兩人便一齊下了樓，入到屋裏，各回房內去了。翌日依歷就對浩伯道：小姪因爲這裏有兩三位舊窗友，想邀小姪同赴溫泉留浴。小姪日前已經答應過他們的了，如今未便改赴科斯，有失前約。小姪的私見，意欲請表叔帶着各人同遊科斯。小姪將來就由倫敦動身回鄉，不曉得表叔允否。浩伯聽到這話，暗覺詫異，得狠心裡想道：他向來

是好隨人助興的。爲什麼這回反託故不願同行呢。莫非他真是與人預早有約不成。少年人做事。每每一時一樣。本是可笑的。既然他不願同行。又何必強他呢。想罷便道。你若是預早與人有約。那是應該不可失信的。我打算同着你表妹各人。定於後日動身就是了。祇是你在這裏也不可多擔攔。因爲我們最遲不過八月內便要抵家的。你若是沒有什麼事。總要早日回鄉。省得各人盼念纔好。依歷一連答應了幾個是字。然後退出。當日無話。到了動身那天。浩伯帶同阿連並戴蘭西母女諸人。由鐵路乘坐汽車進發。依歷送至車站。浩伯又諄屬過一番。依歷看着汽車開了行。然後回寓。却說浩伯諸人到了翌晨已牌時候。已經安抵科斯。就在城南擇了一家頭等客寓住下。各人未到過科斯埠的。一旦親臨勝地。見得城中風物。豪侈繁華。城外水秀山明。煞是可愛。各人都歡喜到了不得。惟有阿連因爲依歷沒有同行。覺

癡兒可憐

處處跟定  
月令一線  
穿成

浩伯一生  
好巴結

得悶悶不樂。是以甚少。隨着衆人出遊。後來在科斯日夕。思念依歷茶飯。不思漸生起病。來浩伯見得沒趣。也無心在外久留。便擇定中秋後。一日起程回鄉。到了八月十九那天。各人已經歸到尼華士里府了。遠近的親友。聞得安府闔家自外遠歸。各人到來問安探候。還有特備筵宴。要與浩伯洗塵的。一連鬧忙了十多天。不在話下。一日浩伯忽接到依歷由倫敦發來書信。封內言巴零頓伯極仰慕我們。再三挽留小姪。達下忱。他的意思擬隨同小姪來尼華士里府。在我們家裏小作勾留。一來想親炙表叔的懿德。二來也想看看我們故鄉的风景。小姪因爲朋情難却。業已答應過與他同來。大約日內由倫敦起程。乘坐汽車。不過兩三日便可到。今特先爲函稟。伏祈垂察等語。浩伯本來是個極好客的人。一旦接到依歷的信。知得巴零頓慕藹情深。遠來探訪。心裏禁不住喜悅萬分。把日前不歡喜他的意見。早已忘記了。

大半了。一面將依歷的信遞與衆人同看。一面吩咐管事的趕緊收拾房舍。預備貴客到來下榻。各人讀罷依歷的信。個個都是歡喜的。同說我們這裡又添得佳客造伴侶。到不怕寂寞了。惟有阿連一面看那書信。一面祇是冷笑。看到末幅依歷也同時共來一節。臉上忽然喜形於色。等到各人散後。就對着浩伯道。爹爹。你可知得表兄那一天可到呢。浩伯道。他的書信寫着。日期是九月初二日發的。我猜摸他重陽前後是必要起程。大約十一十二那兩天總可到了。阿連道。他這回爲什麼不同我們到科斯去呢。我到難明他。是什麼的意思。想起來煞是奇怪。浩伯笑道。或者他是故意暫別。要離開我們。叫我們好思念着他。纔知得他的好處。也是說不定的。阿連聽到這話。臉上不覺漲得通紅。想了一會。便說道。據爹爹這樣說起來。表兄是不能無過的了。但我看他向來是箇誠實的人。想必不至矯揉造作。荒唐到這個地步。

因美儂辭  
婚起了疑  
忌了

或者他真是因着別事牽纏並不是有心要離開我們也是說不定的。浩伯聽着阿連的語氣以爲女兒袒護着依歷可見他們兩個是互相戀愛的。因而心裏狠覺得快樂。阿連又接着道爲什麼這回巴零頓也不辭勞瘁遠道來訪我們呢。莫非爹爹從前對他說過請他有便來我們這裡逛逛麼。浩伯道我在倫敦的時候並沒有與他多談什麼的話。這回接到你表兄的信纔曉得他要來探候我們的。阿連道女兒但願他這回來。到我們家裏能够與美儂妹說得投機將來彼此合意兩家結了婚姻那就好了。因爲美儂妹不喜歡畢家的婚事。或者他却歡喜巴府也未可知。咧浩伯道這等事如何能够說得定呢。婚姻配耦是各人有各人的前緣的俗語說得好。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豈能事事天從人願麼。阿連正欲接口再答下去。忽見中軍官手上拈着一張名刺走入來。見了浩伯就將名刺呈上。說是



親到拜候。浩伯着眼一看，便叫有請。一面着左右取過禮服來披上，匆匆的往外邊會客去了。阿連退回房內，連日盼望，依歷早到，真是度日如年，甚於望歲。好容易捱到十四那天，將近黃昏時候，纔見侍女入來說道：表少爺到了。阿連猛聽這話，好像九霄雲裡掉下了一道恩詔一般，連忙對鏡理妝，掠鬢畫眉，重施脂粉。左右的侍女捧上各色鮮豔新衣，備換他，他却揀來揀去，不曉得穿得那件是好。一面叫外邊的園丁，速送幾個花毯入來，一面又叫侍女到裏廂打聽着。若是表少爺入來，着他赶快通報。霎時間，鬧得手忙脚亂，自己却在房內踱來踱去，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引得大小婢僕個個掩口竊笑，歛了好一會。裡面的侍女走出來，回道：表少爺已經上樓，見老爺了。阿連急忙入內登樓，只見依歷站在書案旁，與浩伯說話，因隨手拉過一張椅子，自己坐下。等到浩伯說完，便伸出玉手，與依歷把握，說道：表兄，你回來。

好個  
趣的  
阿翁

思君  
君不  
知淚  
向心  
頭落

了麼。我盼望你好久了。浩伯見他兩人久別乍會，恐怕他們有什麼心事，密談不好。在旁阻礙，遂乘機下樓到外廳會客去了。阿連見浩伯去後，便扯着依歷的袖叫他一同坐下，對着他說了許多思念的話，頭誰想依歷祇有隨問隨答，並無轉詢近况的說話，而且言語之間露出一種落落冷淡的樣子。阿連費了一番修飾，換上濃妝豔服，他也絕不着眼。一看隨口敷衍了幾句閒話，就立起來，說道：外邊有客在座，恐怕失了招呼，我們改天再談罷。一面說，一面匆匆的下樓直去。阿連大爲掃興，祇得回到房內，和衣倒在榻上，躺睡。託言身體不快，連晚膳也不起來吃了。當夜浩伯吩咐設筵款待巴零頓，依歷與戴蘭西母女一同在席。另有一番酬酢，不在話下。到了十六那晚，浩伯又在府裡開了一個歌舞夜會，折柬招請就近的親友過來，陪陪遠客。就中到會的男女客，也有二三百人。臨到席散的時候，已是亥牌將盡了。諸客

那裡曉得  
三句是奇  
筆從史記  
得來

有的祇顧在茶室內縱談。有的撫琴低唱。也有互相對奕的。浩伯同着戴蘭西却在睜閣下抹牌。阿連一眼望見巴零頓在西廳後套房門口。據着一張小圓桌與美儂對談。兩人細語嚶嚶。却像說得狠投機的樣子。因此心裡想道。莫非他看中了這小妮子不成。但願他們兩個由此結了不解緣。省得那討厭的東西。又來纏擾着我。那就好了一面心裡。祇管這樣思想。那裏曉得到。依歷早授了意。與巴零頓教他欲與阿連結婚。須暗中託美儂設法幫助呢。阿連回頭。偶望。却見依歷在六角窗下。靠着睡椅。口吸淡巴菰煙。正獨自默坐。出神。依歷一眼看見了阿連。彼此四目相射。說不出話來。忽見依歷突然起立。走過來。低語道。表妹。表妹。我有句密話。想共你說的。你可有空麼。阿連聽到密話兩字。甚覺來得奇異。暗裏猜摸。以為一定是向我求婚的。意思了。因此心上驚喜交集。忙答道。願聞雅教。依歷道。這話甚是緊要的。屋裡人。

極力跌出  
下文

夾叙夜景  
四句文心  
暇甚

多不便細說。我們到後面園子裡再談罷。阿連聽着，愈加驚喜，到了不得霎時。臉上變了灰白，全無血色。心裡突突的亂跳，祇管用手去按捺胸膛，還是止跳不住。依歷道：「表妹，你受了驚麼？這都是我說得太着急，因此嚇着了。你了。阿連道：「不打緊，不打緊，停一會兒就好了。」約歷了十五分鐘，久便立起來道：「已經沒事了。」表兄請行罷。依歷道：「你方纔爲什麼驚到面色都變了呢？真嚇煞我了。」一面說，一面兩人携着手，緩步出踱屋外，經過院子一帶，但見霜天高迥，皎月如銀，夜色沉沉，萬籟俱寂。兩人入到園內，循着矮籬，轉過東首池邊，隨意揀了一張鐵枝的長靠椅，一同坐下。四顧無人，時見西風過處，菊影搖動而已。依歷在月下細看阿連，穿着繡銀線的長襦，領下綰一箇白絲打成同心結，月色與翠羽明璫相映，彷彿畫中人一般。心裏想道：「除了美儂之外，你也算得是人間的尤物了。怪不得巴零頓爲着你顛倒到這箇地。」

連用笑字  
喜字逼起  
下痛哭字  
有危崖轉  
石一落千  
丈之勢

步。正是我見猶憐。何況於他麼。想罷便道。表妹。我今夜請你到園內爲着。一。句。重。要。正。大。的。話。要。共。你。商。量。並。不。是。那。說。笑。的。戲。言。可。比。的。但。不。曉。得。我。說。出。來。你。肯。相。信。不。肯。就。是。了。阿。連。笑。道。表。兄。你。又。來。了。試。想。你。向。來。對。我。說。的。話。我。何。曾。有。一。次。不。相。信。的。呢。你。既。是。有。話。祇。管。請。說。罷。依。歷。道。我。想。人。生。在。世。最。難。求。最。難。得。的。莫。如。知。己。兩。字。古。語。道。得。好。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可。見。從。古。知。音。兩。字。正。與。人。壽。相。同。雖。有。黃。金。也。買。不。來。的。不。必。舍。近。說。遠。卽。就。眼。前。論。起。來。我。與。你。也。算。得。是。一。對。小。知。己。了。我。們。兩。箇。雖。然。從。前。彼。此。立。論。未。免。有。些。意。見。各。異。之。處。但。就。平。日。兩。家。親。愛。上。看。起。來。我。也。算。得。是。你。的。知。心。人。罷。表。妹。你。說。我。的。話。是。不。是。呢。阿。連。猛。聽。這。番。言。語。喜。得。心。花。盡。放。連。連。點。首。答。道。不。錯。的。不。錯。的。依。歷。又。道。既。是。你。把。我。當。作。知。己。看。待。我。如。果。見。着。有。益。於。你。的。事。那。是。應。該。對。你。說。知。而。且。應。要。

再從阿連  
心中詳寫  
一番文勢  
愈厚所謂  
將軍欲以  
巧勝人也

從旁指點提醒你的了。我如今爲着一件絕大絕緊要的事。那是關於你終身一世的幸福的。但我要你肯聽我的話。我纔說出來。因爲你與那尋常的女子不同。你向來是性情特別的。若是別箇女子。到易商量。我也不必與他約法三章了。比如你究竟肯聽我的話不肯呢。阿連起首聽得依歷說有密話要講。已經覺得言語奇突。心裡驚喜不定。以爲必是求婚的意思了。及至聽到要往園內細談。不便在屋裡說話。愈加猜到有五六分。如今更聽見什麼有關終身的話。頭心裏煞是奇癢。難過。便說道。表兄。你有話就着實直講。罷。何必閃閃縮縮半吞半吐呢。你說出來的話。我若能够辦得到。沒有不聽從你的。請你快講罷。依歷道。我與你外面雖是中表。其實我愛你的心事。無異同胞兄妹一樣。想必你也知到的了。是以我常常替你算及將來總要適人斷沒有終身長依父族的理。但從來男女婚配良緣難遇。試問世間鸞。

更作一頓  
嶄絕陡絕又再頓兩  
句妙妙

鳳和鳴的佳耦。伉儷克諧的能有幾人呢。可見幸遇良緣。便是千古難逢的。機會萬不可任其交臂失去的了。如今巴零頓伯是我的好友。他戀愛你的熱心。真是一片至情。比那桃花潭水還深數倍。豈不是你的真知己麼。惟有你見着他。每每落落不合。絕無半點相愛的意思。這是什麼的緣故呢。阿連聽罷。並不回答。依歷猛見他雙手搭住椅靠。將額俯枕在臂上。以爲是女子畏羞。不言的常態。便不好去逼問他。祇得接着說道。巴零頓這人。煞是不錯。無論他的門戶。是赫赫貴胃。榮耀一時。就是他的人品。也是溫柔端正才貌兼全。而且一生賦性多情。實爲世間絕無僅有的奇男子。這樣的人材。還不滿意。那就更不必向別處物色了。我願表妹以後見着他。總要看我的分上。稍爲與他週旋。言語之間。千萬不可浪謔嘲笑。我就感你的盛情。如同身受一般了。阿連仍是俯首枕臂。寂然無語。依歷又道。我原是爲愛你纔講到。

落到哭字  
有畫龍點  
睛破壁飛  
去之妙

這番說話。我知得你肯與他親炙。將來是獲益不少的。表妹。你可聽我的。良言相勸罷。阿連忽然舉首望着依歷。依歷在月光下見他面目灰死。全無人色。不覺嚇了。一大驚。阿連道。你的意思莫不是勸我與他結婚不成。依歷道。正是我所以苦心苦力勸你的緣故。無非是想你好。恐怕你一日失了這等美機會。就是了。阿連聽猶未了。便將頭額仍復俯枕臂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痛哭起來。說道。蒼天呀。蒼天。我今生沒有做什麼的罪孽。來爲什麼。今日偏要遇着這等磨劫呀。言畢。便立起來。搶上兩步。奮身望着池塘跳下去。畢竟阿連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予讀此。回益嘆戴蘭西之置其女於安家。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也。夫依歷之於美儂。一見鍾情。并不問其身分之奚若。此殆夙世姻緣。西人所謂兩電適相吸攝者。使美儂歸家時。即露出廬山真面。吾知依歷之愛必更深。其婚約之成必更早。而浩伯之爲之作合必更殷。此三者皆斷。



然無疑不著。可決彼阿連非喪心病狂之人。何苦覲覲所必不可得。而自取煩惱哉。旣無覲覲之心。自無相思之事。坦然一少女。以巴零頓之痴情。涎臉乘之好事。未有不諧者矣。誠如此。則美儂阿連二人各得其所。即戴蘭西亦得聯姻。姪於豪門。坐享桑榆之晚福。何樂如之。何快如之。今乃結成如許惡果。謂非戴蘭西自種惡因而何。或曰。巴零頓極意溫存。而阿連視之若蛇蝎。即使其自知本來面目。亦未必肯舍依歷而偶巴零頓也。應之曰。此言未悉處女之情狀也。夫處女者。胸中洞然無一物。唯先入者據之。彼阿連惟先垂青於依歷。又自顧身世以配彼爲宜。他人亦以二人相配爲宜。於是認定依歷爲禁樹。一縷情絲愈糾愈紛。愈入愈深。以成此固結莫解之局。而巴零頓乃以一不關痛癢之人。撼其堅局。宜乎十挑而十卻矣。然則阿連之卻。巴零頓徒以有種種原因之故。使無種種之原因。以彼風流。佻達之嬌娃。情竇初開。獲晤綺年玉貌之巴零頓。有不褰裳而從之者哉。吾故曰。或者之言未悉處女之情狀也。總之阿連之戀。依歷實戴蘭西導之。使然。語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種因。自刈果。復誰尤。

第十八回 六禮告成結縭有待 萬緣俱斷破甑難完

嚇煞依歷

裝糊塗三字罵得中  
竅蓋依歷平日非不知阿連心事者

話說阿連聽到依歷勸他與巴零頓結婚。乍聞意外之言，覺得大失所望。因此痛哭了一番。心裏又恨又憤，氣到了不得，望着池塘奮身，便想跳下去。恰巧依歷在旁，眼快看得清楚，急忙追上前，雙手抱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回，硬捺著他坐下，便勸道：「表妹，你爲什麼氣到這個樣子呢？就是你不以我的議論爲然，我與你並非外人，可比儘可大家商量從長計議，何苦忽然想到輕生的念頭，尋起短見來呢？你也太過欠缺度了。」阿連默然不答，歇了一會，氣憤說道：「你問我爲着什麼事動氣？別人不曉得，還有可說，惟有你說是不曉得，就是有心要裝糊塗，你不但欺人，而且自己欺了自己了。虧你還有臉來問我。」依歷道：「我實是不曉得，你爲着什麼緣故，你不要錯怪了人罷。」阿連舉頭望着林外的星月，長歎了一口氣，忽然冷笑道：「你若一向真不知我的心。」

依歷一味  
佯作痴呆  
狡極妙極

事。我的。心。事。惟。有。天。知。就。是。了。依歷道。表。妹。你。的。話。說。出。來。都。是。令。我。心。裏。難。過。的。我。並。沒。有。什。麼。得。罪。你。不。過。想。要。你。好。而。且。知。到。你。如。果。肯。降。心。相。從。能。够。與。巴。府。結。了。親。你。將。來。是。終。身。享。福。不。盡。的。我。不。過。是。這。樣。用。意。罷。了。阿。連。聽。到。這。話。愈。更。氣。到。渾。身。發。起。抖。來。說。道。我。以。爲。你。有。什。麼。密。話。對。我。說。原。來。你。是。勸。我。與。巴。零。頓。結。婚。你。的。見。識。真。是。高。出。常。人。之。上。了。依歷道。自。應。是。高。出。常。人。的。因。爲。我。知。得。這。件。事。的。好。處。我。恐。怕。那。好。處。落。在。他。人。的。手。所。以。急。急。來。通。知。你。那。豈。不。是。我。有。先。見。之。明。麼。阿。連。厲。聲。答。道。什。麼。叫。做。好。處。我。一。向。沒。有。託。你。替。我。找。好。處。你。今。日。卻。自。作。聰。明。混。出。主。意。作。甚。依歷道。你。雖。沒。有。託。到。我。但。我。與。你。既。屬。葭。莩。之。親。總。不。能。不。望。你。好。你。爲。什。麼。總。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仇。呢。阿。連。聽。罷。祇。得。一。連。搖。首。歎。了。幾。口。氣。一。面。向。懷。內。摸。出。一。條。白。手。帕。拭。淚。良。久。方。說。道。表。兄。你。不。要。再。說。了。

隱隱約約  
半吐半吞  
詞令妙品

你。說。來。說。去。都。是。一。片。用。不。着。的。話。你。愈。講。得。多。我。的。心。裏。愈。痛。得。狠。我。勸。你。留。回。一。點。氣。去。養。養。肺。金。罷。我。今。生。今。世。誓。不。肯。與。那。姓。巴。的。結。婚。的。你。以。後。千。萬。別。提。起。來。我。的。事。你。也。不。用。替。我。瞎。操。心。免。得。你。事。事。擔。憂。人。人。討。好。反。費。了。無。限。貴。神。我。却。是。一。點。兒。不。領。情。的。好。表。兄。你。要。留。出。心。眼。自。己。顧。自。己。的。前。程。千。萬。不。要。多。管。閒。事。你。能。省。得。一。分。外。務。便。可。多。養。一。分。心。血。心。血。足。纔。能。够。不。糊。塗。纔。能。够。知。到。人。的。心。事。呢。依。歷。本。來。是。個。最。多。情。的。人。開。首。聽。着。阿。連。的。語。氣。便。知。得。他。全。爲。着。自。己。的。了。如。今。更。聽。得。他。句。句。譏。刺。却。是。句。句。留。情。一。半。嗔。怪。一。半。愛。惜。覺。得。他。純。然。是。至。情。痴。念。真。是。心。無。別。向。的。因。此。暗。裏。想。道。他。全。副。精。神。都。是。注。在。我。身。上。我。却。辜。負。了。他。的。熱。腸。轉。同。他。人。來。做。媒。妁。我。自。己。問。心。如。何。對。得。他。住。呢。想。了。一。會。就。低。聲。對。着。阿。連。道。表。妹。你。不。要。動。氣。我。如。今。知。得。方。纔。所。說。的。話。是。千。錯。萬。

依歷亦用  
渾崙語答  
敵之工力悉

觀阿連語  
氣尙有餘  
望蓋痴心  
仍未息耳

錯。了。我。本。不。應。該。干。預。你。的。事。的。這。回。真。真。對。不。住。但。你。向。來。是。個。海。量。的。人。望。你。恕。了。這。回。千。祈。不。要。見。怪。罷。我。們。兩。家。平。日。互。相。親。愛。我。的。心。事。難。道。你。還。不。曉。得。麼。總。求。表。妹。你。能。歡。心。我。就。萬。事。都。安。樂。了。阿。連。俯。首。無。言。祇。是。滿。腔。抑。鬱。說。不。出。口。兩。人。默。坐。良。久。却。像。楚。囚。相。對。一。般。忽。見。阿。連。猛。回。頭。說。道。表。兄。你。不。必。在。此。等。候。着。我。是。不。回。客。廳。裡。面。去。的。了。裏。面。人。客。太。多。譁。笑。嘈。雜。我。也。聽。到。頭。都。痛。了。我。到。喜。歡。在。這。裏。靜。坐。獨。自。玩。月。還。覺。得。有。趣。你。若。有。事。就。請。自。便。罷。依。歷。道。表。妹。的。話。不。錯。我。想。耳。無。俗。聲。目。無。俗。韻。花。間。獨。坐。好。月。隨。人。到。是。賞。心。的。樂。事。這。樣。良。宵。風。景。本。來。是。不。可。多。得。的。祇。是。夜。深。風。露。太。重。恐。怕。久。坐。受。了。寒。涼。我。回。去。替。你。拿。一。件。外。套。來。披。上。可。使。得。麼。阿。連。冷。笑。道。費。心。費。心。你。到。不。用。假。惺。惺。了。最。好。是。你。讓。我。自。己。一。個。在。此。養。養。精。神。我。就。感。謝。不。少。了。依。歷。聽。到。這。話。知。得。他。餘。怒。未。

若在支那人便  
有法可想

夜深聞軟語  
月落如金盆

釋便不好。再多講別樣話。祇得說道。既是這麼着。我就欠陪了。但我方纔所說的話。狠有些冒犯着你。總求你恕罪。千萬不要見怪。纔好。阿連道。你也沒有說什麼話。我們彼此至親。有什麼見怪不見怪呢。你不必多心。祇管請便。罷。依歷聽罷。隨即立起來。說了一箇請字。就轉回屋內去了。入到客廳細看。見得各客早已散去大半。因轉入茶室內。躺在靠椅上。獨自出神。正在想着阿連的癡情。心裏覺得很難過。忽聽背後有人附耳低說道。哥哥。你在這裡無精打采的。想着什麼呢。你的神色好像不快。得狠。莫非你心裏有什麼失意的事。或是你貴體有什麼毛病不成。依歷回頭猛看。原來卻是美儂。急忙坐起來。說道。妹妹來了。請坐罷。我並沒有什麼事故。不過心裏覺得有些煩悶。因在這裏養養神就是了。美儂道。哥哥。若有什麼爲難的事。儘可告訴我。聽或者我能够替你分憂。一二也未可知。咧。依歷勉強笑道。並沒什麼心事。

就是頭目覺得些少眩暈罷了。我如今正想往歌舞臺那邊聽聽德根訥唱曲子。德先生的大曲。你可曾聽過來麼。美儂是個聰明的女子。聽着依歷的語氣。就曉得他是故意用那別樣的話說開不願旁人猜探他的心事。了。因隨口答道。德根訥是個有名的詞曲家。我久想聽聽他的絕技。如今我就隨着你一塊兒過去。一來開開我的見識。二來也可以開解你的心事。省得你自己一個在這裏納悶。豈不是好。我總願哥哥你常時歡笑。永沒有半分的愁容。我心裡纔得安樂。依歷聽罷不覺失笑起來。一面看着美儂的嬌憨。溫婉媚態。可人。一面想着阿連的癡心熱念。又是可憐得狠。忍不住就歎了一口氣。對着美儂道。好妹妹。我如今能够與你同諧魚水。固然三生有幸。出自上蒼所恩賜的了。但恐怕我依歷福薄。消受不起。這樣的豔妻。萬一好事多磨。這便怎好呢。我屢次想把我們的婚事宣佈出來。都是爲你所阻。我恐怕

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  
而取熊掌

借此渡入  
疾極兩岸  
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  
過萬重山

你的主意將來難免弄巧反拙罷。美儂道：哥哥的議論我何嘗是想不到呢。但我另有一番苦衷在內。我如今不便對你明言。不久你就知得的了。話畢。兩人一同携手出了茶室。入到歌舞臺內。祇見德根訥的曲已唱完。臺上燈火雖未收。已經無人在座了。依歷摸出對時表一看。見已交十二點三刻。便道：夜色不早了。我們回去歇息罷。兩人仍復携手轉入裡廂。各回房內去了。依歷入到寢室。解衣就枕。輾轉牀頭。不能成寐。心裏想道：阿連這妮子。至今癡心未死。那都是我毫無決斷。以致害却他的。我若不聽美儂的話。早些把婚事對着大眾表白出來。他知得我已與美儂訂了婚。便灰心息念了。又何至有許多糾纏。生出許多的情魔孽障來呢。罷了罷了。我索性明早對他的父親說明。不但他父女兩人可以明白。就是各人聞得我訂了婚。也可以了。然於心省得時時東猜西摸。生出許多物議來。豈不是一舉數得麼。主意



水晶簾外  
看梳頭是  
人生第一  
艷福可借  
匆匆走過

既定耳聽得壁上的報時鐘。叮叮連敲三下。遂引衾覆首而臥。到了次早醒來。揭帳一看。猛見紅日三竿。已是巳牌時候了。急忙下牀梳洗。用過了早點。披上外衣。步出房門。滿擬入內。要見浩伯去。剛行。戴蘭西的住房窗外。一眼望見美儂在玻璃窗下對着鏡臺梳髮。戴蘭西却在室內。因隔窗招手。低向美儂說道。好妹妹。我如今入內去。見表叔。將我們的婚事對他說。知但願我表叔一諾承認。事事從心。遂意就好了。妹妹。在這裏聽我的好消息。不要害怕。罷。美儂猛聽這話。早嚇得面色灰白。依歷是時也。覺得心旌搖搖不定。正欲有話說下去。忽聽得房內推門聲響。便不敢再說。祇好乘勢移步直入後堂。上得樓來。入到小書房內。却見浩伯躺在軟革胡牀上。手裡執着一卷月報。正在披覽。几上擺着一個淡黃瑪瑙盤。滿堆着葡萄柿栗。還有一杯熱騰騰的甘豆湯。擺在那牛乳瓶側。因上前對着浩伯問早安。浩伯

一擱去眼鏡  
態入神把  
玩紙刀一  
語寫心怯  
入神

將報紙放下。隨手摘去眼鏡。舉目把依歷上下一瞧。說道：「依歷你入來有甚事呢？有話就快些說罷。」一面指着旁邊那張靠椅，命他坐下。依歷一手枕住椅靠，一手枕在桌邊，把桌上那把象牙柄紙刀，祇管把玩。佇想了一會，猛然說道：「小姪平日受表叔天高地厚之恩，表叔愛小姪的心無微不至。那是遠近親朋，人人都曉得的。如今小姪有一段下忱，意欲稟明表叔，想表叔必能恩准的。」浩伯笑道：「照你的意思看起來，莫不是你向有所請求麼？」依歷你祇管說罷，不必慮到我有推却那層。你須知凡屬有益於你的事，我是沒有不替你打算的。你可不要避忌罷。」依歷道：「小姪因爲看中了一頭親事，也不是今日起的了。如今想求表叔鼎力替小姪主婚。表叔若肯恩賜玉成，小姪就感同再造，真是世世難忘的了。」浩伯聽罷，不覺喜溢眉宇，急忙答道：「那是我平日最喜最願的事，莫不是你看中了連兒？想求我主婚麼？你若能够與。」

連兒成婚。我就謝天謝地。將來百年歸世的時候。也是含笑九原。永無遺憾的。依歷乍聽此言。嚇得心裡亂跳。半晌講不出話來。末後想到這事。遲早細要。表白的就放着膽說。道表叔的意思。可是說小姪與表妹結婚麼。那是表叔會錯了意了。小姪一向並沒有這樣的心事。小姪看中的是邊小姐如今欲求表叔主婚。無非爲着此人就是了。還求表叔明察。浩伯聽到這話。好像當頭中了喝棒一般。想了一會。便正容說道。依歷依歷。並不是我猜錯了。其實是你自己弄錯罷。我一向以爲你與連兒是極相匹配的。不但我的意見爲然。就是遠近的親友。那一個不是同我這樣的着想呢。依歷道。表妹是世間的天人。爲女界上古今無雙獨一的閨秀。外人從旁着想。本來是錯的。但小姪與表妹往來一向都是以兄妹禮節相待。並無別意。在小姪所愛的。祇有邊小姐一人。自從他初到我們這裡來。那天小姪見着他的面。就

分明如此  
才不愧辨

迴顧生姿  
并令文字  
周匝

此願終償  
賴不阻撓  
耳否則何  
堪設想

決。意。想。與。他。結。婚。的。了。浩。伯。道。你。喜。歡。邊。小。姐。我。是。明。白。的。了。但。你。可。知。他。也。願。意。與。你。結。婚。麼。依。歷。道。小。姪。自。從。昨。年。夏。季。就。與。他。說。過。他。早。經。答。應。的。了。就。是。這。回。稟。求。表。叔。主。婚。也。是。與。他。商。量。過。來。的。浩。伯。心。裡。想。道。怪。不。得。日。前。在。倫。敦。的。時。候。畢。府。欲。向。美。儂。求。婚。託。我。爲。媒。那。小。妮。子。却。多。方。推。諉。偏。說。出。一。番。議。論。來。原。來。他。們。兩。個。大。早。有。了。成。約。的。我。如。今。到。明。白。了。想。罷。便。道。他。是。這。麼。着。我。斷。沒。有。阻。撓。你。們。之。理。的。但。我。有。一。片。心。事。却。不。能。不。向。你。說。明。在。我。的。心。意。是。與。你。大。不。相。同。我。一。向。是。極。願。你。與。連。兒。兩。箇。成。了。婚。我。就。萬。般。都。安。慰。了。因。爲。連。兒。是。我。家。的。冢。女。你。是。將。來。入。繼。我。本。族。承。襲。我。安。家。世。職。的。後。人。我。能。够。得。見。你。們。兩。個。親。上。加。親。我。所。生。的。女。兒。不。至。遠。離。膝。下。另。嫁。外。人。那。是。再。沒。有。別。樣。事。歡。喜。得。過。的。如。今。既。屬。大。失。所。望。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依。歷。聽。到。這。番。議。論。覺。得。進。退。俱。難。依。違。

兩礙。甚是棘手。得狠心中一陣陣的酸楚湧上。忍不住掉下淚來。浩伯一眼看見。也不能不動起憐念。因歎了一口氣道。人算不如天算。這話真是不錯的。幸而這事尙無大害。因爲我願你與連兒成婚的念頭。一向並沒有對旁人說及。外邊的親友。還未知得我的心事。我前時雖向戴太太微露過一兩句。料他是老誠持重的人。也不至洩漏出外的。但連兒未曾回國之前。我已經打算着。預備你們兩個他日結婚。所以纔要他歸宗的。及後他回到家裡來。我見這孩子生得不錯。我心裡愈更歡慰。那裡曉得你們是今世無緣的呢。依歷道。表妹生來無一不是過人之處。那是小姪平日所深知的。浩伯笑道。祇是你偏不喜歡他。就是知到他的好處。又有什麼益呢。如今閒話也不必多說了。我已說過這事尙無大害的。況且邊小姐本是箇名門貴族出身。性情和淑。才貌雙全。也是女界上絕無僅有不可多造的。閨秀。我一向是最

是豁達大  
度之語諺  
云宰相肚  
內撐得船  
浩伯不愧

令人陡憶  
懿國府求  
親一段

歡喜他。所以把他視同己出。凡有給他的服用。都是與連兒一樣看待。無分厚薄。如今你看中了他。你的眼力。到不錯。我知得你們夫婦兩人。他日定然能敦伉儷的了。依歷道表叔這樣說。莫不是恩許與小姪主婚麼。浩伯道。這是百年好事。我能够親見佳兒佳婦相聚一堂。又何樂而不爲呢。惟戴太太那邊。不曉得他可有什麼意見。沒有你須要趕快過去。與他商量。那到是要緊的。依歷聽罷。喜得笑逐顏開。急忙跪下。抱着浩伯的膝。說道。小姪今番得有家室。都是出自表叔大恩所賜。小姪粉身碎骨。欲報無由。這便怎好呢。浩伯看着這等情景。回想自己少年時候。也曾經歷過來。暗裡實覺得可笑。便伸手去扶他起來。說道。這等話。都不必說了。你如今趕快去見戴太太罷。我祇可替你做得一半主罷了。還有一半是他操權。我却不能越俎干預的。你見過他之後。他怎樣回答你。早些來告訴我。因爲我的意見。打算本年內就

浩伯口角  
風生少年  
情性猶在

卻傷了一  
人但此人

想擇日與你舉行婚禮。完了一件大事。省得蹉跎擔擱。你如今年紀也不小了。這時候還未完娶時。時與四親六眷往來也覺得不大好看。祇是你既屬安家的少主婚禮。又是一場大典。萬不能草草舉行的。總要預早通知。遠近的親友纔見得鄭重。又親友太多。若有遺漏。失報的便要受人怪責。況且京裡的寅誼世誼也不少。將來他們知到大半都要來賀喜的。若不先定了吉期。預早備辦。一切又怎能够趕得上呢。但有一件事。我卻不能不妒忌。戴太太的。我並不是妒忌他生得一個好女兒。我却妒忌他從此稱你做快婿。就是了。言畢哈哈大笑起來。便催着依歷往見戴蘭西。依歷懽懽喜喜答應着。下了樓。望着外廂飛步出去。一路急行。一路心裡作想道。我爲着這件婚事。弄到各人都失其所望。煞是沒趣。但要我捨了美儂。我是萬萬做不到的。況且我與他結婚。本來是於人無損。於世無傷。純是一件絕好的事。爲什麼偏

偏。生。出。許。多。磨。劫。來。呢。唉。蒼。天。呀。蒼。天。你。也。太。過。不。公。道。了。忽。又。想。及。事。到。如。今。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那。是。無。可。如。何。的。了。還。理。他。們。什。麼。失。望。不。失。望。麼。想。罷。不。覺。來。到。戴。蘭。西。的。住。房。門。外。因。舉。手。輕。輕。的。扣。了。三。下。門。房。門。開。處。却。見。侍。女。迎。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少。老。爺。少。老。爺。請。進。來。坐。罷。我。們。太。太。剛。纔。打。從。外。邊。回。來。如。今。房。內。也。沒。有。客。在。依。歷。道。小。姐。可。一。同。在。房。裡。麼。侍。女。回。道。我。們。小。姐。剛。纔。梳。起。頭。就。往。後。園。去。了。他。說。要。到。園。內。摘。幾。朵。新。菊。呢。依。歷。聽。罷。便。入。到。套。房。門。口。瞥。見。戴。蘭。西。在。案。頭。燃。着。一。條。火。漆。正。在。黏。封。書。信。因。上。前。行。過。了。見。面。的。常。禮。彼。此。坐。下。戴。蘭。西。先。說。道。好。幾。天。未。有。領。教。了。早。晚。貴。務。可。忙。麼。依。歷。道。也。沒。有。甚。事。不。過。新。近。打。從。外。路。回。家。各。地。的。朋。友。都。來。問。訊。少。不。免。有。些。應。酬。就。是。了。言。畢。回。顧。左。右。無。人。送。茶。的。女。僕。恰。巧。行。了。出。去。因。起。立。低。說。道。小。生。今。日。過。來。因。爲。有。件。密。



出以簡筆  
是此書變  
調

真令依歷  
不解

事要同。夫人商酌的。夫人可有空。能容在下。細說麼。戴蘭西聽說。便先把房門關上。然後拉過一張椅子。坐近依歷的身旁。說道。足下有話。就請賜教。罷。依歷遂把愛慕美儂的心事。與及上年在藕花榭內。兩人如何訂婚。以至剛纔告知浩伯。浩伯如何答應。一五一十。從首至尾。細說一遍。戴蘭西聽罷。忽然舉袖掩着了面。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哭得氣喘聲嘶。異常悲愴。依歷看見。不覺大驚。却摸不着什麼原故。祇得低聲叫道。夫人何苦這樣傷心呢。小生欲與令媛締婚。本來是一番的好意。也是一場的好事。莫非你嫌小生不配。反爲大發煩惱。不成。戴蘭西道。你爲什麼故意倒行逆施。偏愛着美儂。不愛連姑呢。依歷聽到這話。愈更莫明其意。因信口答道。愛惡兩字。本是出於至情。各隨人意。原無限定的。夫人怎好說小生是應該愛連姑。不應該愛令媛的呢。戴蘭西聽說。並無言語。祇是一味的悲泣。口裡聲聲叫道。連姑呀。連

此嫗極奸  
狡卻不免  
露出馬脚  
蓋爲愛情  
所牽耳

姑我煞是可憐你了。依歷道夫人爲何獨憐他的女兒呢。連姑是安家的。  
冢女。他生來福命雙全富貴兼備實無所用其憐憫的夫人何出此言。戴蘭  
西良久答不出話來。歇了好一會纔支吾說道我並不是叫你憐憫連姑。唉。  
依歷君你爲何做出這等害人累物的事來呢。我們前生不曉得燒了什麼  
斷頭香。今世纔遇着這般的冤孽障罷了。罷了。言畢又嚶嚶啜泣起來。依歷  
看得話不投機。心裡又急又氣。祇得正容說道戴太太你爲什麼。愈說愈離  
奇。竟至語無倫次呢。我今日特自過來。竭誠請命。專爲欲與令媛結婚。無非  
願兩姓聯歡。從此姻婭往來。休戚相關。更形親切罷了。你却說我做害人  
累物的事。這話究竟怎解呢。戴蘭西勉強分辨道。不是這樣說。我因爲心裡  
有事。那是足下不曉得的。是以一時忘了神。未免語言唐突。足下可不要見  
怪。如今老身且請問足下方纔足下說要與小女結婚。小女是美儂並不是。

支離掩飾  
愈覺破綻  
多端

可怕可怕

英人說得  
出做得出

連。姑。足。下。可。沒。有。記。錯。弄。錯。麼。依。歷。道。那。有。弄。錯。的。理。呢。小。生。所。愛。的。祇。有。邊。小。姐。一。人。其。餘。無。論。誰。家。的。閨。秀。我。不。但。不。肯。與。他。結。婚。就。是。他。們。的。面。貌。我。連。到。看。也。不。願。一。看。的。戴。蘭。西。道。據。足。下。說。來。是。去。年。已。經。與。小。女。有。約。的。了。比。如。老。身。不。願。把。他。歸。足。下。足。下。又。怎。樣。呢。依。歷。道。小。生。知。得。夫。人。深。明。大。體。料。想。斷。沒。有。做。出。此。事。的。况。且。令。媛。是。夫。人。平。日。最。疼。愛。的。婚。姻。又。是。人。倫。大。禮。何。至。無。端。出。頭。阻。止。呢。那。是。小。生。審。度。過。來。能。深。信。不。疑。的。了。戴。蘭。西。道。就。使。未。必。有。是。舉。足。下。也。不。可。無。是。想。那。是。人。情。中。應。要。慮。及。的。比。如。老。身。執。意。不。願。足。下。究。竟。作。何。收。拾。呢。依。歷。笑。道。我。們。英。國。人。的。性。質。向。來。臨。事。操。守。最。堅。是。百。折。不。回。的。萬。一。夫。人。執。意。不。願。恐。怕。小。生。就。要。終。身。跟。隨。着。小。姐。無。論。小。姐。去。到。寰。球。上。什。麼。所。在。天。涯。海。角。小。生。也。要。追。尋。的。除。是。追。到。小。姐。與。我。同。逃。終。身。隱。遁。山。林。永。隔。塵。世。方。肯。罷。手。干。休。小。

非大言也

此言出口  
辛楚可知  
此乃天之  
報惡人者

生決意與小姐締婚一息尚存此念是不容少懈的夫人若是不信請驗後來那就明白了戴蘭西道足下自問能够終身不厭小女日後不至分情兼愛別人麼依歷正容答道小生今世所戀愛的祇有令媛一人無論人世萬事怎樣的變更小生是決無分情兼愛他人的小生但願與令媛同日俱死不願在世一死一生夫人若果不信日後請問令媛就可以知得小生的心了戴蘭西望着依歷的面默然無語想了一會忽然兩隻眼眶暈得通紅低聲說道依歷君我信得你的心就是了老身今日一言爲定就把小女許配你罷祇是不曉得你們夫妻兩箇日後的結局如何我到掛慮得狠但願皇天庇佑你們兩個能够無災無難從此和諧到老白髮齊眉那就好了依歷笑道夫人欲曉到小婿與令媛日後如何結局這又何難呢令媛日後做了安家的冢媳侯爵的夫人一生養尊處優永享清閒的福度無愁的日月就

是了。還有什麼可掛可慮之處呢。到那時候。你纔知得小婿的說話不虛。令  
 媛的託身得所。你老人家也應笑。今日這番過慮。實是無謂得狠咧。戴蘭西  
 道。但得你的說話。能够句句應驗。我又何愁何慮呢。不獨美兒終身有託。就  
 是老身也有所歸。將來母女一家骨肉團聚。還有別樣好得過的麼。祇是你  
 如今的意思。打算何日舉行婚禮呢。依應道。我表叔今晨已經說過來。現時  
 雖沒有定期。但他的意思。總想在年內就要舉行的了。說罷。摸出對時表一  
 看。便起身告辭。戴蘭西開了門。直送至外房門口。然後彼此分手。依應一面  
 行。一面祇顧狂喜起來。好像貧兒拾了寶貝一般。笑又笑。不得說。又說不出。  
 心裡想道。我料必美儂聞得這個好消息。他的歡喜定然比他娘還要多數。  
 倍咧。一面作想。一面望着往後園的路。急忙疾走。恨不得一步尋着美儂講  
 個明白。纔好入到園內。舉目四看。並不見有半個人影。尋了一會。行到菊籬。

十分得意  
語云和  
尙洞房花  
燭夜童生  
金榜掛名  
情可方此

盡處轉過丹楓樹外。却見塘邊開遍一帶雁來紅。美儂在矮樹下斜凭石闌。望着塘內的白鵝游泳。急忙搶上兩步。說道：「妹妹，你在此作甚呀？」美儂道：「我聽見你要求老世伯主婚。我心裡又驚又怕。又急又愁。霎時間憂疑恐懼都湧了上來。你去了好半天。尙未見你再來。回話我悶到了不得。慌到了不得。在房裡坐臥不安。沒法子。可擺佈。纔到這裏來散散心罷了。」依歷笑道：「妹妹不要多心多慮。我們爲着這件已婚事許久。未有表白出來。兩人受了一年多的憂懼。也受得够了。如今我來報一個大大的喜信與你。你就可以安心了。剛纔我見過了表叔之後。又見過了你的令堂。將我們婚事對他兩位老人家說。知他們乍聽我的說話。雖是有些遲疑審度的神氣。後來我開誠佈公。向他們解明他們也就歡喜起來。兩老都已答應過了。如今獨有一件事。却要請妹妹的示的。比如妹妹心意喜歡。在何時舉行婚禮呢。從前你力勸。」

新娘羞澀  
之態

我。不。要。將。婚。事。說。出。來。我。順。着。你。的。意。思。已。經。擔。擱。時。候。不。少。了。如。今。你。可。依。我。一。次。再。不。要。推。辭。又。擔。擱。下。去。罷。現。時。已。經。是。九。月。過。半。了。我。的。心。事。意。欲。擇。於。臘。月。完。婚。妹。妹。你。道。如。何。呢。美。儂。聽。罷。漲。得。兩。頰。通。紅。說。道。這。等。事。你。何。必。向。我。商。量。呢。你。儘。可。自。己。酌。奪。就。是。了。依。歷。聽。說。喜。悅。萬。分。心。裏。想。道。轉。眼。光。陰。便。是。盤。登。辛。薦。那。時。候。萬。家。爆。竹。助。我。催。妝。從。此。璧。合。珠。聯。還。有。什。麼。魔。障。再。來。侵。擾。呢。正。是

廣寒宮殿無關鎖。

好月何愁不永圓。

只欲息阿  
連妄念豈  
知惹出一  
段凶災

想。罷。就。對。着。美。儂。道。好。妹。妹。我。還。有。一。個。緊。要。的。情。節。狠。想。把。我。們。的。婚。事。傳。播。出。外。俾。大。衆。人。人。週。知。妹。妹。你。許。我。宣。揚。不。許。呢。美。儂。道。這。又。是。什。麼。的。緣。故。呢。依。歷。道。這。緣。故。我。却。不。便。對。你。說。的。你。可。不。要。追。究。罷。美。儂。道。比。如。你。想。傳。播。出。外。大。衆。週。知。是。用。着。什。麼。法。子。去。傳。播。呢。依。歷。道。這。又。有。什。

麼難處呢。我如今先去找着巴零頓把情由對他說知。再後向你的女友中找兩個平日最著名好事的。即如美加達小姐之類。我向他陳述一切。那就不出三天之內。遠近貴賤人物。沒一個不曉得的了。美儂聽罷。心裡狠不以爲然。再三勸諫。依歷不宜多此一舉。依歷當着他的面。不好不順他的意。祇得勉強答應。再不聲張。就是了。兩人又叙了些閒話。美儂覺得精神有點疲倦。便一同出了園門。各回屋內去了。當日無話。過了數天。一日依歷偶到書房。檢出一本婚禮儀注冊。披覽正在看得入神。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依歷兄。看的是什麼書呀。依歷回頭一看。見是巴零頓來到。遂急忙將書放下。立起來。彼此讓坐。巴零頓隨手在桌上執起那書一看。見卷面鐫着一行金字。是婚禮撮要四字。便笑道。依歷兄爲什麼看起這本書來呢。莫不是打算要做新郎不成。我聞得你還沒有聘定嫂子。爲什麼未曾捉得鹿。就先去考究。



脫角。這是什麼的緣故呢。依歷聽說。不覺笑逐顏開。喜形於色。隨口答道。沒有什麼的緣故。不過閒中無事。偶然順手檢出。一看就是了。巴零頓見着依歷的神色。甚是可疑。因再三盤詰。說道。依歷兄。我與你情同手足。你若是預備榮娶。那是人生的大禮。怎好瞞着故人呢。你也太過瞧我不起了。依歷被他逼問。無可回答。自知掩飾不過。祇得將情由逐一向他說知。巴零頓聽罷。深深的俯躬致賀。說道。大喜大喜。忽又歎了一口氣道。依歷兄。恐怕小弟將來。再沒有這樣的喜信通知你了。我承你的指教。自從來到貴府。已經住了好多天了。安小姐。每每見着小弟。都是露出一片極冷淡的神氣。就使偶然叙話。也是貌合神離的。有時小弟故意趨承他。意欲與他扳談。他却借端託故。諸多迴避。這樣看起來。小弟欲與他結婚。豈不是畫餅充飢。望梅止渴。正與水中撈月一般麼。依歷道。零頓兄。你不要太過着急。自古道。好事多磨。想

謹知應在  
己身

依歷只欲  
尋出替身  
非爲友人  
打算

你。也。曉。得。這。句。話。了。況。且。世。間。的。事。每。每。愈。迎。愈。遠。愈。離。愈。近。那。是。造。化。弄。人。千。古。皆。同。一。轍。的。我。想。你。欲。謀。這。件。婚。事。總。要。有。恆。心。耐。性。爲。高。俗。語。道。得。好。守。得。雲。開。見。月。明。難。道。你。一。向。沒。有。想。及。這。層。麼。巴。零。頓。道。據。老。兄。這。樣。說。小。弟。的。婚。事。是。全。在。恆。心。耐。性。上。用。功。然。後。可。望。成。就。麼。依。歷。道。那。是。一。定。不。易。自。然。的。理。又。何。用。多。說。呢。安。小。姐。是。個。尊。貴。多。才。的。嬌。女。富。貴。利。祿。不。足。以。動。其。心。品。貌。才。藝。不。足。以。投。其。好。我。窺。他。的。意。思。惟。有。堅。忍。能。耐。與。及。忠。厚。誠。篤。的。人。纔。能。够。博。他。的。歡。心。咧。巴。零。頓。聽。罷。不。覺。喜。得。手。舞。足。蹈。一。連。點。首。說。道。老。兄。的。話。到。是。不。錯。的。小。弟。多。蒙。老。兄。指。教。日。後。萬。一。婚。事。成。功。那。都。是。出。自。老。兄。所。賜。的。了。祇。是。我。多。天。沒。有。會。着。安。小。姐。今。天。是。九。月。廿。六。日。恰。值。霜。降。的。大。節。剛。纔。我。過。來。的。時。候。行。經。外。客。廳。迴。廊。口。聽。見。裏。面。女。僕。傳。諭。出。來。吩。咐。外。邊。預。備。馬。車。說。是。大。小。姐。午。後。要。往。公。園。看。

## 正中下懷

菊花我聽得有這個好機會。正想到公園撞他一撞。比如我見着他的時候。好把老兄的婚事對他說知。麼。依歷道。這是光明正大的事。到不必替我隱瞞的。零頓兒。你若是見着他。儘可盡情對他說知。就是了。言畢。忽聽得裏廂搖鈴聲響。兩人便一同分手。各回膳廳用午膳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阿連自從那夜在園裏與依歷密談。聽到依歷勸他與巴零頓結婚。心裏又氣又痛。一連數日。在閨中悶臥。懶出房門。想及依歷無情冷淡。不覺熱念俱灰。每夕對着銀缸。飲泣吞聲。真是愁腸寸斷。到了廿六那朝。起來偶然攬鏡自照。忽見自己的容顏。頓形消瘦。憔悴不堪。愈照愈覺得不耐看。因放下手鏡。悄悄的歎道。我飲恨傷心。不過纔歷了幾夜罷了。便衰毀到這個地步。若是再弄下去。還成箇什麼樣子呢。眼看得那冤家將來是要斷送我的殘命的。唉。依歷呀。依歷。你好沒良心。啊。想到這層。又傷感起來。忍不住紛紛洒淚。左右的。

無人傳與  
相思近日  
帶圍寬盡

讀之凄然  
興感

此處是用  
融景入情  
法

侍女見主人連日愁容滿面。茶飯不思。猜不出什麼緣故來。又不敢造次動問。大眾都言三語四的。背地裏互相議論。內中有一兩個年紀較長的女僕。勸主人出外游玩。散散心悶。阿連無奈。祇得吩咐外邊備車。到了午刻。勉強呷了幾口羹湯。啖了些火腿。件炙的。苡仁饅頭。換過一套夾緞繡蘆雁的宮衣。重施脂粉。出到拱門。登了一輛船式的象皮輪馬車。吩咐僕夫望着公園的路進發。不一刻來到柵門口。便停了車下來。一路緩步入到園內。就在西首的柏林下。隨意擇了一所亭子。小憩。遙望亭外。排列着無數盆菊。點玉浮金。黃白相間。內中有一種僧鞋菊。層英浥露。瘦蕾凝霜。更爲雅淡。得狠。回望亭後。翠柏成行。金風過處。吹落柏子滿地。因拉過一張藤靠椅坐下。猛見對面粉壁上。微有字跡。行近來看。却是鏤筆寫的數句詩曰。

落葉不堪問。寒花偏自黃。無人伴。岑寂賴爾冠。秋芳獨步信所適。醉吟

時亦狂。年年風雨節。辜負幾重陽。

下面寫着零頓偶題數字。心裡想道。原來他也來過這裡看菊麼。我想這不懂人意的糊塗東西也討厭得狠了。我從前在倫敦的時候。已經當面說過。是與他無緣的了。他這番還到我家裏來幹甚事呢。就使在我家裡住到一千年。也是無益的。想着共我結婚。豈不是癡人做夢麼。也可算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這等瞎了眼的混鬧鬼。令人可恨可笑。正在心裡一面暗自着想。忽見東首那邊有人自遠走過來。那人穿着一件灰色多羅絨的燕尾禮服。戴着一頂漆亮的縐絹大帽。年紀甚是少俊。約略行近亭邊。離得一箭之遠。阿連注目細看。那人不是別個。正是巴零頓。遂急忙轉身。踱出亭後。去摘那野薔薇。故意裝作沒有看見一般。不一刻。巴零頓入到亭內。乍眼望着阿連的面色。容光大減。肌膚瘦削。愁態可憐。心裡暗嚇了一驚。忙叫道。安小姐。

不是冤家  
不聚頭

你可好麼。我們多天沒有會着。小生惦掛得狠。正想見小姐一面。不意今天偶因風日晴和。到此遊玩。却與小姐邂逅相遇。真算得是香火前緣了。阿連聽說。轉回亭內答道。巴君你想見我。是爲着甚事呢。巴零頓道。沒有什麼事。不過想給小姐請安。問問小姐的好就是了。如今見着小姐的尊顏清減。我到嚇了一驚咧。阿連道。向來無膽識的人。都是遇事大驚小怪。受不起嚇的。巴君。你也算得是個無用的男兒了。巴零頓笑道。小生本來是一無所用的。如今小姐呼我爲無用男兒。小姐真有知人之明。可算得是巴零頓的知己了。我到感激得狠咧。祇是小生有句話。欲敬問小姐的。小姐你雙眉愁鎖。蹙損春山。莫不是貴體有些不快麼。阿連知得自己的隱情。被他看出。心裏狠不高興。一面拈着那摘下的野薔薇玩弄。一面勉強答道。你何須問我有病無病呢。剛纔你看我在亭後摘花。站了多少時候。可有疲倦的樣子。沒有你

就知得了。巴零頓道。小姐既不是玉體違和。爲什麼形容慘澹。顏色不歡呢。小生見着你怏怏之色。心裡煞是不安。小姐既是不悅意。人問病的。小生以後知得忌諱。那就好辦了。阿連道。看不出你這個人。倒是聰明得狠。巴零頓又道。小生自從識得小姐以來。每逢遇面。從未見過小姐一開笑口的。小姐真可算得是笑比河清了。這個緣故。究竟是怎講呢。阿連道。這個緣故。我也不曉得。但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關心到我。笑與不笑呢。巴零頓道。因爲我愛慕小姐的熱心。不但衆人所週知。就是小姐也必然曉得的。小生既把一片至情去待人。自然不能不望人照樣待我。那叫做種瓜的願得瓜。種豆的願得豆。又有什麼難明白呢。阿連聽罷。不覺冷笑道。我向來是心同槁木。不曉得情字。爲何物的。我意中既無愛慕的人。也不曉得有人愛慕於我。巴君。你向我說那因果感應的話。豈不是對着夏蟲語。冰廩說。猶未了。忽聽得天。

從雁聲引  
入正面文  
字心幻

恰好黛玉  
聽傻大姐  
語時情景

邊有雁叫的聲音。兩人舉頭同望，却見一對征鴻，自北而南，鷄鷄比翼飛過。阿連道：「巴君，你看那雁兒，逐隊排行，高飛遠引，你何不去欽羨他呢？」巴零頓道：「我並不欽羨那雁兒，我却欽羨我的好友依歷君。阿連猛聽到依歷兩字，好像清夜忽聞霜鐘一般，分外聽得清楚，忙問道：『你說的是依歷君麼？你爲什麼要欽羨他呢？』」巴零頓道：「因爲他太過快活，名教中的樂地都爲他一人佔盡去了。他平日最得心的佳人，一旦天從人願，被他弄到了手，那豈不是令人羨煞麼？」阿連聽着，急忙站起來，一手把藤靠椅拉過，貼近巴零頓的身旁，坐下，望着零頓的面，問道：「巴君，你說的是什麼話呀？」零頓道：「原來小姐還沒有聽見麼？我記得依歷兄對我說過，這事是前幾天定實的。我料想小姐斷沒有不曉得的道理罷。況且那是正大光明最平常的事，並不稀罕也無所用其隱瞞的小姐。若是不知，那就奇怪了。」阿連聽罷，愈更焦躁起來，說



道。你。所。講。的。話。我。確。是。全。不。知。首。尾。也。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壺。盧。裝。載。的。是。什。麼。藥。你。何。必。半。吞。半。吐。令。人。聽。着。悶。煞。呢。你。既。是。知。得。詳。細。就。請。你。快。講。罷。巴。零。頓。道。小。生。今。早。遇。見。了。依。歷。兄。他。一。見。着。我。的。面。就。叫。我。給。他。道。喜。我。問。他。道。的。是。什。麼。喜。呢。他。說。已。經。與。平。日。最。賞。識。的。意。中。人。訂。了。婚。前。幾。天。向。你。尊。大。人。稟。准。不。久。就。要。舉。行。婚。禮。的。了。阿。連。還。未。聽。完。忽。然。臉。上。現。了。一。片。喜。色。好。像。積。雨。初。霽。一。般。急。忙。插。口。道。你。可。知。得。他。的。意。中。人。是。誰。麼。巴。零。頓。道。我。也。曾。問。過。他。來。了。他。祇。是。一。味。含。笑。不。肯。直。說。後。來。我。再。三。追。問。他。他。纔。說。出。來。是。邊。小。姐。三。個。字。阿。連。忙。問。道。是。那。一。位。邊。小。姐。呢。巴。零。頓。笑。道。自。然。說。的。是。美。儂。小。姐。了。難。道。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位。邊。小。姐。麼。阿。連。聽。罷。霎。時。牙。關。顫。震。連。四。肢。都。發。起。抖。來。臉。上。早。已。全。無。血。色。彷彿。新。死。的。人。一。般。呆。了。半。晌。說。不。出。話。巴。零。頓。在。旁。看。着。也。驚。得。手。足。無。措。祇。

寫得逼真  
字字有力

在阿連聞  
之皆推心  
刺耳之談  
雖欲不逃  
得乎

得。叫。道。小。姐。你。爲。什。麼。這。個。樣。子。呀。你。到。嚇。煞。我。了。莫。非。你。別。有。意。見。在。內。  
是。以。聽。到。這。事。就。五。內。裡。激。動。起。來。麼。阿。連。默。然。無。語。手。裡。緊。握。着。幾。根。薔。  
薇。花。那。花。莖。的。細。刺。插。入。掌。心。也。不。知。痛。楚。歇。了。好。一。會。纔。嘯。了。兩。口。氣。出。  
來。對。着。巴。零。頓。問。道。比。如。依。歷。與。美。儂。結。婚。究。竟。是。何。時。起。意。的。呢。巴。零。頓。  
答。道。小。生。聽。得。依。歷。兄。說。自。從。邊。小。姐。初。到。貴。府。那。天。他。見。着。邊。小。姐。的。面。  
就。起。了。意。要。與。他。結。婚。的。了。阿。連。又。問。道。如。今。他。們。打。算。什。麼。時。候。舉。行。  
婚。禮。呢。說。到。這。句。那。喉。裡。早。已。咽。住。眼。中。的。淚。暗。裡。便。掉。了。下。來。巴。零。頓。道。  
聽。說。婚。期。總。在。臘。月。內。大。約。距。今。不。遠。了。這。樣。看。起。來。小。姐。你。說。我。應。該。羨。  
慕。他。不。應。該。呢。阿。連。搖。着。首。道。無。謂。無。謂。你。羨。慕。他。是。羨。得。毫。無。道。理。的。巴。  
零。頓。道。依。歷。兄。的。姻。緣。已。經。算。是。從。心。所。欲。了。以。後。總。願。我。的。姻。緣。也。能。够。  
學。得。他。一。樣。的。意。中。人。能。够。瞧。得。我。起。肯。與。我。共。諧。魚。水。那。就。好。了。但。恐。

違衷之言  
虧他如何  
出口

怕我。今生福薄。未必有這樣的。日子。咧。阿連好像並沒聽見這番話。一般。祇是一雙眼。注望着前頭的遠樹。巴零頓又道。他們兩人前後往來。十分要好。小姐。可是一向看不出。並沒有疑到他們兩個。日後結婚的麼。阿連道。我不但沒有疑到半點。就是他們如何要好。我也一點不知。巴零頓道。小生自從在倫敦赴歌舞會那天。看見他們的交情。就知到他兩人將來是要結婚的了。阿連道。閒話都休提了。祇是我與美儂自幼是姊妹相稱。情同一脈。想必你也曉得的。如今他既與依歷結了婚。那是一件大大的喜事。我到要趕快回去。給他道喜。恕我不陪。罷言畢。站起來。就行連一個請字。也沒說一聲。便飄然不顧。一溜烟似的。直望園外去了。祇剩巴零頓一人在亭子內。獨坐。嗒然若喪。因心裡想道。好一個品性乖僻。無情澆薄的女子。我爲着他。一片熱心。真是全副精神。都注在他的身上。他却像全無心肝的樣子。不但不以我。

爲德而且反以我爲仇。這便怎好呢。想罷歎了一口氣。覺得興致索然。祇好獨坐了一會。也就回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阿連自是天下不可多得之鍾情人。觀其百折不同。堅忍處有豪傑之風。誓死不二。篤摯處有貞媛之節。此皆令人敬起愛者。其人格殆高出紅樓夢中寶釵襲人等數倍。獨惜其窮途末路時。倒行逆施。暗箭殺人。甘犯當世之不韙。以風流靡曼之佳人。演出夜叉虎狼之手段。心地狠辣如此。殊令人不敢親近耳。

浩伯不肯阻止。依歷美儂二人婚事。固由其度量過人。凡事裁以忠恕之道。然於冥冥中。卻已保全其息女爲人。即所以爲己。以視戴蘭西之惡。因惡果適成一反比例。豈不奇哉。觀於此而惡斷不可爲善。不可不勉。較然如別白黑矣。昔人謂小說懲勸之力。最鉅。誠哉。是言。

紅樓夢寫寶玉之戀愛黛玉。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然卒不敢對衆倡言其心事。蓋爲中國禮俗所壓制也。今依歷得以自行其意。無所忌諱者。特有自由之權利耳。法人有言。自由如

麵包生命之源。幸福之鑰。有味乎其言之哉。

戴蘭西平日城府極深。今一聞依歷求婚之言。卽失聲痛哭。露出許多破綻。蓋骨肉恩深。情不自禁故耳。此時悔心已萌。故後日遂有自首之事。其人雖貪利昧良。然不肯阻碍美儂之婚事。尚有一節之可取。較之薛姨媽。一面收黛玉作義女。以籠絡之一面暗中佈置以擠排之。殆有上下床之別。



